

原序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今舉為第一方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復中是選故令舉之文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顧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為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事又移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今舉以議論不合于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



暇日而馳騁于文字之樂六穿古今抽索秘粹噉英咀
華攬秀芳日有所為月有所增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
追古作者為伴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
熙寧以迄于元豐之間修起百王之隆典補完萬世之
闕規占微弊者靡不更語纖使者固不與凡朝廷之所
施行與今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畧相合然後知今舉深
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今舉一逢時命而
而措于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

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今舉之才不遇也雖然今舉雅志
之所學昔席之所談以謂為道而不為利者此學者之
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
之論高出于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早出于管
晏之下者此固今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絃歌道德而
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以為不受命冉求聚
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為可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
利國而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

為不若說以仁義為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願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于梁陳之間綴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聲悅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闕然于道何取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

情性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少從學于安定先生為高弟以名稱于輩流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廢蓋漢之舉賢良方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懼修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為之則不為無益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于秘閣中者乃得奏對于大廷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固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復不得以聞直言

為可惜也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其婿周君開祖乃類聚其文為三十卷屬余為序開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幸而纂其遺文欲以傳于後世而願以見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于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為第一于知獎為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略云蔣之奇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為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為道而不為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任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亦足以詠情性暢幽鬱

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為人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為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撫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擻取

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為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為偏州騰奏於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提取撫仕者公方牽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憂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

者
訐寃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秘丞刪定二公三傳
而貳卿出陳氏益大笑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
能以是而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
于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
子郡人樓鑰書

都官集卷一

策

太平有為策

臣恭以江湖畎畝以不忘國家之義為忠睿王哲后以
不廢芻蕘之言為聖使上聖有日月之明下忠懷金石
之固而能相遇于一時復乎千載謂之難得臣嘗竊自
賀讀書學古有知於世而生逢陛下聖神從諫弗弗得

宋 陳舜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
不勉盡草茅之愚塵道經濟之術仰輔陛下盛德鴻名
之萬一而無失一時之過乎臣伏以有人于此苟謂陛
下可以垂拱與處高視穆清為無可為之化者此必佞
臣妾婦苟悅于上不明王業之難也不然有歎忘陛下
好治之心將致陛下于有過之地也以臣仰觀清光焦
懷萬幾日旰不食委職羣下聞善若驚巍巍乎真欲治
之主也然而撫御神化三十餘年天下之獄未聞幾措
公私之積常若不足選賢任能或患不充其舉循名責

實未聞休烈有人麒麟不游頌聲不作何也臣嘗究思
之弊矣生財有大蠹耗而未除赤子有大瘡痍而未愈
風俗有大教化而未被國家有大基本而未達朝廷有
大制度而未立蠹耗不除而望家給人足不可得也瘡
痍未愈而望刑清姦改不可得也教化未被而望習俗
純美不可得也基本未建而望禮樂明備不可得也制度
未立而望政事宣昭不可得也方今四海宴然兵革不
作由陛下仁孝容蓋不殺不辜雖然維持安寧終有慙

德臣故知非陛下無可為之時也為今策者莫若謹利
用以節竅耗故生財可得而豐也臣謹為陛下作利用
五篇弭瘡克而息瘡痛故赤子可得而安也臣謹為陛
下作厚生五篇敦朴質以美教化故風俗可得而厚也
臣謹為陛下作敦化五篇崇德義以固基本故國家可
得而長久也臣謹為陛下作崇德五篇明職業以立制
度故朝廷可得而理也臣謹為陛下作經制五篇臣以
為利用豐然後民生可厚民生厚然後王化可敷此三
者修乎下也內則固長久之業明政事之紀此貳者修
乎上也上修則下安下修則上安太平有為如斯而已
臣謹總而名之曰太平有為策二十五篇昔漢文帝之
時天下可謂治矣河南賈生曉達國論猶謂有可涕哭
者三長太息六臣愚惓惓不異於是矣

利用一

天下利器也凡上之所以操持而制使之者必先明其
用善用其器則久而不敝日富于內而外無敢侮屠牛

坦一日解十二牛而芒刃如發劍無他善用其刃也禹
湯用天下而王桀紂用天下而亡桓文用國而霸齊襄
晉昭用國而削國均用均而治亂存亡異者善不善之
致也故用天下於道德仁義者王用天下於法度械數
者霸用天下於戰勝富足者強不善用者反此以詐偽
文飾為道德以姑息回容為仁義如是者削以維持苟
且為法度以逶迤苛撓為械數如是者亂以窮兵黷武
為戰勝以聚斂培堯為富足如是者亡夫用天下國家

者莫不願為堯舜禹湯之隆然而不能所制之術殊也
猶操刃者莫不願割而不若屠丁由不善其理也天下
之仁以恩為用可以無恩恩則侈天下之禮以文為用
可以無文文則驕天下之財以養為用可以無養養則
費天下之刑以怒為用可以無怒怒則賊孔子曰過猶
不及是也是故之推恩足以保天下以至小人朶頭噉
喙而無有屬厭是用過乎恩矣知盡禮可以華邦國以
至殫極侈靡糜金糞帛而無節是用過乎禮矣知養人

可以為國以至蒙廩之人蜂合蟻聚者不可勝數是用
過乎養矣知公怒可以逭罪以至幸人縱欲貪冒而無
耻是用過乎恕矣此四者為國之大蠹天下之甚病也
夫用天下國家而不免于蠹且病猶主器而不知愛日
操使之以取不折則闕之道或者不為也天下之用有
三一曰正二曰權三曰蠹正者天下之大義也禹湯文
武其行已也儉其為禮也稱其養人也有節故其取民
也有數而國與民皆足故曰天下之大義也權者天下

之大變管夷吾相齊而諸侯服商鞅制秦而六國傾
帝廣漢而夷狄屈然而兵宿于野國不貴粟吏勤于事
官不愛廩國家少安而民亦危矣故曰天下之大變也
蠹者天下之大殘晉宋隨唐之君吏無所事而祿者眾
兵不足戰而養者不可計夷狄交于中國而其求無厭
天下之力日以屈而民不堪命矣故曰天下之大殘也
非利用之道也夫為天下國家者必先利其用利用然
後財可豐財豐然後民可富民富然後教可行教行然

後天下可安且久故曰為天下國家必先利其用嗚呼
敝者百世之共患也禹湯文武以知古之明為今之察
故能善利其用而王道成後之視禹湯文武之治可知
也求晉宋隨唐之亂亦可知也然而不能自反其亦不利
乎用而已矣

利用二

天下之養斯有天下之用一國之養斯有一國之用天
地養萬物天子諸侯養人卿大夫養士士庶人自養凡

所謂養者皆有分也夫分者必以衆養寡以有餘養不
足然後恩足而義不廢用日裕而財不竭故以士庶人
而養士則其財貧以卿大夫而養人則其祿匱以天子
諸侯而養萬物則其功不足故為天下國家不可不知
分苟為無分塗人之毀瓦畫墁皆可以衣食于上亂之
道也故天子諸侯養人之道爵以褒德而不踰祿以食
功而不浮人之所以求養于上者大德進則望大祿小
功入則望小利翼翼然皆有屬厭自足之色也由分素

明養素著也三代之行既滅秦漢晉宋齊魏梁隋唐之
君其取人也雜其養人也濫胥徒卒伍百工技藝之比
皆獲養於上而人之責上之養不求有功皆自待以義
嗚呼宜後世作者未之有改也然當求古之養視今之
人抑有甚者古者取士之法莫詳於周自七歲入學至
三十其論考之自比年至九年其主者自卿大夫至於
大司徒樂正以達於天子夫士之至是亦可以賢矣然
且任官而後爵位定而後祿豈若今旒天下之士求一

日無用之空文任有司好惡之進退當時不復詢其材
終身無所甄其能遂置爵廩祿分職授政而至于富貴
哉古者大夫不世爵王旌其有勲勞然後世祿且非一
卿大夫而羣子弟皆見世祿也豈若今一人委佩一門
緩帶連裾踵寫躋臺入閣彬彬然其盛哉古者吏執事
後其獲養于國不過饒廩稱事失道之世猶責其明經
或曠年而少進豈若今魚聯雁序僥倖百出之有哉噫
官之冗今也可謂甚矣由朝廷達於郡縣舉班行至於

選部無靈二萬計天下定員自宰相至于下執事乃七八千數是人無所事獲養于上者嘗三之二一歲之俸其率百萬加粟與帛寧五十萬而足賦民戶出粟三石帛二匹蓋十萬戶之耕織歛而發之官食人者案此句誤然後食粟而衣帛耳由是言之以天地養萬物猶恐不贍以人養人奚其用之不屈哉今夫聖賢有為必先說其去聲律記誦之弊進為賢能之舉下篇公卿大夫之世祿必有功勞而後及其嫡百司之吏皆優饒廩以報勞而不階於仕天下之凡獲養於上者皆須有功然後上之養下也力有餘下之責上也亦易足利用之道莫先於此

利用三

若曰今夫天下求養於上之兵百倍於仕惰而不以戰者大半而為國論先其寡而後其衆可乎臣對曰兵之冗甚矣然用之不節於上者無以制于下法之不始于內者不可動于外士節於國官材于位紀律明職業循

夫所謂兵者猶伯樂之厩駑駘不能害吾羣五石之木
輪困可以備其用奚冗之患哉今天下之兵無慮百萬
其獲養于縣官之差千餘等歲率五萬錢養一兵天下
之養歲常糜億萬可勝計哉此用之必屈財之必匱養
人之弊亦已甚乎古之兵自養而君教之戰秦漢之兵
君養之而君教之今之兵既患殫天下之財養之不足
施于戰勝固非有強勇敢死之義由無教也嘗考天下
之兵雜然無統騎者不足馳騁徒規芻粟之利步者不
知坐作况問戰陳之事強者必驕肆而飽于恩賞失其
款則多怨弱者力不足雖凍餒辱死之不能逃是以觀
今之宜知養之不可已不如教之教之不可已不如材
其官而統之統而教之則如制四體心動則臂運臂運
則指屈如調五聲命官則官應命角則角應周官司馬
之法不可得而復矣亦有隨唐之制焉比而雜之以為
十六衛統之以帥副之以將教之習之說具然則前此
者苦窳之兵可得而犀利也腐穿之草可得而堅完也

恩信固已相保也號令嘗已相聞也由是使人人有勇
有義可以戰可以守強國備寇之道其在此乎曰養之
之道其不可講乎曰三代之所以自養者廬井之民是
也漢之兵猶有自養者趙充國浩亶之田是也魏武之
屯則在許下鄧艾之屯不遠陳蔡羊祜之富襄陽杜元
凱之實荊州荀美之耕石鑿隨開皇之田朔方布在方
冊其昭可鑒况今逃徒不毛之地不為無有又朝廷加
號名田之法託其均之民而有餘則皆可使耕而自養

也亦在得人而已

利用四

中國之財每患屈於四夷自秦漢以來未有能改也然
天生財以奉天下之正用用之有以愛養乎天下者正
也用之有以威強乎天下者亦正也漢武憤於用兵事
狄雖屈而漢已耗生民毒以無聊用之失也五代之亂
事之以厚幣力有時而屈而求者未有厭在乎我者固
未有以備之不顧患而動失又甚矣是亦亡耳故善為

用者行乎寡之用必思有時而不免乎汰行乎汰之用
必求有時而為之寡思乎汰之用者故實倉廩治甲兵
育材養士以待乎汰是以費未至而已蓄害未生而有
謀此三代之治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
講事也求乎寡之用者亦實倉廩治甲兵育材養士以
待乎寡是以力足而心休智至而功立太王之事獮獮
句踐之事吳是也天下有三貴民為上土次之財次之
有民斯有土矣有土斯有財矣先王無益於民未嘗貴

土無保於土未嘗貴財斥地千里勞民以戰不謂之病
為民故也用師十萬日費千金不謂之屈為土故也明
王挾三貴以臨天下故民安於土土生於財財養於民
其次亡一而得二或亡二而得一財可亡也土次之民
不可棄也三者俱亡其國非其國也况可言用之利乎
今夫亡幽薊之民久矣亡幽薊之土亦久矣既不能貴
又賤吾財非利用也得其民得其土亡吾財猶難之奈
何不得又失之且五十萬之財吾民之食且衣者也吾

土之生且殖者也歲取之與之亦將有時而屈求者固未嘗有厭復不思所以有時而寡之之道豈利用之義乎為國慮者亦可怪也然則奈何其亦實倉廩治甲兵育財養士以待乎時而已矣

說具下篇

利用五

今夫為朝廷言利用者必以摘山煮海云也夫利者利利言也為之而不見其利非良策也若曰愚是何言也茶之筭數歲無慮若干鹽之泉歲無慮若干軍國之餉

饋仰焉謂之不利可乎曰有以知其非利也賈道也請以賈喻東市之賈美必求百金之利市之人不過再鬻之三鬻之而已西市之賈亦美而求五十金之利故一國之人皆鬻焉然則利百金者利乎利五十金者利乎必曰五十金然而以百金而誚五十金知其為愚賈也凡為血氣心知之屬未有舍美賤而就貴惡也今國有摘山煮海之富而求為三十倍之贏其藏之府庫漫以朽惡乃下與小民為半倍之鬻者爭之此愚者猶知其

不可也。獨特以操鞭朴之嚴，張網罟之密，區區之民無能與我抗者，奈何趨美賤而棄貴惡，未易以刑戮拂其性乎？今天下若鹽之價，官得其一，民得其九，何則？美賤遺惡之理相絕也。彼一者猶非其願，直狃于鞭朴之下，籠于網罟之中，而莫之能免也。今夫為利言者，指無慮若干之入，而謂不可弛，是猶持百金而謂五十金不知一國之人皆為五十金之鬻也。復不知天下之獄，鞭笞黥竄，鬻鉗之人，歲嘗百千，皆五十其利之人。不然，國人之

之西走者也。富天下之富，子天下之子，而下與之爭利，且不明法數之非，是為之計者，可謂得乎？今有歆為利，用豐財之事者，必先弛若椎，輕鹽價，弛其椎而征之，輕其價而利之，則猶變百金之利為五十金之利，是使天下之民悅其美賤，而免於刑戮，皆東走而歸之也。奚患夫利之不博邪？或問弛之之術，曰：拔其禁而投之，使山者自鬻鬻者，自賈，關市視而征之。今夫漆絲布帛之利，皆山也。曾不曰：權如其征，不亦可乎？問輕之之術，曰：今

夫海濱之民貪冒殊抵亦可謂艱矣然負而鬻者率取
官市之直五之一蓋亦足以贏耳如稱其民而平之民
一而一民十而十使一國之人之于西者猶之于東也
且有刑辟之畏則奚為不市于我邪彼下之求贏者無
所利亦將棄負販而趨南歛矣

都官集卷一

都官集卷二

策

厚生一

奈之何生民之窮乎千夫之鄉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
牛耨器無所不貸於人匹夫匹婦男女耨耕力不百畝
以樂歲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耨器者取
其一而僅食其一不幸中歲則償且不贍矣明年耕則

宋 陳舜俞 撰

稱息加焉後雖有豐獲取之無所贏而食矣率五年之
耕必有一年之凶彼樂歲豐年猶不免盼盼若衣食之
不足凶年求免于寒飢難矣為民上者取寒飢之民而
教之禮義廉耻是猶起痿者而責之走坐育者而責之
視不可得也古者人以里居田以井授雖有曠土號狐
狸而植荆棘授人不過百畝先王尚然者知國有兼井之家
則里有凍餒之民里有凍餒之民則塗有攘奪之暴善
為政者必使強者不得而有餘弱者不至於不足王道

之始也秦逮其禍漢人不能救乃務躬耕籍田以粟為
賞罰所以感厲天下之道是畫餅而餉飢飲水而望醉
無益也然當時猶能免人田租不錮山澤公私之積不
為甚迨末年師傳張禹占田四百頃富家是以謂之甚
鄙以古較今田之無制未有若今為可哀痛也今公卿
大臣之占畝千頃而不知止夫大臣法而小臣廉古之
道也故天下士大夫皇皇其田惟恐力不贍富家大姓
孰從而制之哉今在上者獨怪其民爭奪之不息孝弟

之不篤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飢婦無不蠶而蠶者長寒
一歲不穰流離滿道獨不知天下之民耕而自為者十
無一二為人而耕者不可得而食也今夫聖賢有為必
先限名田議者猶謂百年之數奪之必怨隱冒移徙抵
欺生姦恩未備民怨必兆亂矣臣謂不然今公卿大臣
占田為甚矣夫欲有為必先降手詔裁其中制使公卿
大夫咸以餘田歸于縣官而畀民之無可耕者或使自
均之宗族之貧者夫公卿大夫者固以有道德忠義以
信于上之人也樂與天子致天下于富足廣遜之人也
鼎養世祿不待田而衣且食之人也夫安得以區區之
土致怨于上哉然則公卿大夫修法于朝則天下之民
必相與告語曰朝廷將使吾屬不得違汗陌乎何公卿
大夫有是舉邪當是時朝廷將發以德音曉以王制期
其年凶損有餘補不足臣謂可無罰一人使天下皆為
有田之人因而教之勉之以厚其生王道成矣

厚生二

若曰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未嘗不貧土無不毛狐狸無所處而官不加賦何也曰名田之敝既已道于前矣夫名田不節而望民有餘力猶奪其餉而問其飽撥其本而待其華不可得也若曰限田足乎曰未也農不勤則穀不富本不厚則用不節百畝之家雖有豐年美衣鮮食則無餘蓄矣巫覡者教之淫祀釋老者命之棟宇衣食不韋穀一不登無餘粟以食無餘布以衣至有鬻妻子而償稱債况求其為土著之戀邾是以聖王之

于民也未嘗一日而無教故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秉屋其始播百穀言民之織悉無不教也古者卿大夫卿先生旦夕坐于里門而語之如此其至焉今夫官有勸農之名而無其實由朝廷尚名而無遺實近民者以能嚴賦後給餉饋為材非所以厚生人今夫聖賢有為使流轉傭賃之人還于土著家有百畝之田為始然後在郡設勸農之官鄉為三老使歲時行教田里

周知耕者之勤急舉力田而獎之以布帛牛酒急惰者
異其衣服以耻之制為加賦以罰之又教之以節用厚
生凡曰巫覡之欺罔釋老之丐乞禁不使入于田里夫
然後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養生送死而無憾禮義之化
乃可舉也今夫人患土無不毛而官不加賦前此者黠
姓大家質劑為姦占田索百賦無一二貧者以若瘠之
畝荷數倍之輸歲既不給卒以貿易假名稱報逃徒故
天下逃徙之田不稱其賦者多矣吏既數易簿領緣絕

雖有智者不可考也使今限而均之且有勸農三老周
知之豈惟斯民安且富哉抑亦田賦相與日加闕矣

厚生三

古之吏惟恐民不安且富今之吏安則嫉之富則仇之
人之性古今豈異哉制使之然也古之君子以政愛民
今之君子以政強民愛民者以養民為賢強民者能害
民為賢古者入人之國田疇良而疑疑分桑柘猗而閑
閑兮室廬改而櫛櫛兮市廛昌而融融兮其民安且易

易兮其國令前後舒且肫肫兮君子曰政也不有養民之道乎今則不然有語其國曰農者力耕以事其稅蠶者疾織以奉其賦里無改室畏其加後帝無聚貨畏其加筭其民愿愿以服其使令前後促數而免罪君子曰政也不有害民之道乎嗚呼今之所善古之所謂賊夫人者也今之所以獲與于君子者古之所棄也然嘗求其源矣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使之者皆為其佚之道也天之財地之利民食其百君食其一取之者猶

為不得已之道也故上之于民也惠下之奉上也易恩久而愈浸附久而益堅天下國家嘗數百年而安寧者由其民弗叛也今用民之力無休年有司百執事之使令城郭溝洫之繕完宮廟游觀之興作閭征賦稅之定筭縣官布帛百物之供給庸挽一皆用民天之產地之生若挈其手而使之取若掩其口而命之食吏以能用其民為材不能用其民為不材能斂其財為智不能斂其財為不智千金之產一役而瓦散者有之百金之子

一役而憂死者有之吏之目是民者曰非我也法也法之粗是民者曰非義也時然也吁生民不見恩澤之浸如此安得久而不叛乎今夫聖賢有為必先取天下之甚大力役而去之且使斯民安于田里以膏以沐前此為非不可也是不為也今天子一日坐法宮煥大號于郡縣曰吾民之有如是而役之者悉復之舟車之饋軍國之急一切責于公敢有故用者論如律其誰禦哉夫如是吏知上之所以養民也甚銳人人行已如上之銳

雖有強忍亦末由也已息民之急無尚於此

厚生四

今夫取民之財可為悉矣一夫之耕獲者在田而斂者在門匹婦之蠶織者在機而征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以衣且食者皆為犯法禁何民之不窮也古之君子為天下國家也下其政必有以大結夫民者是使其民謳歌鼓舞戴上之賜如孺子之慕父母故衰微之世雖有禍亂之人猶不能呼吾民潰且叛者是無他

孺子而舍其父母安往哉故夏后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衣之食之之道也下至漢猶能弛山澤賦苑囿免其田租或三十而稅一後世語養民者必稽焉嗚呼以古視今天下之歛甚可憐也秦之民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鉄之利二十倍于古足以亡秦矣今者田租力役口賦鹽鉄之利視古如何哉唐之民括商戶就貨稅人間架算除陌足以亂唐矣今者暴征之下幾希不籍室廬封其櫃窖而取之閨

市之稅孰不計其除陌而筭之哉然而天下宴然無事以朝廷革五代之禍亂前此者嘗有以大結其心今此者天子仁孝不殺不辜天亦有以扶持而安全之雖然民已無聊矣不可不知也困乏不已則怨集怨而不已則恩不勝前代之惠常必由之可不念哉故夫聖賢有為必先利其用利用則豐財豐財則賦可輕禁可弛矣今天下之賦五曰公田曰民田曰域邑曰雜變曰丁口天下之禁三曰鹽曰民曰酒生民之衣食舉此八者窮

矣又朝廷就為科變之法一合之粟轉為釜一縷之布直為尺有司重之以支移法取其一吏取其二因緣為姦不可勝紀此民心所以益無聊也使利用之道大行國有餘蓄則可以間發明詔免民年稅除其科變使生民餘一粟食得一帛衣知出上之賜豈不謳歌鼓無如孺子之慕父母哉凍餒之時第有甚者耳

厚生五

若曰關市何如曰征商不征民者周道也周制有司關市征屨之人飲其布入于泉府然則周之愛民可謂備矣夫生財之道食之者寡生之者衆然後穀不可勝食先王視其民之樂流徙而惡勞辱求其敦本抑末之道故開其機市則征征之所以勸農也先王征之猶患穀不勝買如弗征則南畝之民莫不相携而去矣先王之征有旨哉今關市之征戾于古矣魚薪蜃蛤匹夫匹婦之利皆征之富商大賈水有方舟陸有結駟千里間行不由有司者多矣此所謂征民不征商也商可征也有

者官集卷二
司不求通流之術以來之徒窮力命算驅使抵冒間道
以走其利匹夫匹婦可養也有司招剝之不問毫髮詩
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蓋謂是乎公夫聖賢有為必一
新甲令畧細名而存大目有若山海之饒鰥寡孤獨取
而利之者悉歸之四達使有司不得欺罔撻取其利雖
然霖霖之潤及于草木豈不各遂其生乎苟患不足亦
在節之而已嗚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敦化一

甚矣民之無教也子不知其為子者有矣弟不知其為
弟者有矣臣不知其為臣者有矣朋友相為欺愚者有
矣市井日以矯奪者有矣此五者非性也人生而莫不
知愛其父長而莫不知敬其兄仕而莫不願志于君游
而莫不願信于朋友相生養而莫不願自足于衣食然
而泯然失其本心者由燮于習俗陶于無教驅于不足
久而莫之及也古之人孩提則保姆教之知而鄉大夫
鄉先生教之長而樂正大司徒又教之其自孩提至于

者且死其耳聞皆孝弟忠信仁義之說也其目見皆孝
弟忠信仁義之習也先王以六者必待衣食足力有餘
然後弗之叛故制為廬井以居之其稅十而取一又有
山澤以利之通商旅以濟之家有餘財人有餘蓄水旱
又從而賑之災患又從而恤之當是時也一不悅于父
母不得于兄長不獲于君上不交于朋友不善于鄉人
入于一國一國惡之入于一鄉一鄉棄之奚必待刑戮
而後扭于教使邪故曰成康不式四十餘年蓋天下常

無一人之獄矣嗚呼盛哉今之人自孩提至于老死者
上不為教最之語以告之其生而知盡養其父母盡力
于其兄超然出于鄉人上且不為禮以異之浮屠老子
既從而招之不惟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又為之興其能
為浮屠老子之說去父母兄弟之道命之食其衣服其
衣又從而文色之位號之命父母兄弟以拜之命郡邑
長官以復之是欲人不復為孝悌忠信之道耳其餘未
及自棄于畎畝市井樂父母兄弟而歸者上必有道以

善之蠶則賦其帛耕則征其租纔有以安居則強之以
力役僅足以相生養則必從而調發之樂歲豐年矜矜
焉固未嘗自裕凶年宜不免于流亡也嗚呼孝弟忠信
之行亦幾乎息矣昔之君子之導民也雖不為近古猶
恐民之皆棄于孝弟忠信也故閉閣思過者有之上書
自劾者有之不曰三綱五常教之重乎今也三綱不舉
五常不修民相與終身而去之或傲狠殘忍有梟亂之
道焉語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蓋謂是也可不戒哉公
夫聖賢有為必立學官擇賢師而使人生而幼有所受
教鄉取道德行誼之人為三老使至風化歲考孝弟優
異之人以爵之其次月與之粟歲與之帛以獎厲之刺
吏縣令四時為鄉飲養老之禮以明之制為浮屠老子
之力役奪其衣服之文位號之貴反其家使必拜其父
母然後人人知在天地之間未出乎中國不得忘人倫
絕孝弟庶乎其可也

敦化二

善為天下者不患乎無政惠所以化不患民不從求為可
從也導民之路莫美于德義俗莫美于使君子知道小
人不犯非禮上無德義之化而求天下之俗美猶撓其
源而醜其波植曲表而望端景不可得也上好械數則
民知械數可欺而詐出于器外上好刑名則民知刑名
可逃而姦生于法之所不能及故械數刑名者非治民
之道是率天下相與為偽也古者君子治小人小人受
命于君子由上好德義以陶民君子者德義之府也後

世君子小人交相治由上好刑名械數以範民刑名械
數者天下之公君子小人之所得而共也人各有所能
以君子為稼穡則不若農夫以君子為斤斧則不若匠
氏以君子審音聲則不若聵瞽以君子為刑名械數則
不若小人能者制人不能者制于人嗚呼化莫甚惡于
使小人而制君子也夫為法之敝始于敝小人而終于
敝君子敝之始也小人無所措其手足敝之終也君子
不能容乎一身噫君子者國之基也為國而無其基國

其存乎詩曰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言
世亂則法密而君子不樂其生也君子小人之分猶冠
冕之于屨絢几杖之于牀第也以屨絢而加冠冕以凡
杖而藉牀第倒置莫甚矣易曰城復于隍此之謂也今
刑名械數之立日不已罟獲陷穽滿于天下使民日相
矛盾愚者日闇巧者日晦君子小人相與日入于穿窬
之盜吁可嗟也今有悼天下之治者不明本末之異而
患持循之未備又從而制之是繩繫而縛愈急絃危而
柱益促未見手足之便琴瑟之和也奈之何將痺且絕
矣秦之民也叛漢之民也附秦之法也如秋霜漢之法
也網漏吞舟之魚理勢可知也今夫聖賢有無必解其
撓示之以德義使智者無所逞賢者有以自裕天下為
和平之俗而後王道可致也

教化三

人若奔走而赴之者亦不以上有召號之道乎天下無
事巖穴草茅之人相呼而起曰盍來仕乎雖然承平日

久則願仕之人象上固有以名號之則仕皆後義而先
利輕進而重退嗚呼今則甚矣大臣日進于朝朝取其
一暮取其二以千年萬嘗若不足由上之所以名號之
者富而無憂貴而無責其進也榮其退也幸小人日進
于官躁于為上不安于為下蔽于貴人不明其卑已由
上之名號之者舉則得進不舉則不得進不肖者幸得
于人智者恐其害已也士三歲一進于有司相摩以肩
相踏以踵以百爭一不克自養由上所以名號之者釋
之不考其行爵祿之不問其素或遽富貴之不待其有
功也風訛俗靡勢侷則爭力敵則奪怡于巧進耻于拙
退可謂甚矣丘園無潔白之輝巖谷不聞玲瓏之音苟
有之鄉人指之為愚朝廷不謂之高奈何欲其不奔走
而來哉夫其舍約者其取大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後
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言賢人
君子必有優游高遠不為世俗之事者也今夫聖賢有
為必使朝廷之上辭貴不諱賤表守之內先事而後祿

天下之士以進為退曰何修而至是邪曰天子以廉耻
總覈大臣使富而知止貴而憂不任其責故曰立法必
始責者六曹以節義訪羣吏靜守者有殊薦特起不沈
于下僚若所謂間詔侍從大臣薦一人風節術學而屈
于下位者在先擇其所受詔不必以品秩為率也郡國
諸侯以孝廉薦多士使絕俗有時而進清風和其所激
若所謂歲貢一人道德孝弟不屈仕進者朝廷姑置之
位而稍養以祿以觀其用借曰不賢方之使而登仕賦
而入官未為多也是使人人知自貴節義廉耻以待上
之求且義然後風俗爛然可觀耳

敦化四

國家之患莫甚于上下交征利人皆有好利之心不矯
奪豪并之不厭猶水之不可無隄防木之不可無隱栝
也示之以廉耻則民知好惡先之以辭遜而民知止守
之以檢約而民有節著之以法制則民不犯此四者隄
防禦栝之謂也古者天子曰天下者家也百姓者子也

積之乎其彼者猶藏之在乎此也凡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者莫不與共之故材木養而不愛魚鹽弛而不禁公
卿大夫曰天之生財也未有得兼者吾既祿食矣豈可
為負販小人之事邪豈可為豐夫紅女之利邪故服絲
之家無織帛之妾受粟之室無望歲之子弟庶民曰天
子予君公卿大夫予上田疇予耕山澤予取彼不耕不
取者非勢不予瞻也彼分與上之道然也彼所以自奉
養者固有節也上之愛予亦至矣予寧以賤而復自求

贏乎故斧無求操澤無數罟當是時也君君臣臣工工
民民農農士士而爭者息由廉耻素著辭讓素行儉約
素具法禁素明古之時有為之者三代是也夫天子步
公卿大夫驚庶人走故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已所
欲而禁民不得為者非人情也故天子障山澤則諸侯
封府庫諸侯封府庫則大夫連阡陌大夫連阡陌則庶
人為盜攘夫有是數者廉耻辭讓先亡矣儉約法禁先
亂矣為天下將刑而求其止其可得乎夫廉耻辭讓之

化行知足儉約之風著在上者雖詔人為爭奪為兼并
而人畏道義而無為者故朝廷有辭祿之臣田野有遜
畔之民今夫山澤土田毫毛之饒有司錮而征之其民
雖曰抵冒窮困而不知有怨者是其久而不知所以錮
之者本其利也然而公卿大夫相誨以侈相奪以利其
在朝廷諱貧而不辭富其在郡邑不知自異于小人之
為其所以生財取贏之道惟恐不逮奈何民之不兼并
而能各安其分與哉奈何民之不奪爭而知自貴于廉

遜哉天子之公卿大夫則可為在天子之民則不得為
又非公恕之道也今夫聖賢有為廉耻之義必自公卿
大臣始其要曰不為聚斂以教民不貪不連阡陌以教
民不奪朝廷之上辭貴而不辭賤以教民不爭受事不
受祿以教民盡力厚于退而薄于進以教天下知止一
人好讓一國興讓一人好仁一國興仁莫之能禦也日
前此者公卿大夫之進未嘗無讓而民不化曰民從其
所行不從其所言是以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今

夫不得其進則爭既得其進而讓且謂爭之者信乎讓之者信乎既曰不信民不從宜矣

敦化五

先王教民為敦儉節用之道何邪王愛金玉而不器乎山澤出之矣王愛綺紈而不服乎女工作之矣王愛牛羊而不食乎芻豢畜之矣然則奚為而必節之邪苟為不節不奪不厭故王非齋不玉食公卿大夫非祭服不締繡庶人無故不食珍其防曲其法明其美有素非若

今詔民極其瑇鏤文章非若今導民入于竒技淫巧也今夫塗金刻玉始于六宮出於京師流于天下不曰詔乎僕賃衣絲罽卒夫服璣組長裾高幘自天子至徒胥一其制不曰詔乎土木被文繡佛老宮閣侈于王居不曰導乎古者八口之家日食斗粟庖有餘蓄歲衣束帛篋有餘布今也瑇鏤不足于器綺紈不足于體肥甘不足于口聲樂不足于耳便嬖不足于左右前後奈何無爭奪嗜欲之心乎今乎庶民必取法于公卿大夫所謂

公卿大夫則何如謂盤盂不足于用歟黃金為華白玉
為質謂羅綺不足于輕煖歟明珠為璫翡翠為珥謂牛
羊不足于味歟陸海羞其珍屠丁易牙為之調謂五音
不足于樂歟羣童而歌列肆以舞謂便嬖不足于使令
歟南舉吳越之姝北置燕趙之色今夫諸夏必取法于
京師所謂京師則何如百竒之淵衆偽之府異服竒器
朝新于宮迨暮倣于市井不幾月而滿天下卒歸業雕
幾紫卒歸二字當有脫誤鬻組織贏利于市者皆上之所為詔之

導之于天下亦可謂至矣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
之謂也昔孔子歆為司寇沈猶氏且不敢朝飲其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疆而徙楊綰相唐御史徹其臺
觀京兆之駟不留邠州行營為之損樂夫上有清淨儉
約之道以示之民奚為侈哉今夫聖賢有為斲其文反
其朴必始于宮庭公卿大夫服不正色器不瓦木皆委
而燔諸四達歌童教之田舞女使嬖教之蠶天下奚其
不化哉

都官集卷二

都官集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都官集卷三

策

崇德一

凡為天下國家而能長久安寧格乎數百年而未亡者
由得賢養士之有素也天下未有無賢而能興國未有
無士而能治舍舟楫而絕江河棄輿馬而致千里者鮮
矣故願治不如求賢求賢不如養士不養士而求賢猶

宋 陳舜俞 撰

不植木而求陰不織錦而求文采不可得也詩曰芘芘
棧樸薪之類之言文王能養士而官人也賈之為賈也
始未嘗不致貨而後鬻農之為農也始未嘗不致粟而
後食鬻而不鬻則不得而為賈矣食而不耕則不得而
為農矣豈唯農賈之不得為亦有凍餒繼焉故天下國
家者未嘗不用賢也用而不養則材有時而匱亦不得
而為治矣豈唯不得而為治亦有覆亡繼焉故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言無賢也然君知養士而求賢不得

其養則終以無賢猶不為良飼以養馬則終以無驥故
銜之良者善養驥君之仁者善養士詩曰菁菁者我在
彼中阿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言養之如此其詳也
伯樂之馬不可勝御周公之士不可勝使昔周公之養
士也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人生而不見其鄙
暴詐偽之習長而聞聖知仁義之道由比年至於三年
三年至於九年鄉先生興之司徒禮之樂正崇四術立
四教以成之大樂正甄其秀以升之司馬司馬第其賢

以告於王而論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是周之士其材不可勝用者非一日之養也
周之後天下未嘗無學而教使之非周道也猶廐而無
良水草且非伯樂之御人見其無驥也不求良御以治
之美芻粟以飼之獨謂廐無益於馬惑之甚矣今天下
賜田詔學偏於列郡弦歌鼓舞行三十年天下之士不
為不素厲矣宜其達於為政材不勝用然而郡縣之官
猶嗟稱職之鮮臺省之選常勤于舉人而患不足以應
令將求之不得其方歟養之未盡其道與臣嘗思之天
下之學頗戾于古今朝廷抱關擊柝百金之利佛老之
宮塔為之置吏又從而殿最之不亦重乎先王之宮教
育之地則不重猶廐而無御非養也適使蹄齧蠹傷之
斷識其無良馬也天下之士習溺聲律之未非有知聖
忠義之道一旦取而加之人上猶銜轡之不習驂乘之
不用斷識其不能致千里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詔葺
學館選命侍臣薦天下之有道德術學之士而立為師

者言身卷三
苟難其人在朝廷厚其祿而薄其進祿厚則賢可養進
薄則僥冒者不至又為之制士非率教于學不得為士
是使人人矜尚節義習為賢能未見土地之美留秣之
良服習之久而無良馬也

崇德二

人生不可以無養養而不可以無教生而無養者畜也
養而不教者豢也天之生萬物也春夏以養之秋冬以
殺之霜雪風露無非教也人之為異於萬物也提孩母

教之童子父教之語而教之說食而教之茹行而教之
趨視而教之端聽而教之審能而教之技工教之為斤
斧焉商教之為貨焉農教之為稼穡焉士教之為詩書
焉此教者非偽也性之所以必然也故天子諸侯卿大
夫必教子弟以治天下國家猶工之必工商之必商農
之必農士之必士亦各稱其分也周公封國七十一周
家之子弟五十三人為皆為天子顯諸侯由能教也秦
之亡也以胡亥胡亥之亡也以趙高孔子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可不戒哉後世天子之子弟生而不知庠序
師友之嚴習而不見智聖仁義之道提孩則命之爵長
而賦之國氣驕而易顛志滿而易覆此愛之所以禍之
也夫愛而不教失之矣抑有愚之而不教者焉愛之而
不教謂之不智愚之而不教謂之不仁不智猶可知也
不仁者不思之甚也詩曰縣縣葛藟在河之滸言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也今國家諸王之子弟不賦之田土不
錫之山川富之以祿不及以政恩義洽矣然使長於宮

庭之深溺於妾婦之安上而不知禮義之訓下而不知
稼穡之難雖有綈冠大帶之華鞍金蓋碧之異方於錮
之無以異也然朝廷固已設官典教訓奈何授之而不
擇其賢責之而不以誨諭居其官者不過訂市人之貿
易忝樂工之操縵非之教也古者主世子王乞諸子必
入學與國人齒故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入
學之謂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故為天下者
必強其形勢強之不以仁義亦未矣今夫聖賢有為必

老學庵筆記卷三
詔諸王之子弟聽入太學與國人齒使習知師友之嚴
日聞智聖仁義之學歲進大臣考問課試參第能否而
旌其尤異厚之祿秩自然人人向風知自貴於學本支
百世豈勝道哉

崇德三

甚矣今之士靡而無實也凡上之所以招之者非其道
下之就利而動者日至其至均一術也蒙上之待且有
歔然大過於人上者故天下之士陷于其利而幸於或

然靡靡為莫之能禦也為之制者不閑其利之招而厭
其人之歸是命之市而耻其鬻飲之酒而惡其醉也今
夫必以聲律之藝以待天下之士議者曰舉古之里選
責今之郡縣賢不肖不可究而奔競出猶以市人而問
其田徒紛稂莠而害稼故不若責士之難能而有司之
易白者為愈也臣對曰非然未之思耳夫所謂聲律者
賢者難之童子易之明有司白之不然亦不白也且謂
待而得者將盡賢乎將賢不肖雜處乎使令人人觀本

行于鄉黨責歲舉于郡縣借不免乎賢不肖雜進亦使士
之不肖而覬是舉者偽為君子矣設若今不廉其隅不
角其圭棄屠刀而操冊書解犢鼻而襲褒衣有司可得
而制乎爵祿重器也生齒重蓄也今天信一日之空文
而不求其素率然委而加之非所謂重也議者又曰數
取而慎擇之其庶乎曰不然順風揚砂風急力窮而
嘉穀益駛不如沐之清澗則瓦礫可得而擇也且如明
經之舉環數千里或無一人應令者非無經術之士也

是徒有待之之意而路不廣也今夫聖賢有為必先養
士於學觀行於鄉黨縣大夫考其人之賢升之郡太守
禮其賢升之禮部而告于天子禮部策以當世之務先
聖之術而觀其能以告于天子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
任定然後爵位定然後祿郡國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
有罰陳湯有罪而繆侯奪爵徐淑失辭而陳蕃免官此
二漢之所以比盛三代也議者又曰士之習久矣自大
業以來未能改也士失其業而無攸歸反身率德則未

至不有訛上亡賴之患乎曰不然天下之事未有一舉而無遺策隋舉進士而不廢志行修謹清廉幹濟之科唐舉進士而有明經秀才之選使合歲詔郡國貢賢一人朝廷異其科以待之間歲勿停舊選而加損大半之進且制宏詞拔萃之日使以布衣充選以甄其材而後祿如此士之挾聲律記誦而進者益難上之待賢能之禮如異行之數歲自然靡道息而儒術興入官皆修潔之材出類有魁壘之器賢材不可勝用天下奚其不治

乎

崇德四

古之君子為德刑之論多矣孰不先教而後殺勸始而沮終乎故曰天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君子殺一有罪終日不舉樂塗有刑人下車而泣亦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嗚呼刑人其重哉夫然故制廬井以居之設庠序以教之為文章以明之謹好惡以示之然且不為刑辟議事

以制懼民之有爭心也。今天下民之生自提孩訖于老且死或不聞仁義教最之語。長民者相與為奪爭夸靡刻薄之道以誨之。居又勞其肌膚利其衣食。天財地產水游陸馳一皆有禁。民一舉足則蹈罪地。一言出則發禍機。千室之邑萬口之民求為完膚計無十數。雖有明哲之長暫為德義教戒之令服緼袍者不辭負擔履屨。屣者不避塗潦頑鈍之俗其能聽乎。因是政仍是禁襲是刑治是俗而望天下未忒。囹圄空虛猶登山而走下緣木而求魚不可得也。陛下視民如傷不教不辜奈何天下之禁甚密衣食之源閉之已悉。長民之官不思有以解弛之義以斷割有罪為能以高下其手為材宜吾民無所措其手足相與窮盜而已。鷹犬之搏是有伏兔法禁之繁是有姦宄非性也。驅逐之使然也。今天聖賢有為必先大解繁密之網一開衣食之塗慎擇慈惠之師明哲之長陳之以德義先之以恭讓導之以禮樂示之以好惡庶幾其可也。至于三歲一赦比年一宥非措刑導

者
俗之要猶救脛而引其足而已

崇德五

古者文王養民可謂至矣文王之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老而無婦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文王之仁至矣

故書曰文王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當是時也太公伯夷興于海濱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由是觀之恤窮養老可以優於天下矣文王之後漢嘗養之匹賜之帛斛賜之酒不如文王之法也且謂養老可以優乎天下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老人之老者人亦老其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幼人之幼者人亦幼其幼是仁術也周興封國七十一周之子孫獨居五十三人焉苟不狂惑者皆為天下顯諸侯恤窮養老之

效也嗚呼法之戾于古者多矣記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今夫七十復其身未可謂養也播棄于道路不衣不褐長民者未嘗有不足之色由貴老之教不行也法有甚者老而無子不得子人之子少而無父不得父人之父若曰豈無百金之產幸其死且不嗣縣官可得而籍也其為不仁亦甚矣人生而莫不願有家死而莫不願有所祀今夫三尺之孤棄而呱呱于道路必貧而父母不能保者也不然惡且耻而不願

育者也詩云相彼投兔尚或先之雖然人誰育哉唯未嘗有子憂死而無所嗣者養之今其既已相生養矣既已相父子矣及其死矣長民者利其有百金之產奪奪而沒之生者逐之塗而無所養死者絕為餒鬼而無所祀是亦法然也吁不仁又甚矣宣唯恤孤養者之賜殆哉抑存亡繼絕之仁息矣今夫十室之邑或有若人者為十室之色無慮一二環視天下疑不可計聖賢在上如文王之所以養之猶反掌耳如漢之所以賙之亦猶

老
反掌耳姑使相生養而勿絕之固亦反掌耳老人之老
人亦老其老幼人之幼人亦幼其幼豈惟人將報之亦
有天地之霧而已也

經制一

天不言三辰效其明四時致其化極者不移經者不乱
緯者不息然後生育可得而久也故天子者不可不知
天三公獻其德六卿奏其功百執事致其力議者不命
言者不治行不敢愛其力然後教化可得而久也周公

其知之矣六典存焉後之君子有觀周道必觀六典天
之道也是故三公坐而論道所謂議而不命者也六卿
歲終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所謂言而不治者也百官
有治屬有教屬有禮屬有政屬有刑屬有事屬所謂行
而不敢愛其力者也周公之道蓋久矣必不得已則有
隋唐之制焉武德貞觀之際于斯為盛後之君子有觀
武德貞觀之治必觀臺省九寺五監十六衛是周公之
布六典之幾也嗚呼不以六典治天下終苟道也不以

臺省九寺五監十六衛治天下終危邦也今夫天子與
二三大臣日聽天下之治百司之事莫不親之是三公
無府尚書無省六卿無職二十四司無責九寺五監十
六衛錯然亡其分也久矣兵之籍入於樞密天下之會
計至于米鹽絲髮竹毫木末一勞于三司古者樞密無
官三司無使特昭僖之末制耳朝廷不御樞密所以幸
官人也天下用兵租庸所以急兵調也古者有治古有
亂古為天下而稽古者不師其治而師其亂亦惑矣今

之樞密特古之兵曹今之三司特古之羣有司也語曰
夫有從其大體有從其小體從其大體所以為大人從
其小體所以為小人今夫公不公卿不卿而為羣有司
之事大小之體紊矣是使弼今日數財賦日匱天下之
事日苟簡生民之病日篤非不幸也術數之使然也今
夫聖賢有為必始六曹取天下之吏而歸之吏部取天
下之民而歸之戶部取天下之禮而歸之禮部取天下
之兵而歸之兵部取天下之刑而歸之刑部取天下之

老
工而歸之工部統之以令撥之以二僕轄之以二丞十
有二司位于左十有二司位于右則天下之事若網之
有條若珠之有貫尚書總之侍郎佐之郎中員外行之
下至于有司小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內則中書攬
機務門下司傳納官有餘則置副不足則兼領三公歲
終以六曹之成質于天子而殿最之能而稱職者褒之
否則免之故曰是天子一歲一聽天下之治王心無為
君立于無過之地也矣

經制二

或問寺曰古寺寺也今名也或問監曰古監監也今名
也古之寺者九今之亡者六古之監者五今之亡者四
然古之所以貴者實也百王之所以務者要也不實不
要固未足紛紛是古而非今也周天下六卿各率其屬
以倡九牧而治道辨矣後世尚書者六人是也又置寺
監若既戶部而有太府則司徒之職判矣若既禮部而
有太常則宗伯之職分矣若既刑部而有大理則司寇

之職離矣若既工部而有將作則司空之職別矣杜佑亦曰昔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有尚書而大理有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有尚書將作有監是二垂也契為司徒敷五教今有司徒而有戶部是二契也作彗作秩宗典邦禮今禮部有尚書禮儀有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有虞部有水部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正掌車馬今太僕駕部尚輦閑廐是二伯冏也嗚呼佑亦可謂之知政矣今之亂固甚矣

寺監之職散為有司猶四體之不得使于身五指之不得制于手足也徒有主者之殿最朝廷誅賞不過煦嫗姑息稔小人之幸攘竊巧詆為有司之常出內不能程其巧拙簿領莫能計其盈虛日剝月蠹不可勝紀豈足遽與古較其是非耶且如今有曰樂曰醫曰卜奚若統之太常為愈耶有曰厨膳曰酒醢奚若付之光祿為愈耶有曰內械曰外器奚若付之衛尉為愈耶有曰騏驎曰牛羊駝象奚若付之太僕為愈耶有曰審刑奚若付

者
之大理為愈耶有曰林曰苑奚若付之司農為愈耶有
曰織曰染曰裁造奚若付之少府為愈耶有曰東西作
坊曰內外物料曰竹木曰退材者不可勝紀奚若付之
將作為愈耶有司之事可以省則省可以寺則寺可以
監則監區以別矣統之以卿貳之以丞稽之以主簿十
孤之表必挈其領萬目之綱必提其綱奚為不治已乎
猶反掌耳

經制三

或問十二衛曰今亡也久矣兵之無統也若曰殿前若
曰馬軍若曰步軍若曰軍頭寒則索衣飢則命餉之人
千餘等等各為卒卒各為長長各為領領之者非知有
忠義征伐之將也特歲月久老涉級之人耳長之者非
知有節制教令之士也特強橫有力過人之人耳名存于
四司而領其官者不得知其籍是以卒不知教將不知
義驕惰暴慢誣訕衣食轉而為游手習而為末作者皆
是夫何暇識坐作進退之為哉安得問敢死致命之義

義哉幸朝廷無事老且死而不用不幸羽書報于一方
天子推轂遣將于內則是夫也不免為合于旗鼓之前
後聲音未嘗相識也恩威未嘗相習也無以異于驅虎
兕而搏虎兕誰能用命且恐未免于搏人又非所謂驅
市人而戰之也不可念哉古之天下兵莫為大故制天
下者必先制兵古者大司馬率其屬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皆于農隙之講事三年治兵出則振旅入則奏凱其
坐作進退常相習也其旌旗金鼓常相視也其擊刺射

御常相親也其勇敢死義常相許也嗚呼廬井廢而斯
道已矣猶有魏周隋唐之制焉有曰十二大將軍者矣
有曰十二衛者矣有曰十二軍者矣軍有將將有副皆
為一特威名之選不曰重務乎其後有十六衛曰衛曰
驍曰武曰威曰領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皆有左右大
將軍衛一人將軍三人羽林龍武神武皆有左右凡六
軍大將軍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開元之際于斯
為盛由知教也今天聖賢有為必稽焉去冗雜之多名

而涖之十六衛大將軍制其命將軍副之日教之月試之時簡之歲閱之其居也如枝之附幹其動也如影之答形一日天子討有罪不赦制戰于廟堂猶調笙簧之五音命宮則宮應命角則角奏可以師不踰國將不命變而見夷狄斂袂而為臣矣

經制四

或問侍衛曰文武之道也今亡矣王道莫盛于文武文武之際雖侍御僕從之臣必求乎吉士命其人則曰僕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授之職則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以文武之聖而有周召之輔佐宜無待于侍御僕從之臣也然且慎重如是者誠以朝夕起居常與俱出入言動相與接其事不可不重也是以文武之君無結褱之人其所以待其君者無非道也穆王起而周道衰猶能慎簡乃僚以官侍衛故休惕之心見于書孔子有取焉言人君總天下之勢居九重之中其侍衛近習之人當先正也故賈誼曰習與正人居

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是可謂知治體矣今夫侍衛之名或存焉侍郎給事諫議起居司諫正言之職常不減五六十人然朝夕未嘗承侍也起居未嘗與俱也出入言動未嘗相接其所以為之侍衛者不逸宮尹掃除之隸廝養之材非有道德仁義之蘊事君事父之大義一旦取而列于九重之中青蒲之上甚可懼也匹夫匹士之取友猶求賢能知道德者而親之必求頗僻不智不仁之人而遠之今夫萬乘之重朝夕侍

衛燕閒起居相與出入言動之所承接以士子君子則勿信廝養小人則信之亦惑矣以漢唐之治不至于文武而侍衛之選未嘗替漢法大臣歲貢賢能以給宿衛居其選者皆天下魁壘之材特起之士東方朔揚雄是也唐制千牛進馬之官常擇三品子為之今夫聖賢有為必先正其近近莫近于侍衛姑以方正博達文雅宥密之臣分侍宮禁然後命大臣舉賢參列貂蟬依日月之光朝廷優其選以待之已而忠臣孝子得盡其心自然

掃除之投廝養之賤各安其名分優柔便辟之說無自
入聖人之德日興國家之體日重跨漢唐而比武武奚
為艱哉

經制五

或問郡縣曰政教易而民窮矣唐虞不為聖則考績不
待九年可也三代不為治則官有世族者過也兩漢不
為太平則循吏不必至于七八年或十餘年而後稱治
也今天郡縣之臣率二歲而易甚者數月或僅煖席而

去雖愚夫婦猶知其不可也將遂棄斯民而不愛則已
矣如愛之奈何無定政而使之治無政教而使之化無
定民而使之安去者未嘗賢來者未必智其為害不可
勝言也今斯民有舉手蹙額而言曰山澤不我予租稅
不我復力役不我弛奪我衣食不恤我窮困不直我冤
枉夫何使我至是極哉嗚呼是思澤不下流而民心不
結矣甚可懼也今天聖賢有為必先結民心求結民心
必先賢守宰而久其官政之大木也欲得其人而久之

前所謂六曹九寺五監其本也六曹九寺五監正其人
賢不肖照然若日星之在天丹青之在素不可罔也不
不賢者迴翔于寺于監上有長官皆有道大臣以命令之
以總轄之以紀綱之雖其不十不患近民是亦有以處
也其人賢長官上書薦之小則出宰百里大則出守千
里天下有使以領之朝廷且遣使以詢察之不賢者即
免之賢者久之增秩以褒之賜金刻璽以旌之或五年
或十年而後入為公卿此所以固勢長世之治也

都官集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都官集卷四

書

上言災異書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去歲江淮
之間水潦涌溢賴陛下遣使收撫發粟貸濟尚圖今歲
幸致豐穰而自冬徂春愆失雨雪麥禾稿死穀土未耕
萬室憂嗟以為無復歲望且聞內至京師外至朔方陝

宋 陳舜俞 撰

右江浙湖廣幅員數千里旱暵之患亦有八九陛下精
衷格天焦慮憂民羣臣侍從奉詔齋祈四望山川莫不
伸禱然而嘉應未云獲者何也臣聞古之明王哲后消
復變異之時言必過于憂畏使天下莫不聳聽而感悅
行必過于恭儉使天下莫不改觀而嗟咨如此則民動
于下天應于上未有災青不弭休祥不臻者矣臣不敢
遠引古事嘗恭聞太宗皇帝端拱淳化之際先已降詔
仲秋饗太廟俄有彗出東井自七月至于十二月不雨

太宗皇帝首下罪己之詔暫停親饗之禮復自盡貶尊
拜命四方上書只稱皇帝當時中外震駭封章五請始
尊法天崇道之辨未幾果獲嘉雪而致豐年如前所謂
過乎憂畏恭儉之責可以感動天人者也著于國史炳
炳焉真聖人側身修行消過興福之意雖成湯六事周
室雲漢之詩無以加矣伏惟陛下聞善若驚稽古甚銳
况先帝之美奚憚修講伏願陛下深懼災孽斷自宸衷
降詔責躬盡損徽號如端拱之故事兩府大臣既見陛

下先身貶損必以兩漢水旱三公策免為請陛下慰諭
嘉納量奪其官而復其位使修文武之闕政然後布告
天下守臣長吏所在有旱者必有知道博學之臣閉閣
引咎愧無漢臣鄭君隨車致雨之政亦不敢不體上
之意勤身政事疏理冤訟罷厨饋之飾廢不急之務以
召和氣以致膏澤况今卜郊之年亦可如端拱親饗暫
議停罷申告天下以待時雨應洽秋田收成則行躬謝
天地宗廟之禮如不幸終旱自可不待躬謝肆青天下

問民疾苦慶賜六軍以厭羣望則陛下享懼災罪己之
鴻名國家著順時適變之大義不其美歟然臣又聞京
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懷聖人之大業將
以議天下之大政皆歆德之謂也人君徒張用之意而
不果其災為旱况陛下仁孝神聖不冒上下所宜陰陽
和風雨時然而未能者臣竊計之朝廷有大廢置當行
而未行天下有大根本當立而未立陛下張聖意于深
宮而斷之不果大臣持祿取容避而不言此上天所以

者... 垂戒而致荒旱之變也亦惟陛下留神而思之

上英宗皇帝書一

具官臣陳某謹惶恐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嘗聞古者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捷捷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禁

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恭戒無怠慶者在堂弟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夫寶位至貴也天下至大也四海至富也臣妾至衆也是何古之聖賢不以為樂而以為憂君臣相戒慮患求福之意如此其早邪然天子者上為天之所子下為天下之父母父愛其子有不扶持而安全之者乎子孝其親有不奉養而嚴尊之者乎要在側身於寅畏之際履道于淵冰之外上所以承乎天之心者著見而明白下

所以得乎人之心者漸漬而洋溢則可以消禍于未萌
享福于無窮耳臣不遠言方冊之陳迹竊嘗伏觀先皇
帝始于冲妙享有神器涵育天下四十餘年自三代以
還千有餘年之君實乎無有安樂長久偕于此者何邪
由先皇帝聖性至孝帝心至仁天德至容服御至儉禮
容至恭而天人之助昭格旁達之驗也臣請得別白而
言之昔者先皇帝悼痛章懿皇太后不及享四海之養
言念每至涕泗隨之其後奉冊升祔入廟奠享未嘗不

感哀動容然所事章獻明肅皇太后甚謹兩宮制政不
失子道陛下謂先皇帝孝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
有不長久乎先皇帝深惡慘酷之吏吏部考課雖有罪
笞撻猶恐為痕累故自臨御四十餘年未嘗輕殺一夫
獄疑奏書因悉緩死陛下謂先皇帝仁德如此天人有不
助乎基祚有不長久乎先皇帝時有誣大臣將廢立
者然則將如何哉大則宜族死其次誅其人也先皇帝
雖信于始猶不加以法次疑于中未嘗少其任使卒辨于

於終親信而大用之然則誣罔者又宜如何哉先皇帝
猶弗窮治而保全之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正謂
此也陛下謂先皇帝容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基祚有
不長久乎先皇帝不好遊畋池臺苑籩無所增葺皇祐
中遠豫宰相近臣因入見宮寢帷幄施青碧黃褥素裯
木器無文當時嘆頌之聲羣口一舌且知愧奢而變約
矣陛下謂先皇帝儉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乎其祚有不
長久乎先皇帝薦享郊廟齋宿拜立雖禮文極煩不以
為勞而恭益加入浮屠老子之字皆盡容禮宴遇臣下
無有天小天顏玉色威嚴若神四十餘年不聞有所狎
侮陛下謂先皇帝恭德如此天人有不助之基祚有不
長久乎匹夫庶士誠於一德人與合名神與祥報况夫
履高明而撫廣大一躬而象德安行以久之不懈以終之
如此其至者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睿聖雷聲淵默
龍潛宮闈克享眷命日麗宸極赫然大明謂非天所啓
邪則臣見乾坤清寧象緯照爛瑞物薦至風雷弗迷矣

謂非人所歸邪則臣見宮禁無譁冠斂鼓舞邊鄙弗聳
梯航馳走矣陛下之道德可謂美矣陛下之得天人之
符可謂久矣然天無常親答之以善則吉不善則凶人
無常心應之以德則治不德則亂臣伏願陛下既善其
始必善其終以位為憂不以為樂上則念祖宗創業之
艱難次則體先帝之所以享國長久思其所奉慎其所
行臣又聞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故父作子
述記美文王無憂盡循堯道史以虞舜為聖伏願陛下

體先帝之至孝以奉先帝之法度以執長樂之子道則
純心達乎宗廟矣體先帝之至仁以赦過宥罪欽刑慎
罰則恩澤洽乎萬物矣體先帝之至容以信遇勲賢包
納臣庶則朝廷無間言矣體先帝之至儉以損節服御
矩法萬事則可以化天下溥樸矣體先帝之至恭以祗
事鬼神宴見臣下則福祥日來忠力樂盡矣况今生財
責而國用不足兵力屈而鄰敵內侮陛下先事慮先事
患慮患天下之計無大於此伏惟陛下奉安陵廟之後

聽覽萬幾之餘延問左右大臣文武舊德以何術流行
財賦而國有九年之蘊以何策教養兵力而天威暢於
四夷斷用施行之宜不為苟簡之習如此則中國日尊
奠枕而治為善繼于四聖不慙德于百王太平之祚無
疆微眇之禍不作矣臣再惟陛下含光蓄德天下傾心
臨朝踐阼不聞失德至于法先帝所以保天下之美講
古人所以憂天下之心必皆陛下之所能左右勳賢之
所可道而微臣身在疎賤言發狂妄蓋欲以廣陛下納

諫之聖為陛下啓天下之言若陛下赦而不誅收采一
二臣將見草茅有致國之論布常陳經世之策不絕於
上前陛下不出戶牖以收天人之助以成帝王之功豈
不美哉歟如以臣狂惑賜以斧鉞臣亦既報國死無所
恨惟陛下念之臣謹頓首頓首

上英宗皇帝書二

具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欽治之主千
載然後一遇愚者之言千憲亦有一得以千載一遇之

時忠臣義士莫不願竭力而盡心以千憲一得之言聖
王哲后所以不厭留神而垂聽臣誠愚聞今遇其時恭
惟陛下聖智發身天縱恭儉本平生資潛德宮闈儲精墳
典不逆聲色不好遊畋孝德日躋仁厚淵默此百王之
所不能備者而陛下兼之故自陛下受遺寶命繼體宸
極臣民鼓舞不聞間言天地清明無有災癘此固前世
之所不易得者而陛下享之今陛下履天下之正位安
天下之廣居上則有祖宗之威靈中則有忠賢之腹
心下則有億兆之臣妾洗耳以聽陛下之命拭目以觀
陛下之致太平昔仲舒有言曰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
勢又有能致之資真陛下之謂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歆為二帝則可以侔
德于勛華求為三代則無慙德於啓誦豈區區漢唐之
君文景開元之盛足為擬倫哉願陛下加之意如何耳
而臣聞天下之政有大體有小體大體者人主之務也
小體者諸臣羣有司之事也何謂大體審國勢之強弱

操主柄之與奪辨左右之忠邪察謗譽之是非是所謂
大者也何謂小體進賢退不肖治軍旅通貨財嚴刑名
謹簿領是所謂小者也人主得大體以齊庶政使王道
燦然可觀天下無有遠近洪纖皆服從而治定則又有
三德一曰容以蓄德二曰密以藏用三曰神以行權臣
誠不佞請得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何謂審國勢之強
弱夫天下之勢無常也前世之法規模宏遠可以子孫
長久矣後世守而勿失則日以強或可以持循而失之
或不可持循而不新之則浸以弱強弱者興亡之所繫
人主者不可不審也天下雖無事未可謂強也度吾天
下萬一不幸有大變故有大甲兵有數千里水旱蠡螟
之憂吾力足以支吾民不迫而至於死亡則可謂強也
四夷雖無兵旱之患未可謂強也度吾命令足以服其
心威武足以加其不臣則可謂強也四方雖無強跋之
臣未可謂強也度為吾守則為金城湯池為吾戰則為堅
革利兵則可謂強也不然者皆弱也今天下之勢正居

兩端前世之法亦有得失陛下守其所可守革其所可
革則強日至守其所可革革其所可守則其弱日成臣
故曰審國勢之強弱以此何謂操主柄之與奪夫人主
之柄曰刑賞善用其柄者操諸己非有司諸臣之所敢
窺也以爵祿慶賞加有功人主必從而稱譽之以刑戮
默責置有罪人主或從而愧耻之故雖以薄賞賞大功
而士加勸以重罰罰輕罪下服從而不敢怨是何也人
知與奪生殺者人主之所以加我而非諸臣之力也不
善用其柄者不然爵賞刑殺不復操諸己一切為有司
之法故人知與奪生殺出於有司不出于人主視人主
之勢反輕於有司是以爵祿日費而君子不加多刑幾
日煩而小人無所謂也今有司治賞罰于下而天子主
諾于上為日久矣有司賢歟則以法令資格為常不敢
為大沮翻以求免天下之謗而止耳然有賞罰而無沮
勸不可言治有司不賢歟則擅威福而厚其私威福擅
於下則主勢奪而亂益至甚可畏也臣故曰操主柄之

與奪以此何謂辨左右之忠邪夫人主之左右歲冠委
佩楮紳簪筆非一二人而足其人未必皆賢也謠言佞
色有似乎愛君丹誠赤心或類乎犯上有以評直而為
佞有以退避而飾貧有謀國而圖利其身有進人而實
陷以禍故漢武帝以汲黯之直為妄發而不知平津侯
之詐唐德宗以蕭復為輕已而不明盧杞之姦邪夫忠
賢得君則善人進善人進則治以興姦邪見信則正士
消正士消則亂以亡人主者不可不早辨也臣故曰辨

左右之忠邪以此何謂察謗譽之是非夫君子小人皆
有黨也君子見惡如仇小人醜正亦若疾癘故孔子曰
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故士有蹈麤履正而被求金
之毀矯情飾貌而獲一時之譽故齊王能察左右之詐
而終賢即墨魯侯一惑嬖人之譖而不禮孟軻有國家
者不可不戒也方今毀譽不真利害淆亂小人稔為無
相之謗以誣善良以亂國政君子亦畏多言之難辨務

習苟簡以為身謀薄俗浸長公道日廢此當今之大患也臣故曰察謗譽之是非以此至於進賢退不肖則有宰相治軍旅則有將帥通貨財則有三司覈刑名則有審刑大理謹簿領則有羣有司臣故曰小體者諸臣羣有司之事也陛下躬攬其大則小者偏舉一提其綱則萬目必張古之哲王賢君皆任賢能中心無為宴安昇平無有禍亂奸於其間者本于斯術也然臣前所謂又有三德一曰容以善德者何也夫編履包含之謂容

周書曰有容德乃大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為容也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皆謂容也夫用明至於秋毫則視有時而窮求疵至於吹毛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古者天子前旒蔽明黜纘充耳以養其德刑足以去天下之姦而有所赦網足以籠天下之姦而有所寬謀足以奪人而守之以愚強足以服人而濟之以怯此帝王之為盛德也與夫漢魏之君粹責大臣詰辱細累以苛為察以刻為明豈同科而語哉臣故曰容以蓄

德以此臣前所謂密以藏用者何也夫沉靜淵默之謂
密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孔子曰乱之所生則言語以為
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
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是以先王無大誅賞喜怒之氣
不作於顏色無大進退好惡之志不見於言語何則言
之為可行也苟欲行之何俟乎言且好惡者固人生之
至慎事也上好之則下有寵榮之望非所望而望者乱
之所由生上惡之則下有死亡之畏非所畏而畏者禍之
所自起故孔子曰惟女子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遠之則怨此好惡之深戒也臣故曰密以藏用以此臣
前所謂神以行權者何也夫神者帝王之獨見天下莫
之敢知也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陛下以至密
為聖人之量則天下親之不忍欺以至密韜聖人之用
則天下測之不可見非大利害我未嘗斷義然後斷則
其斷神矣非大謀猷我未嘗言時然後言則其言神矣
天下之進退雖付之宰相陛下特攬其大而親決於內

天下之誅賞雖責之有司陛下忽舉其要害而治於中
如此則大臣循法而不敢專小臣盡力而無有懈天下
畏而不我踈愛而不我侮其智不勞而易明其務至簡
而易功臣故曰神以行權以此恭惟陛下享祖宗甚重
之基繼先帝至仁之後無安寶位惟危無易善世惟艱
慎終宮闈之舊德以固人之心無忘前日之素蘊以致
萬事之治攬前所謂大體者而畧細務用所謂三德者
以全盛美則可以憑几以養神奠枕以致平歌頌美無

前之功社稷永不拔之基惟陛下擇焉臣雖卑賤淺陋
幸嘗以直言奉先帝大問愛君納說死且不悔况逢聖明
必赦其罪此臣所以夙夜拳拳為陛下披極肝膈無有
諱避於此不宣臣某昧死再拜

上英宗皇帝書三

其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雖愚闇先皇帝嘗
以賢良方正科擢臣為第一章逢陛下大明繼照萬事更
始早有聖德天下屬望臣懷忠憤少知治體思不為陛

下於此時言之乎十一月二十八日謹詣閣下上書其畧曰審國勢之強弱操主柄之與奪辨左右之忠邪察謗譽之是非其次曰容以蓄德密以藏用神以行權冀陛下察焉臣退思學識至淺辭繁而理不白其左右之人蔽匿而不即誅乎然臣不知諱忌終願竭盡愚慮上以廣陛下納諫之聖次以補朝廷威御萬分之一臣出入朝行中日聞臣士大夫稱頌陛下臨朝恭默尊嚴若神朝廷議論刑賞與奪陛下未嘗親所可否惟二三大臣是任此誠盛德雖古之賢王諒陰不言何以加此而臣竊惑者古之天子諒陰不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當是時也朝廷之喪未聞以日易月也君臣之服不以冠冕代衰絰也四海之人過密而不樂也於是天子斬焉在衰絰之中不自任天下責彼其所謂冢宰者固非具臣備位天下之人知其可以代天子為政而其自任以責亦斷然不疑故人無間言國無廢事三代之後秦漢以來不復如此久矣繼體守成之君要在躬親政

事收攬威柄以厭服天下唯恐人心之不早得也如機
之張審括而發勢不得久甚可懼今陛下即位以來奉
承先帝遺制以日易月變服從吉山陵既備升祔成禮
四海之人拭目而望洗耳而聽以謂陛下將大有為親
用威柄興舉庶政以強王道今乃退託淵默委政大臣
小不聞興滯補救之論大無進賢退不肖之議天下萬
事無有大小皆宰相羣有司是非廢置於下而陛下不過
主諾而已以謂天子諒陰之議適當然無乃泥古而不

不切於今習小而遺大豈所以厭塞天下相關之意乎
古者周官八柄之法曰爵祿廢置與奪生殺冢宰所以
告諸王而馭羣臣豈大臣之所得為而天子特主諾之
事耶夫天子者非以位號富貴可為尊嚴為其得操是
數柄大臣有所不與知天下莫之敢窺故也不操是柄
徒恃位號不足長久此臣夙夜為陛下凜然寒心也伏
惟陛下恭默思道行欲逾年改元布政必稽典禮伏願
陛下早攬權綱親制威柄謹用馭臣之術發明求治之

心於其進人材也問其進之所以然陛下亦曰可進則
進之不可則勿進不必資級為拘也於其罰有罪也問
其罪之所由致陛下亦曰可罰則罰之不可則勿罰不
必文法為用也是亦可謂馭臣之術矣至於宴見大臣
願陛下親降聖問且以今天下為治時耶為未治時耶
大臣以為治耶則問其欲致陛下俾德於何王以為未
治時耶則問其天下萬事孰先為本務如此則陛下願
治之心不冒於萬物馭臣之聲震懼於區宇威權歸於
掌握法制不出於臣下天下蒼生禱首翹足將見太平
之政矣臣位疎言親志義所激誅死無恨惟陛下擇焉
不宣臣謹昧死再拜

上神宗皇帝言天變書

其官臣陳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天之於人君
猶父之於子今天家有嚴君盛色厲訓嚴然不可犯夫
豈致惡於其子歟庸非念家道付與之重欲以大義自
成就其賢且善為子者戰戰慄慄畏親之威求為克家

之道則不失為賢子也故夫上天之出災異變怪以告人君者正如嚴父之盛色厲訓以誨其子非將有以致禍敗於當世將以天下負荷之難欲以感動風夜不遑康寧以成就其安樂長久善為天子者要在兢兢業業畏天之怒求為保安天下之道則不失為賢君恭惟陛下聖哲英睿天縱神替緝熙光明經文緯武伏自續臨寶御親擇俊髦講新治道天下之人拭目洗耳望皇極之丕光聽太平之休聲日夜於茲顧何有政之繆盤德

之愆失可以致譴於天邇者地震京師河北郡縣甚者覆城櫓壞廬舍殺人不可勝數流離滿道愁嗟籲天陛下上當威變凜如朽馭故復調遣執法待從以便宜出行收撫凋瘵恩澤甚厚然臣聞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周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唐太宗將有封禪之事星孛太微納褚遂良之諫車駕至洛而罷此貞觀之太平所以比隆於三代也臣比者伏讀七月御札將以仲冬迎至之日躬享南郊大郊吉禮也陛下稽古總攬留神威柄勉

節孺慕躬親萬幾然猶在先帝諒陰之中蓋禮官博士引漢唐駁雜之議苟為傳會非二帝三王之禮也夫三載四海過密八音記于堯典喪事未畢魯禘莊公譏於春秋此聖人之法所可用者陛下何近慕於漢唐哉且陛下以是月甲戌誕降不拜歆有事於就陽越十日甲申而太陰為變似天意有所未合惟陛下昭然遠寤引咎自厚降恐懼之詔停親享之禮申命有司如歲四郊褒加節文以大臣攝行終事陛下又或抑損徽稱止四方駿奔之豆籩賜諸侯負賀之玉帛以給朔方支調營繕然則天監陛下奉承威靈不為進見之安民知陛下哀悔困苦朱尸盛德之事後世仰陛下甄正失禮遠遵經典一舉而三美合又豈止蕙延休嘉消去災眚而已乎且臣又聞陰之為物也為甲兵為陰謀為彊臣為妾狄為官宦宮妾或者天以其類大為勦撲以告陛下亦惟陛下深思遠慮憂患而豫防之鑿與雷動宮禁夜寂廟垣郊時列戟施焉非有九重之嚴金湯之固苟陛下

觀變自重以愛社稷亦不得自比於和平之時也臣誠
私憂過計輒凜凜於此不知忌諱觸冒萬死惟陛下察
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都官集卷四



都官集卷五

奏狀

奉行青苗新法自刻奏狀

熙寧三年五月具位臣陳某準州牒前後錄降勅命及
轉運司牒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榜等近准勅條將常
平廣惠倉錢斛依陝西青苗錢例每於夏秋已前約逐
處收成時酬價立定額支每斗價例曉示召人情願請

宋 陳舜俞 撰

領隨稅送納斛斛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並計從便
雖時價極貴此之元數取利不過二分即不得章過民
戶不令請領及有不願請者亦不得一例抑配者臣伏
見民間出舉財物其以信好相結之人月所取息不過
一分半至二分其間亦有乘人危急以邀一時之幸雖
取息至重然猶不過一倍比及收斂或積持饋餉務為
歡悅詣門負載不責輸送或始約緡錢而價穀粟始約
梁稻而償布縷斂者以得為幸償者不一而足至有改
為後期變取庸賃下雖魚鹽薪菽糧鋤鍤釜之類皆以
其價取之蓋苟不務此貧疾逃亡空有質劑官不為理
此天下出舉之常也今朝廷所置官局募民以青苗貸
取錢斛以為寬農賑乏之惠故所設法槩以周密出舉
給納皆從民便然要之人情以米粟出納不若用錢之
簡便也今使有司必約中熟為價貸民以錢度吾民非
歲大稔米穀至賤亦必償緡錢而出所謂二分之息自
然所謂二分之息者今約為六月而以算數求之在民

間一倍取之於民猶足為補助蓋不似責辦州縣期會
輸送率無逋負若官局如私家雜償地物勢亦無由倉
庫給納人情乞取如影隨形雖臯陶設法而身行之亦
不能盡比之民間取與相安而無督責威刑之懼臣以
為雖曰官所取之息尚輕固已不減民間一倍之重矣
勅意又憲州縣不能曉知新法之意而以錢斛抑配百
姓故復申飭講解著為條約然臣體問方今小民墮之
十室八九應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勝計為國論者反
憂抑配斯過計矣蓋譬如孺子見飽密必染指爭食然
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疾今為民官長止其窮
濫不使受貸輕費終蹈督責之困愛之惜之不為無意
臣又比見民間挾豪勢欲為傾奪人之計者必先多以
金帛陽為好言以相假借又包藏微意謂之書契不收
其利乃使愚夫騃子不思後悔恬然坐費以及期會因
躡其無所償之時痛為迫逐始既未嘗論利則訴於州
縣州縣不得不受公私交迫禁錮鞭笞日以危急故能

老
賣其田宅傭其妻孥如此者多矣故世之有識耆老誠
其鄉黨賢父兄誨其子弟未有不以貸貨逋負為生事
之不善也昔者祖宗著令諸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
官不為理保全元元之意蓋深遠矣今乃官日出舉設
為賞罰獎勸惡吏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
亦已異矣且臣再讀詔書以為振民之絕抑兼并法無
出此及見有司申明科條又使十戶為甲申中須有上
三等一人充保浮浪無抵當之人不得一例佞散夫謂

之浮浪鄉人之所不保止是之絕至甚瀆於轉徙溝壑
之人今固不蒙其惠矣復欲藉此以抑兼并臣恐法終
行特為天下兼并之地耳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倉
非能人人計口而受餉也蓋市井田里常有穀價踴貴
之時官以常平之粟減價賤糶則積穀者然不得復珍
市深藏以邀貴價於是生民陰受其賜矣且如越州去
年民田未嘗有水旱蟲螟之災只因隣州不稔米商罕
至穀價日增本州以常平倉來自正月出糶至五月

凡四萬五千餘石乃僅能裁止貴糶民免艱食以一州而言天下理勢畧同今朝廷以新法設常平為青苗唯恐不盡使倉庫既空饑饉荐至則兼并之民必乘此時有閉糶而責糶者未知州縣將何法以制之斗粟萬錢未可知也此豈不為兼并之利哉臣又竊謂兼并者之計今官既放無庸爭利但可藏鏹坐待隣里之人逋負青苗惡吏嚴督之時賤買人之田宅和質人之妻孥而已臣故曰此特為兼并之利也詔意又恐州縣避事不務

推行新法抑遏人戶不肯俵散是尤不然臣嘗私為州縣主者之計今必使奉行新法姑縱之貸亦不患斂之之難也蓋朝廷設法已分為夏秋二料五月放秋料正月放夏料所斂秋料正在正月間所斂夏料正在五月間不過給秋料使以納正月所舉者給夏料使以納五月所舉者則其出民力者但計所當息錢蓋所給為所納耳若然則是使吾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常兩輸息錢無有窮已萬一如此則是別為一賦以

敝生民非朝廷王道之舉也臣雖愚闇嘗深世務官於
縣道職在愛民今不敢苟免按問雷同官吏誘陷小民
日入困敝在犬馬之心亦深惜輕誤聖朝別生此賦所
有青苗新法難以奉行謹具狀自劾以聞伏候勅旨

制

江西路轉運副使吳潛除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根於心著於日用達於天地之化百物
之產隆古聖人重之故分命夷夔以治其精後世文勝

實衰一奉常掌其粗足矣矧卿不常命惟貳之置爾以
掄魁之望發名父之傳事親從兄仁義充於一性而禮
以節之樂以樂之無非實理出揚濡纒之光華入總容
臺之制作孰非實用哉世教之防範不立人心之情僞
益滋借鉏取帚拔劍擊柱綱常幾少隳矣爾其思辨上
下和神人之道以暢所學可

論

救治論

世莫不思治而治未必至者蓋措非其道而復怠之也
古之善為治者必思有以教之不教其民而欲治之至
古之時無有也必思有以富之不富而欲教之至古之
時無有也既富而教行而又勤思力為不變其久而達
其成後之治不然不測其端而惟其未之求或從而忽
之而博其所以治甚者淫邪酷暴之政無所不到此治
之世所以常少而不治之世常多古之時富之有原教
之有端井農之地使其業不浮中民之富使其求易足
無煩橫之費以蠹民之貨無兼并之俗以奪民之財與
夫山澤百物之稅無一至于民故飢不困乎食寒不困
乎衣然後先之以教之意親我所愛也而思達乎天下
矣幼吾所恤也而惠達乎天下矣愛吾愛以及人之愛
天下相勉于仁矣利吾利以及人之利天下相從于義
矣既又憲其末也有庠有序儒而業師而教俾其識意
相固信讓相篤怡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禮以相交而
又賓其賢者能者而長之治具所未至治之而不帥則

者
屏之冀其思而遷善也又其不可則刑之非私也天下
共之也故恩之浹于民也周而被之者廣教之及于物
也洽而感之者深然後與之安而虐則和而可保與之
危而守則確而不怠此古之時富之必求所以富之之
術教之術求所以教之之原如古之無是則民之不胥
而為盜也蔑矣古之能舉者唐虞三代而已故其民與
其昆蟲草木無一不蒙其澤者易曰信及豚魚詩曰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牛羊之賤不忍不仁豚魚之微誠

足以及之况其他者乎此其深根固蒂長生粹治之極
也三代而下治之盛者莫過于漢唐漢有天下更二十
四君四百餘年其治獨言一文帝唐有天下傳世二十
而可稱者僅一太宗焉文帝太宗有治天下之才而又
有治天下之心然而不得與三王同者蓋其禮樂制度
不能盡憲三王而為也夫以孝文之德太宗之明當時
之輔佐既賢且能而又不至况又不為孝文太宗者乎
故漢之亡也非哀敝而亡迹孝武而亡也唐之亂也非

削弱而乱迹明皇而乱也是豈不乘強盛之勢有治天下之資而乱且亡者盖指非其道而怠之也果二帝能純先王之道而孝武明皇復繼之以不息則奚所而不至耶方今天子仁聖富有四海之廣萬物之稅皆竭于上比之三王之資不為不富也賢能佐職中外之臣舉數千員而又歲詔四方之較于有司者幾萬比之三王之士不為不多也然而財不足給于用能不足充于官而治未臻乎極致者何也得非民之財雖竭于上而費

之不節地之力雖盡于下而民之豪且兼儲難運而兵之食或浮官雖進而使之源不澄士取或非其術而濫者進令下不堅其守而民之操上之操者日益勞下之供者日益艱其政日離其民日危夫有四海而又有多士之資復遇天子之仁聖財不足用于上而民既困能不足備于官而教且惰禮義不足道于人而民已驕制度風俗皆未至于古之治者將非為今之計姑欲其速利而未嘗志于其民也為治而不志其民烏乎而治也

幸而有志于此則曰能富之不求所以富之之術能教
之不求所以教之之原舉是而為治幾何而不至于弊
然則將有為之則若何曰立其制限其土省天下之浮
費而明先王所以富之教之之術而以導之使忠信孝
悌充塞于四方上下民奚治而不治哉詩曰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其可也

臣難論

臣非難於必治而難其所以治臣之於君也可導而莫
為導之而又啟其非則世之所以為能臣而古之所以
為盜其君也古之善臣其君者舉其君日聞正言見正
道左右前後百執事之賤舉皆擇正人而為之助宜其
日入于善而紀綱正道德洽深根固蒂寔明寔昌而不
拔者也不善是者反此姑一時之安曰吾能致其君國
富兵強寧且安而已奚暇紀綱道德之為哉有從而詆
之則曰彼道迂闊非切於務抑吾君未必能也甚者或
從而陷之於姦邪溘僻無所而不至噫人臣之大患莫

大期君於不能為當其未事而莫之導已事而聽其為
此古人所謂赤子將不及乳于其母也夫源之深者流
必長根之厚者葉必茂三代之時其興也皆二三百年
生民舉見聖人之治而不及於亂及其衰也雖庸君暗
主亦二三百年而後已興與衰要其久而延也周公之
聖伊呂之賢輔翼其間其教君功德不以非聖之道啟
其君故其道正其根堅且牢雖其衰也猶有先王之化
漸漬之深其久不絕宜矣三代而下強而起者不數十

年及其衰也亦不數十年而國統絕滅者何其速而易
也管仲之權商鞅之術為之贊佐洎先聖之法以罔其
君故其道不正其根易搖雖其寧也紀綱已內壞况其
衰也烏能久而不絕哉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
為力夫以三代之上豈盡聖且明太甲昏周成弱三代
而下豈盡昏且亂齊桓之略秦孝之勇非有伊周之道
以正之則太甲周成未必至于聖而管商之徒不以非
道啓之而一東以先王之法齊秦幾何其不治且明哉

但為伊周者其心常恐其不正管商之心奚為不正哉
民為富而已矣國為強而已矣奚為而不帝乎曰帝不
可也奚為而不王乎曰王不可也桓提仁義絕滅禮法
以愚民志以啟民亂誣惑其君以至於霸則管商之心
其不仁已乎噫周公不世出伊呂不時生有為不幸而
出於齊秦之世而為管商之術以啟其君則帝不帝王
不王治奚從而至哉抑其所負何如爾今之臣其君者
欲致其君一臻於三代宜乎取斯以為鑒爾

都官集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民國
九十年



都官集卷六

說

進治說序

宋陳舜俞撰

臣竊謂前世君人或因天地之變乃下不諱之詔以收
羣策以承天意未有若陛下盛德日新區宇宴然而憂
勤補察招納忠讜于太平無事之時故間歲德音一下
若士類若臣屬靡然應書以起巍巍乎帝王之高致百

世無有及也已惟是承問之臣牽拘時文習溺進取未
有能為陛下極興治補弊之要建持盈守成之策以副
虛懷臣竇耻焉况今天下雖安王道之闕生民之病豈
特一二而已安而必思危治而必思亂故能消禍于未
萌垂世于大定耳臣嘗為為陛下思之思之不能默已嘗
竊有述焉總五十首離其篇為上下上篇言皇王之軌法
兼明當世所未至下篇指國家之蠹敝要以施行之使
宜臣雖鄙陋蓋得其畧矣合而名之曰治說言執是以
悅惟陛下察焉

說御

說曰王良善御難命蹠之馬泛駕之轡無不服習由御
勒之持者在已而制使之得其理也有天下國家者不
可不知也內而朝廷百官外而九州四海其所持者莫
不在天子而制使之者皆吾法與命可謂善御矣夫爵

以御國天下貴貴而尚賢故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
賞以御功天下事事而尚力故詩曰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刑以御姦天下惡惡而尚耻故詩曰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職以御百官官人以位而奉常責故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朝貞以御諸侯中國持籍而莫敢廢故詩
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地著以御萬民則四民不易業
以事上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征伐以御不庭則
風誥所可及者莫不面內而服從故詩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君人特是敷者以立于四海之內故謂之不失
其御在易之乾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君者臣之御
也坤曰履霜堅冰至言陽者陰之御也蒙曰擊蒙利用
禦寇言中國者外域之御也剝曰貫魚以宮人寵言君
子者小人之御也師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言賞者德
之御也噬嗑曰履校滅趾元咎言刑者惡之御也嗚呼
春秋之時天下可謂無御矣弑君三十六君臣失其御
矣滅國五十二諸侯失其御矣戎諸侯相盟伐吳楚越

之君日交于中國外域失其御矣水旱蝨螟大飢告糶
山崩地震萬民失其御矣齊有田常魯有三桓晉有六
卿其為竊盜逃奔不可勝紀蓋天下刑賞蕩然無御矣
尚是時也龜鼎不足以重世位鼎不足以存天下然而
或維持而未亡者恃諸侯不以位歸為美而不歆為如
歆之其勢振槁耳御之不可失也如是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夏之亡非桀之罪也太康失其御
十五世矣商之亡非紂之罪也帝甲武乙失其御九世
矣周之亡非紂之罪也平王失其御二十二世矣秦二世
而亡由知御不知德知君不知民漢王功臣不制九國
文景雖治而其御先亡其後東都中興或者天未厭亂
彊臣大豎提三尺之孤舞命天下十世之御不道也唐
初武德貞德之御可謂美矣然永徽之後顛而復扶危
而復持天下之御無常或入于強臣哲婦或在于宦官
宮妾君子謂天祐之亡由亂始于永徽而天下不可復
御矣噫御者天下之要勢禍福之機也其勢具其機

存高臺廣榭天下不為害繁聲麗色天下不為囂金玉
冠佩天下不為費狗馬馳騁天下不為耗其勢移其機
失茅茨土階不足以制強梗宵衣旰食不足以威禍亂
堅甲利兵盜賊之用也高城深池諸侯之利也然則為
天下者將不失其御如之何曰為君慎名器明法以治
臣下名器者御之力也名器一失猶轡而不銜韁而不
持為其蹄齧馳躍之患不可復駕必矣法不明猶孺子
攬六轡而致千里中道當發將何以御之故傳曰名器

不可以假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皆御之謂也臣
愚不佞故為御說

說用

說曰六經之言不同而其道同歸于用天下國家所以
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從之非以華言單辭殊
指異義為無益之學也故易有吉凶言凶者得失之用
也書有典誥典誥者治亂之用也詩有美刺美刺者善
惡之用也春秋有褒貶褒貶者賞罰之用也禮有質文

者言集卷一
質文者損益之用也樂有雅鄭雅鄭者性情之用也故
深于易者長于變深于書者長于治深于詩者長于風
深于春秋者長于斷深于禮者長于制深于樂者長于
性學者有六失教者必知之玩文象而不明乎得失事
辭命而不濟乎治亂考風雅而不適于善惡探筆削而
不行于賞罰明制度而不适于損益知聲音而不及乎
性情此學者之蔽天下國家之大患也君子研乎動靜
之幾而不失其正明乎進退之時而無有悔吝則深於

易者也裁制天下而畫一號令於臣民之上而民聽以
服則深於書者也始於家人終於國俗樂而不淫正而
不雜則深於詩者也進賢退不肖懲惡而勸善則深於
春秋者也殊文章異器械經制立而分不亂則深於禮
者也其民安以樂鼓之舞之而不知所以然則深於樂
者也伏羲神農黃帝通其變而民不倦易之用也堯舜
禹湯揖遜征誅而天下信書之用也太王王季文武之
化夫婦以正朝廷以治詩之用也三代之治君尊臣卑

君令臣行強而不并弱衆而不暴寡禮之用也倉廩實衣食足養生送死而無憾樂之用也漢之中興循名責實信賞必罰以繩臣下春秋之用也是以君得其用為經術之君臣得其用為經術之臣舟航其而不能渡江河弓矢調而不能射正鵠非舟航弓矢之患人之不為用然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以其濟於用也嗚呼聖人沒燔於秦專門於漢下至晉宋齊梁魏隋唐之間人之訓誥而不知經斷析其言而不顧理體而為章句竄而為進取之術君子不以為成德小人假以文姦言甚哉生民不見六經之用久矣天下國家安治乎朝廷文明格天禮義成俗邊塞無荷戈戴胄之叟閭里有弦歌羽籥之童而自建學養士師儒明以經術學者靡然嚮風矣陛下垂精稽古退朝晏宴博延儒臣分講經藝吁自漢唐以來斯文之盛未見其比也然臣尚有疑陛下尊經勸學三十餘年矣謂嘗為易矣當世之事庸有當變而未變者乎謂嘗為書矣朝廷之號令庸有出而不為斯民

者一也

之所鼓舞者乎謂嘗為詩矣庸有人倫風俗不悖睦於禮義者乎謂嘗為春秋矣庸有姦人幾幸賢人退而窮處者乎謂嘗為禮矣庸有經制未具而縱侈不節者乎謂嘗為樂矣庸有疾苦愁嘆和樂斯闕者乎今天下雖治不能無數者之弊由庠序雖設不官師儒經術雖進未能忘章句學者探訓詁而不求聖人之心士資為進取而不知為天下之用雖陛下虛懷高議側席異聞而承學之臣固未有懷經濟之謨探帝王之術傳會六藝以奉清問不過離析文義揚榘同異是未副陛下問道求治之勤也人亦有言勛華無講解之辭啟誦不為章句之學皆能躋民仁壽垂世治定不以能蹈道適用而已乎臣愚不佞故為用說

說復闕

說變

說曰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極天下之事業者不過斯言也物生必有窮窮而不變是絕物也上古之治

嘗以為法窮而不能無亂故聖人為之作耒耜以耕稼
為之作網罟以佃漁為之作棟宇以居處為之作舟楫
以濟不通為之服牛乘馬以致遠為之立書契以信為
之日中為市以易有無為之裁棺槨以葬為之為弧矢
以禦為之垂衣裳以治天下伏羲傳之神農禮農傳之
黃帝黃帝傳之堯堯傳之舜所傳者道所相名者變然
天下之能事畢矣夏之衰而商變之商之衰而周變之
其言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然忠質文相救之謂變為是
說者其賊道矣道不質不文三王本人情而皆有敝不
可易者道而所可變者敝也奚文質之拘而不為人情
者乎周之敝極矣為秦者宜變之而代之以亂政故其
民魚爛不可復治漢變秦之苛而不變秦非先王之法
故其治不及三代下至乎晉宋齊魏梁隋之相代猶抱
薪止燎推波障瀾君子未見其能愈也隋之亂固甚矣
而唐變之而房杜數子者卒有愧於禮樂君子知其變
而不至於治也國家刻五季之亂續百王之緒垂萬世

之業而斯民出於塗炭沐於清澗脫於罔罟縱之寥廓
外無強臣跋扈之患內無刀鋸慘酷之刑威哉哲王之
變百世所不可及也然鹽酪茗算者五季之禁也朝廷
利而不知草一土十稅者五季之征也朝廷斂而不能
弛張頤待餉者五季之兵也朝廷姑息之而不知教侮
中國求貨利者五季之外域也朝廷恃而不知備禦者
今其敝可謂至矣天下以禁犯法而人無完膚以稅入
官而室無餘粟此二者思澤不流而衣食不足上無以
固其下而民思為道盜矣天下以十戶養一兵而兵不足
以戰金帛入於敵國者無窮而中國之生則有限此二
者窮下之利墮上之財非長久之策嗚呼其亦不變而
已乎古人有言曰治國猶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絃
而更張之乃可理也為國不調不如更化臣愚不佞故
為變說

說應

說曰天有五行五行相為氣而順沴之感一也人有五

事五事相為體而善惡之致一也君人者應五氣兼五體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源渾而流獨清未有能也昔箕子為武王言之詳矣若曰人君恭五事則五行得其惟而無徵常休人君慢五事則五行失其性而無徵常咎一事之飭四事之備也一氣之順四氣之協也一徵之美庶徵之至也故肅而無不久久而無不哲而無不謀謀而無不聖是善惡之致一也雨若則暘若暘若則燠若燠若則寒若寒若則風若是順沴之氣一也堯

舜行德五事有不備者乎五行有不協者乎庶徵有不至者乎桀紂行惡五事復備乎五行復協乎庶徵復至乎宜箕子合而言之也說書者不以文害義然後天人之理盡矣京房歆向何人哉古之亂常人也其說曰五行五事不同而各有應天以一氣報一事是雜而言之也信斯言天地之功亦息矣仲尼作春秋日食地震山崩大水旱災蝨螟蜚蠊霜雹雨雪之不時皆書之是天子諸侯無有五事三德天寧諄諄以五行為周為魯為

列國之屬哉後之言災異者多矣天地變動日星失行
陽愆陰伏草木人物禽獸之怪異君臣相與言曰政事
不修乎辨令不信乎女謁昌而苞苴行乎佞讒進而正
直退乎民貧而財不足乎然則其君聖其臣賢其國長
久其天下大治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天地變動日星失行陽愆而陰伏草木人物禽獸之怪
異屢至然而臣諫則君怨君憂則臣辱政事廢辨令不
一廢興出于女謁許諾成於苞苴讒佞以進正直以退

民貧而無告財匱而不節然則其君蒙其臣墨其國虜
其天下禍敗故詩曰天方薦瘡喪亂洪多民言無嘉惜
莫懲嗟噫天之愛人君亦至矣其治之世災青變異猶
至若曰治而毋泰安而毋驕有其治者亂恃其安者亡
堯之水湯之旱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成王之禾是也
天下治亂相勝其災青變異屢至若曰不悔不治不草
不安危而猶可持也顛而猶可扶也齊之景公西都之
武宣東京之章和晉之太始隋之仁壽唐之天寶日星

水旱雨雹風震之變怪嘗可不勝紀也天下大亂怪異
大至若曰無可為也不如啟後之人而有鳳凰麒麟出
焉春秋之定哀漢之桓靈晉之隆和隋之大業唐之僖
昭君子不復道也由是言之天人相與之應甚可懼也
故善為天下者歆觀災祥必觀其國其君明薄蝕不能
使之昏其臣忠義地震不能使之叛逆宮闈正社稷固
山崩川竭不能使之潰亂政教明脩飾令齊信雨雹霜
雪之不特不能使之廢忽民知禮讓倉廩實衣帛食肉

水旱蚤螟不能使之饑寒明王濟哲雖觀其國如是且
不敢康寧而忘戒懼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又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明王明德以恭已至誠
而側身然後變應之咎消而平和之美格矣君人者損
一服減一膳避一正殿下一赦宥非消復之道也臣愚
不佞故為應說

說柄

案永樂大典此篇原闕惟重字韻內載都官
集說柄云君子之責已也重故人之責賢者
脩陳壽之才却說之孝猶所不免清議之重
其可逃乎計三十四字謹附錄原題之下

說樂闕

說權闕

說上闕

說學闕

說教

說曰先王治天下何嘗不以教為首務乎天生民知其無知而樹之君以教之不教之殆不知天矣乎夫教者非由天地生非取諸外而付於民先王因民有是性而

著是教故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民生而知愛其父母故教之孝知畏其長者故教之悌知敦其相親睦之端而教之仁即其羞惡之心而教之義是以先王之教不肅而成其他而言而致故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古之民也提孩有教少而識禮義長而如自然三代之民是也發烏而後禁亂焉而後治幼而不遊悖長而知服禮義之化後王之民是也目不見善習身不聞善訓生相與為偽死而無所知亂世之民是也三代之民其

為善也固後王之民幸以免亂世之民不幸甚矣非性
然也古者家有塾里有序鄉大夫鄉先生朝夕坐于其
中而告其人曰孝而父母順而長勤而衣食子固視其
父之孝以事其父弟固視其兄之悌以事其兄其所以
為衣食之道皆習見於人人之所為教之者既如是相
與日見之者又如是夫安有非僻詐偽奸其間哉然猶
未也又為之冠婚以教其別為之養老以教其孝為之
鄉飲酒以教其順為之食饗以教其和樂為之宗廟以
教其報本古之於其民若是其親且厚勤且至也故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
彼車謂之載之嗚呼今之民其亦不幸於古也甚矣世
非有古之學也人非有古之鄉大夫鄉先生也其為孝
弟仁義衣食之道既非有上之人諄諄教使之老者曰
從我者神背我者物必棄而孝弟仁義衣食之道故其
民悅而從之四而五佛者又曰從我者天背我者地必
棄而孝弟仁義衣食之道其民悅而從之四而六古之

人人自養也今之人出乎孝弟仁義衣食之外則人養之其為安且利如是故不待教詔而趨也古者外國而入於中國則驅之執左道亂政則殺之今也為之華館守以居之為之制衣服以文之為之設表著以尊之為之立師長以主之為之復賦役以安之其所以詔其民而趨之固諄諄矣奈何天下不昏而為夷也然而猶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道存焉者性之善本然也抑先王之教與天地相為久而未之易亡也然十室之邑游惰不翅數百家六親不和子悖其父弟犯其兄天下之獄嘗居其一二俗恬不怪甚者長吏患而不之詰又不可勝紀况奸狡詐偽之出皆百倍於古而莫之能勝也莫重乎父莫愛乎母而民猶有犯者非其性也是生而不聞教最之語長而凶狡無攸知上焉者遂從而殺之是罔民也非天之所以樹吾君為民之意也然則如之何曰在教之彼孝弟仁義民皆有之火而燃之泉而達之莫之能禦也今夫抱閹置吏百金之利置吏老佛之宮

塔置吏又從而疑最勸阻之至於教民之官則不然不謂教也然則又如之何曰在尚之彼老佛者非獨能呼吾之民而歸之由上之所以尚之者至也今夫老佛之徒則復之孝弟力田士民則不復也不可謂尚也吾君教之果如此吾朝廷尚之又如此其民之性又如此則老佛者不能吾奪也亦幾乎息矣臣愚不佞故為教說

說化闕

說政

說曰五帝之後不可以言化三王之後不可以言教有天下國家者亦有政而已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正百姓莫敢不正然則人君之所為者莫非政也禮者政之序樂者政之和賞者政之勸刑者政之威法令者政之文此五者百王之所同也天下之政無過於此得人以存失人以亡盧醫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脉君子不觀天下之盛衰而觀其政故詩曰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夫觀政之術有四不可不知也有保
民之政有強國之政有救敝之政有維持之政保民者
王強國者霸救敝者治維持者亡不可不知也先義而
後利先賞而後罰先民而後國此保民之政也以利齊
義以罰助勸尊其國而服其民此強國之政也不考其
故不泥於義動之而後安變之而後信小德大賞而不
為備小罪大刑而不為害此救敝之政也所循者故事
所守者故法利不勝害義不勝恩強令具而不信典刑

存而不舉此維持之政也維持雖安其勢先亡矣論者
以保民為迂闊強國為苛挽救敝為不循法維持為無
所事悲夫俗儒不達為政之義甚矣夫五政具備有禮
之序有樂之和有賞之勸有刑之威有法令之文美哉
教化之助也權衡者輕重之器權衡常存而輕重有所
不明繩墨者曲直之器繩墨未嘗亡而曲直有所不白
何哉用與不用之異也威儀等級不足以為禮禮者天
下之分分定則政定聲音羽旄不足以為樂樂者天下

之和平樂備則政脩不愛軒冕不貴爵祿不足以為賞賞
不在大亦不在小加有功不及惡德則政有勸嚴缺錢
治國圖天下之吏日奏殺人不足以為刑刑不在酷亦
不在宥正有罪不殺不辜則政有盛典章備具不足以
為法文告迭下不足以為令具而不舉者虛法也下而
不信者徒令也今夫禮樂一不備賞罰一不當法令一
不行君子謂之敝敝而救之則治矣一不救者百之始
小所忽者大之基起於苟且而成於壞爛習於維持而

終於覆亡此前世之所鑒也惟陛下慎之巨愚不佞故
為政說

說刑 闕

說仁 闕

說義

說曰今天下所以宴然長久而無凌暴侵削之患者
豈人力也哉是以有義然也苟無義則君不得而有其
臣父不得而保其子况尊親者乎是故仁以義為紀禮

以義為數智以義為分信以義為辨克舜之仁不徧愛
故親乎九族百姓而及乎萬邦黎民夏商之禮不徧祭
故先乎宗廟社稷而後乎山川鬼神孔墨之智不徧學
故賢乎仁義忠信而愚乎射御書數桓文之信不徧守
故正乎號令刑賞而謫乎制勝強國是皆義然也方義
之行也廣任萬物而不為侈狹制一毫而不為約其進
者雖犧純孺子不為之後其却者雖天地聖人不為之
先義之勝人可謂至哉是萬世之所奉百王之所同也

然視三代之下義不足道也漢除秦苛法而一切寬簡
遂除肉刑是謂愛而不知義文景躬自菲約而天下縱
侈由不著經制是謂儉而不知義光武親于求治而青
任臣下終以刻急是謂明而不知義隋文皇親決萬務
而日昃傳殫是謂勤而不知義唐太宗好賢愛諫天下
大定而不及禮樂是謂治而不知義其所可易也裁布
帛制酒醴使仰足以事六親俯足以容乎一身而已矣
天子者宰制天下使內而朝廷百官外而中國夷狄下

而草木禽獸無一不由其道其所以為義事也其所以
布義法也其所以守義志也而後可謂義脩矣制民者
使富者日削奪貧者日窮感鰥寡孤獨流徙而無養由
名田無節而賦不均足養民之義失矣官人者使賢不
肖賢亂小材至乎大任大賢有以窮處由科條不精而
仕進不勸是任賢之義失矣主政教者使令數下而詐
屢起法素具而刑日煩免之無耻而惡不禁急之嘗有
無辜而死者由民不素教而俗不美是教刑之義失矣

治財賦者使山澤不與民同利野田日墮而府庫猶不
足由取之不以道而用之無度是財賦之義失矣治甲
兵者使卒驕於姑息將窳於利祿敵國內侮而無所禦
由苟而忘戰不憲患而無備是甲兵之義失矣明王建
當世之策致無窮之福必先修五義救五失然後羣生
昌遂而天下長久惟陛下思之臣愚不佞故為義說

說禮

說曰天地之始一氣之孕也清轉而上濁運而下故有

天地之別別者禮之始也人禽獸會於兩間羣然而行
頽然而立而人不知為貴於禽獸其間聖人作始教之
巢窟為宮室羽毛為麻絲飲血茹腥為祿禘烹飪虎兇
驅於山龍蛇放於海馬乘朱服而人知自異於獸蹄鳥
迹而不知所以為貴於禽獸者禮之別也聖人又教之
為朝廷君臣焉為閨門父子焉為男女婚姻焉生有養
而飾其愛也死有喪而文其哀也降至後世聖人者歆
為天下大治國家長久故事為之節文而謹其章別士

摩於學農耜於野工器於府商貨於市而不相雜車服
器械五色五章雖至纖至悉而無不治其禮大備矣此
禮之大原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分義定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夫禮有五皆所以安天
下之分明天下之義也故朝聘之禮所以明君臣也喪
祭之禮所以明神人也冠婚之禮所以明男女也鄉射
之禮所以明尊卑也軍旅之禮所以明中國外國也分
義不失苟無禮君子謂之野無分無義禮雖存君子知

其將亡也故周旋禘禘禮之文也童子習之遵豆籩簋
禮之器也有司掌之天下雖亂周旋禘禘人皆知之國
家雖亡遵豆籩簋猶有存者是以君子不貴也孔子曰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可損益者文質器械
禮之末也其不可得而損益者分與義也分義者百王
之所同也甚哉無分義之禍其大乎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無禮有六人禽獸交於中國謂之亂君弱臣強
謂之叛父不慈子不孝謂之逆男不正乎外女不位乎
內謂之乖四民易處謂之奪車服器械無節謂之蕩是
不曰速禍之道乎故觀天下者觀禮觀禮必本六者此
明王所以慎固其正為防禍於微眇之術也俗儒不達六
禮與天地同別而諄諄講文質辨名數以為天下之禮
信乎邈其不可及也臣愚不佞故為禮說

說樂

說曰乾覆坤載陰陽亭毒雨膏雷動草折木茂蟄蟲昭

蘓禽魚跳舞而樂行於天地之間矣人之為貴於草木禽獸而立於天地之中則又有心知血氣嬉歌聲吟感物而動樂之道形矣夫物之感人不同而人之應於物有喜怨哀樂之變故其聲喜者發以敬其聲怨者奮以厲其聲哀者悲以殺其聲樂者諧以緩其聲愛者柔以易其聲惡者憤以起其聲欲者蕩以亂此七者非中庸也先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聲不能無變故涵之以仁教之以義節之以禮一之以信使富不期侈貧不至約強不并弱衆不暴寡天下無不足疾痛淫佚之過故其聲發於中和而無有一物暴戾邪僻干於其間者矣夫樂者五常之正性而中聲之所止先王因其聲故作為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以發之于箴羽旄綴兆疾徐以文之故曰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斯禮樂之極致也黃帝之咸池少昊之大淵顛頊之六莖帝嚳之英克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夏商之護周之武其名則帝王之殊其聲則天下中和之聲一也樂紂為君日奏夏護禹湯之

道卒不可見政非禹湯之政民非禹湯之民故周衰而韶之音猶存而舜不可見故仲尼曰不圖為樂而至於斯桑間濮上之音作而鄭衛亡鄭衛之民亡非桑間濮上之音能亡鄭衛也孟軻曰今之樂猶古之樂王者知好樂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故君子曰孟軻可謂知樂樂有三一曰實二曰文三曰器所謂天下樂誼民皆中聲樂之實也所謂干戚羽旄綴兆疾徐樂之文也所謂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樂之器也天下居其實王者雖未作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實不存雖有臣如夔夔有舞如韶箴君子謂聲存而樂亡矣臣伏謂國家德澤滲漉百年矣民思五代之塗炭而被朝廷之膏澤此韶箴之實也然今天下承平寢久十稅不弛而民貧四禁日苛而刑不措和樂之實缺矣以一宗二祖之文武合為干戚之舞是謂之不足雖亦詔儒臣訪遺逸較律呂之長短辨鐘磬之清濁而且雜是非之異端參禍福之拘忌臣不知其為樂也然則如之何曰先之以實中之

以文終以器則樂之道幸矣臣愚不佞故為樂說

說智

說曰人孰不智孺子生而呱呱哺則止而張頤智之始也長而惡其裸裎知蕃飾之以衣冠羞其蠢愚知節之以辭讓智之端也及其學也服牛馬東耒耜少者芸於畝老者鎡於疇農夫之智也運斧斤謹繩墨大而為室堂小而為椽椽百工之智也走舟車稱權衡轉徙乎閭市交易乎有無賈者之智也環佩於鄉絃歌於堂言稱

聖人行法洗王士者之智也男子又有射御書數之藝女子則有織紉組紃之事無非智也任有大小智有勞逸有匹夫匹婦之智有一國之智有天下之智天下有道大智任小智後大智常逸小智常勞天下無道大智巧小智愚大智常勤小智常惰是故奉辭令治軍旅官無廢職使無辱命者大夫之智也朝不失時貢不失賦甲兵強則寇盜息鄰國和則疆場安者諸侯之智也賢賢而器士材百官以託萬事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者天

子之智也材足以守列國不可以治天下謀足以富巨
室不可以為諸侯況為天下國家者將以斷斷之智哉
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之謂也夫不求賢以輔佐
則德日蔽而士不厲不度德而任使則官不稱而百工
隳雖衡書累石衡室四聽神役而益困智勤而益塞猶
舉網不以綱治絲而棼之孰見其理哉師曠之耳洞乎
五音不可任天下之聽離婁之目千里而見秋毫不可
委天下之視羿之射力足以引千鈞造父之御材足以

致千里不足以當天下之勇天下之聽民無寃言士無
遺賢然後謂之聽天下之視爵不踰賞不僭刑不濫然
後謂之明天下之力兵革不試四方不侮然後謂之勇
故以充審五音不如師曠以辨別五采不如離婁以湯
武治射御不如羿造父詩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是非
言威儀技藝者非人君之智歟周公曰不若旦多材多
藝孔子曰吾能鄙事嗚呼周公孔子可謂兼之也不智
其大而智其小不智其約而智其詳有天下國家之大

患也臣愚不佞故為智說

說信

說曰大哉信之不可已也故聖人貴之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兵者天下所仰以安食者民之所賴而生較其愈而歆去之猶曰民無信不立或曰然矣其愈不亦甚矣曰五里之城十里之郭被甲而守荷戈而戰雖有強敵卒為安國國君失信三軍面外解甲以往倒戈以攻雖有武庫偶人不可以制使是吾寧去

兵不可去信也匹夫行信毀瓦畫墁塗人餉之兼儲之家鄉鄰惡之一日之賈賙給不繼是吾寧去食不可去信也故匹夫信於鄉黨御大夫信於朝廷國君信於鄰國天子信於中國四夷言之以其可復也行之以其可繼也言行者信之符也鄉黨之信薄而有質劑朝廷之信薄而有期會隣國之信薄而有誼盟中國夷狄之信薄而有誥誓古之民淳其言不約以孚其政不告戒而諭行斯不可得而見之矣故質劑具匹夫歆不信不可

得否則刑期會明御大夫歆不信不可得不則辱詛盟
交國君歆失信不可得否則侵伐隨之誥誓行天子歆
失信不可得否則諸侯不臣戎狄叛雖有命令天下不
以重取而順受是天下雖安而本實先亡矣商君相秦
置三丈之木於南門而下令曰有能置之北門者賞五
十金既而移者果賞之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
去之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夫秦晉之君地勢不過百
里諸侯鄰國非所素保而樂受教也然能雄視其徒衡

步於一時由民信其令而易制使智力瞻而無敢抗焉
况挾天下之勢臣妾內望而順聽其命用信之效宜如
何哉野人之信足以馴鳥獸况智者乎家人之詐不足
以保妻子况重器乎今質劑之後爭奪不可勝紀天下
之刑率百人詐妄者常三之一期會之下人臣或受而
不集大祭享大朝會假告紛沓主者恬弗之怪詰由是
上不貴信而下風不競天下營營相與而為偽也久矣
甚者誥命一下其繫利害動民耳目亦至著矣百人是

之一人非之則改而止及其復下民相與指謂不久亦
改己而果然是朝廷之命不詳於謀始而慢於固守自
取輕於天下也天下之患民違君命其禍小民輕君令
其禍大民違君令刑罰猶服從也民輕君令雖從而不
畏矣命令者天下之命令也輕其令是輕天下也然則
奈何臣固曰言之以其可復也行之以其可繼也言而
弗可復君子弗言也行而不可繼君子弗行也曰又何
加焉曰詳其始固其終則天下服從諄諄如四時矣臣

愚不佞故為信說

說體

說曰自天地至於萬物皆有體與生俱生與死俱亡有
國家者不可不知也天以高為體失其高三先不著陰
陽風雨霜雪不神則不得為天地以厚為體失其厚山
川不持百穀不植則不得為地君以尊為體失其
尊百事不治政令賞罰無所動於天下則君道亦廢乎
息矣天不以巍巍為高不為不云四時相迭如受命故

人信其能高地不以溥博為厚不斷不利萬物生死不
知有宰者故人信其能厚君不以位號為尊王公至於
百執事皆以職奉法於內外而能收神於無為則中國
四夷仰之如天地畏之如神明矣百金之子為室堂坐
於奧處出帛與金類材命工則其任也操墨縱繩號令
短長不特斧斤則匠氏之任也棟梁榱桷毫鼎根楔不
責之眾工則般輸之巧不能構環堵之屋天下之治猶
治室堂君則百金之子也三公則匠氏之任也古者天

子曰本視朝命三公坐而論道至於經邦國調陰陽三
公者猶曰有臣在非吾君責也天官冢宰率其屬掌邦
治地官司徒率其屬掌邦教春官宗伯率其屬掌邦禮
夏官司馬率其屬掌邦政秋官司寇率其屬掌邦刑冬
官司空率其屬掌邦事歲終六卿各以百官之成質於
天子是天子一歲一聽天下之計耳故君常逸臣常勞
君常立於無過之地臣常有不任責之憂此所謂君得
天下之體得其體雖中材庸人維持拱揖垂世歷年雖

有不治而不患乎亂矣如周三世而七百年是也夫
其體雖雄材大畧焦身勞思弭令四海患至而不可救
禍轉而不可復如秦者夜視天下之書程以衡石自謂
威通萬古而不及二世是也典刑之亡天下不綱六卿
之職合為一今天子者是也古者有司之事總稽知名
數與奪命于官長令三公六卿是也刑一有罪主法者
奉法斯可矣如決於天子則刑法之體亡矣治一財賦
主計者奉會計斯可矣肆治於天子則財賦之體亡矣天
下之事分於百司百司之事一主於天子故君常勞臣
常逸君常專受天下之責臣常逃一司之不任職此所
謂失其體雖君克舜臣獲龍求天下無事且大定不可
得也臣常聞崇政之一對延和之數刻百卒之長萬戶
之佐皆徹於天聽命於德音垂精治平忘身憂勤然則
美矣若視古所以治天下者之體豈不少異傳曰尊不
尸小事卑不專大名為是說者可謂之體臣愚不佞故
為體說

說制闕

說實

說曰實者天下之先務也實為成德名為虛位有名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循名而能致其實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者實之謂也仁者博愛之名也潤澤亭育仁之實也義者得宜之名也裁制畫一義之實也禮者恭肅之名也中正無邪禮之實也樂者和樂之名也天下無怨樂之實也日詔寬大而

市有不辜是堯名而桀實也居臯夔之位而不以臯夔之道事其君是臣名而盜實也古之君為堯舜知其實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命棄作后稷曰汝播百穀命契作司徒曰汝敷五教命皋陶作士曰汝明五刑命垂作共工曰汝若予工命益作虞曰汝若予上下桀木命伯夷作秩宗曰汝典朕三禮命夔典樂曰汝教胄子命龍作納言曰汝出納朕命所謂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樂納言者名也都吁俞咨又從而戒飭之責

之者實也故唐虞官皆百而後世稱治者卒不可及知
實之效也不求其實雖命官百千相觀維持習為苟簡
官有亡職職有廢事而望治定猶却走而追前也一腐
之鼎烏獲不舉而童子挈之烏獲不用力而童子用心
實也漢宣可謂知之矣故其說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
而無愁嘆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故自丞相至於刺史守相莫不考名實而致賞罰是
以王成黃霸龔遂信臣之屬一出其當世此責實之效
也今則異於是且如太常禮官也大理法官也將作工
官也國子學官也今徒有位號之具而雜然貿亂下至
於領管庫奉簿書此所謂名不政孔子不欲為然猶未
病也賢者退而窮處不肖者躋足以進宰相不之愧疆
場重壘卒驕力墮而不能教將軍不之耻田野不避民
窮而逃亡郡守縣令不任責吏侵侮暴橫為盜賊獄訟
冤枉下無所措手足轉運提刑安樂之是天下名虛而
實亡矣昔者王良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曰我不買

與小人乘他日復往不終朝而獲十禽此以為善御蓋
智者有所不為矣奕秋通國之善奕也專心致思則得
之出見鴻鵠而遷持繒繳而往則不得之是無他顧加
意如何耳臣竊以朝廷清明典刑昭爛才智雜處分羅
臣工名實之治視古未及是弗加之意而已欲加之意
奈何在責實責之則致國如唐虞禪治如漢宣孰禦於
臣愚不佞故為實說

說聽

說曰人孰無聽有蔽而不聽者矣有聽而不明者矣有
不審其始而惑乎其終者矣夫如是矣愈乎無聽兩耳
塞耳不聞雷霆之聲非病也人知去塞而求聞聽斯聽
矣茲聲奏則不顧雅頌之音諛言入則不受諫諍之言
其人知其不為病是以君子慎之故曰有蔽而不聽者
矣詩曰我即爾謀聽我翼翼此之謂也君子知一己不
足極天下之智必勤於兼聽悅於多聞然而不善善而
受不惡惡以辭或以妄動為直或以膚慙為忠而樂告

善道者亦怠矣故曰有聽而不明者矣詩曰謀臧則違
不臧覆用此之謂也君子之聽必審其所從斷而不眩
其用故能智裕而善博德明而功成有兼聽之心而無
兼聽之材願好問之譽而無好問之實一人告之則推
而往一人沮之則梏而止此聽者之大患也故曰有不
審其始而惑乎其終者矣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
不潰于成此之謂也是以君子知其然內有明哲之師
恭肅之法以謀猷弼諧論思之臣諫諍之官以補察獻
替外則有慈惠之長廉刺之吏以敷納其治下至於百
執事各以其職無不聽也而猶患其未也朝有敢諫之
鼓塗有進善之旌士議於學農歌於野工託以藝商致
以貨下至乎賸瞽瘖殘之人或諷或誦無不聽也古之
人既聽之又審之卒庸之又終之故人君立於無過之
地而天下無壅蔽暴亂之政善聽之道倫矣必亡之世
其聽先亡必亂之國其聽先亂周景王監諂猶嬰兒之
啼息而掩其口非保子之道也秦亡於耦語之禁漢興

不用諛諂之律是已然之效也可不慎與天下之治有善言無善聽有善聽無善言其禍一也言善聽善無善行其禍亦一也善言不必善士故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小子亦曰不以人廢言天下之士常多取於言者又不問乎狂夫反陋是以天下之事不患無善言常患無善聽既患無善聽又患無善行天下有不患者一而可患者二故致治常少致亂常多噫其可忽乎今夫發言盈庭不簡之言滿天下故天下之事未嘗有不聽言之蔽而常有聽言之失姑息之言入而稔姑息之恩苟簡之言入而安苟簡之政夸誕之言入而隆夸誕之尚非朝廷聽察之得也近言不可以謀遠疑言不可以慮斷鄙言不可以商恩屢言不可以謀約哲王留神於萬事而歸補於一聽不可不知也知聽不如知言知言不如知治明主知治而天下治其聽無有失矣臣愚不佞故為聽說

說斷

說曰天下之達德三曰智仁勇智以憲之仁以處之勇以行之明王智燭萬物去枉而就正則濟之以仁智而不仁其失也詐仁足以及萬物必勇以行之仁而不勇其失也惑故極深研幾智之妙也兼愛偏覆仁之粹也英斷力行勇之神也天下之事譬猶一車智為斷仁為載勇為御作車者功取於善駕謀事者成功於善斷故求治不如善斷善斷之治不失其御御失則天下之權失雖有小心不可善救且大治矣明察不如善斷善斷

之察不失其機機失則天下之務失雖日用其明白小善而闇大理矣兼聽不如善斷善斷之聽不失其約約失則天下之言失雖日勞四聰逐繁文而亡實理矣善賞不如善斷善斷之賞不失其德德失而豐爵重廩不足以進善矣善刑不如善斷善斷之刑不失其情情失而嚴刑峻罰不足以懲姦矣天下之計始於謀維終於裁決天下之功敗於猶豫而成於果敢故鋸刀不用而鑄錙為佩貴其能割也鸞斯為禽而鷹隼得飼貴其能

擊也造父之遲疑不如牛車之必往孟賁之不忍不如童子之必殺萬物且爾况為天下國家者哉古者有善斷之君求治如援溺坐而為擬議起而為功業草弊如逐寇朝為耗蠹暮為治定用賢如礮石則羣譖不能易其一信從諫如轉圜衆佞不能反其獨察善必賞視富貴如棄鴻羽惡必懲雖用五刑如刈草菅當是時也朝無竊弄之臣下無覬幸之吏天下無侵柔不決之病故天下至貴也堯舜斷而必讓水大患也禹斷而必治君臣大義也湯武斷而必伐兄弟大順也周公斷而必誅傅說刑人也高宗斷而必用少正卯貴卿也孔子斷而必戮非天下之聖賢孰能與於是乎臣伏以陛下有日月之明燭理四海有天地之仁涵育品物而常念一日萬幾之繁有千憲一失之憂差若毫釐繆於千里故常兢兢然不以專制為勇諄諄然不以獨聽為聽大哉格王之存心乎奈何陛下之臣佐前不及臯夔後不邁管晏是之聽廣而滋惑憲周而益疑以毀譽亂人之明

者曰集身
以成敗眩終世之智忠臣義士實為陸梁惜之昔漢文
帝知賈誼之材而不能用於卒有長沙之恨唐憲宗明裴
度之忠而決於必使終立淮西之勳此斷不斷之效也
古之人亦有輕斷而致亂者秦皇漢武是也其由天姿
彊忍習為自用而不知悟與夫淵聖仁惻好善樂道之
君豈同日而語哉傳有之寬者濟之以猛猛者濟之以
寬水濟水誰能食之夫知所以仁之而思所以濟之則
非發獨見之權決神武之斷天下惡乎極治哉臣愚不

佞故為斷說

都官集卷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都官集卷七

宋不陳舜俞

說曰鷹獮猶知祭可以人而不知祭乎然祭之不以禮
鷹獮之道也先王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然後
天下莫敢不事上天子祀七世諸侯祀五世而民無有
遺其親故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嚴治國其如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掌乎祀享之禮人皆有之聖人為能一帝孝子為能
享親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斯之謂也昔者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記
曰周公其達孝矣乎是周公之郊禘未有非禮也周衰
天子諸侯壞法紀不郊用致夫人逆祀天下之禮蓋紛
然矣秦亡漢因俗儒不明先王之法九天八神羣時之
屬歲率四百餘祭天子之廟滿天下月游更衣園陵殿
寢嘗以百數其文豈足道耶後世卒不可復甚而有如

后之獻齊娘之奠為褻瀆天地之道嗚呼神其享乎由
是觀之郊禘之禮雖然無復治導民識上下之別案雜
下十二字文義常有脫誤此陛下正千載之失禮全一
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代之恭孝前王無以比其隆而後世守其法矣臣愚不
佞故為祭說

說射闕

說兵

說曰兵者國之利器文德之輔助也治亂安危繫焉黃

帝以來未有能改也五帝之兵師而不戰三王之兵陣而不戰五霸之兵戰而不敗六國之兵敗而不亡五帝之民循法令而化德義雖有刑辟蓋有畫衣冠而不犯者矣故曰師而不陣三王之民尊食壺漿以迎王師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故曰陣而不戰五霸之民勤諸侯以伐諸侯小事大弱事強仗必服攻必取故曰戰而不敗六國之民合從連衡爭城殺人盈城爭城殺人滿野朝囚而暮王朝遁而夕返其勢無常故曰敗而不亡

噫兵之亡久矣古之兵自為今之兵為人古之兵自養今之兵人養之自為者必盡其勇則多勝不幸而死其民無怨為人者驅則進不驅則退法令不明而人未服蓋有不出其力者不幸而死將軍曰在予一人奈何歎其能戰也自養者易蓄而兵農不易業兵雖日繁田日加闢而粟日贍養于人者難厭飢則求餉寒則索衣能益一兵而亡一民兵日繁而民日困財日益不足矣奈何歎其不亡也秦之兵土崩魚爛而不可用不足道也

兩漢之兵蓋不及六國兵皆命于中然養于京師出而勝負繫于人晉宋隋唐之兵不及兩漢兵養于上而不得制人知為帥而不知為天子賞賜且不给矣君子視六國以來所謂兵者皆取亡之道也後世冗而不能去飽食煖衣而無所用為之計者以為無可奈何嗚呼兵不可得見乎今天下田無不耕而耕者長飢桑無不蠶而蠶者長寒山海林澤之利無一不障蔽而民冒力鋸鞭撲以一窳衣食於其間關市者不厭錙銖毫毛之

征以補公利商旅以命令持粟與糧轉而輸于邊者還握虛劑以待縣官而有精氣不能給總是數者天下之財日匱而國家日不足天下之獄日煩而民日困皆兵之由臣竊計天下之兵無慮百萬其受衣食于縣官無慮千等斷長補短一人之受歲五十千則天下之費歲五千萬天下之戶纔千餘萬以十戶養一兵天下之賦歲入未能以億數而兵受其大半矣奈何天下不窳且盜也夫匹夫蓄牛馬以為引重致遠之器者則日糜芻

秦而無所辭故用之以負萬鈞以致千里力不足則鞭策加焉牧牛馬者為不任責矣此兩漢以來養兵之道也臣愚不佞故為兵說

說河

說曰萬物之性不同順之則治逆之則亂先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皆因其性而治之有性猶可治也况無情而能拂其性哉潤下者水之性也激之則過顛搏之則在山非性也今以一杯之水覆于堂坳之下漫渙莫禦

求為泓渟不能也况以九千里之勢天地所生山川所鍾蛟龍所憑龜鼈所藏能拂其性而以人力禦哉孔子作書知河之必為萬世患于是作禹貢以明之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于地中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孔子作禹之法常存孟氏出禹之法益明嗚呼不以禹之法而治者皆拂其性也古之于水也導而深之後世塞而障之禹導河積石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于海導而深之也後世塞長茨隤林竹槎石苗塞而

障之也後世以民避河今也以河避民戰國之時堤之
去河嘗二十五里而遠漢之築或百步或數里而近桑
麻耕稼不在焉今世漕魏之民其居古堤之間矣水之
欲至于是則壞我耕稼桑麻矣為民計者不遷其土田
不徙其城郭而求寬閒之地以避之徒日抱土石薪竹
與河爭區區之力而求其避信不可得也今夫以五斛
之鑄為五斛之受則滿而不溢復加之一勺則傾覆傷
敗乃至理勢之常也今以一河之量而為九河之受且

非行于地奈何欲其無決溢之患乎不決于此必決于
彼不災于春必災于夏橫壘塞則商胡危矣商胡塞則
大韓危矣亦理勢之常也今其計者恃生民無告之力
憑縣官不給之費所求一切幸以邀一時之賞非有經
遠持久之識愛民勤國之節也在上者從而任之惑矣
今天新藁之糜歲且數十萬而朽敗攘竊者三之一兵
民之力歲亦數十萬而逋逃墊溺者三之一竭民之財
耗上之賦泥塗吾民之命非河之禍也計者之不善也

夫適天下之宜者興天下之利通天下之權者除天下之害以今視禹不知幾千百年其迹不可復而河之虞自漢酸棗以來未有能免也以今望漢亦不知幾千百年而其弊無常語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此後世之權宜也若夫絕邀功興利之人惜生民塗墊之命紆縣官億萬之費則徒民寬間而縱其流當世之善計也六塔之役不曰計之不熟矣商胡益其危而金堤之憂不紓然濱棗德博之民已蕭然矣此其效也臣愚不佞故為

河說

說豫立太子闕

說倖闕

說節闕

說勢

說曰夫君人者以一人獨立于兆人之上不出戶牖之間而能號令四海又垂之子孫或數百載危而復持顛而復扶是豈獨特名器位號之力哉由天子之勢自有

興衰之繫也後之言勢者推本前世興廢之迹一出于勢之疆弱謂不封建不親親賢賢王道不脩為是語者未足以適道矣天下之勢不以諸侯存不以郡縣亡勢之存諸侯有諸侯之勢郡縣有郡縣之勢天下之治一也勢之亡也諸侯者疆郡縣者弱疆弱之勢不同而天下之亡亦一也秦懲六國之合從割天下為三十六郡而亡秦者耕夫戍卒漢鑿秦之孤而分王功臣子弟而亡漢者外戚大家先武成功臣之疆封邑不過三四而亡東京者疆臣豎妻晉魏之君或耗于王侯或剝于郡邑其興廢無常唐初魏李數君子其議前世之廢興亦熟矣而卒篡唐者藩臣孽師由是而言天下之勢不在封建之與郡縣明矣然今之郡縣古之諸侯地也古之親親賢賢今之郡縣守宰也顧制使之道如何耳制使之道必因其治亂審其疆弱雖王侯而不驕雖郡縣而不削制之而不疆天下有維城磐石之固使之而不弱天下無土崩瓦解之憂如是謂之善得天下之勢矣秋

天下之善奕也其為必勝之道亦先審其勢使彊而不
驕弱而能守奕者尚爾况天下乎詩曰懷德惟寧宗子
維城今天子之諸子弟是也不胙之士不居之邑不專
之刑政猶未病也使生于宮庭溺爾妻婦內而不見禮
義之習外而不知稼穡之重非有師傅之嚴學校之美
以養之至于制而不仕其賢抑而不考其材雖有袞冠
大帶之美高車列駟之盛其特禁錮之而已天下之材
則養之親親之材則不養天下之賢則用之親親之賢

則不用語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豈所謂
疆其勢者乎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今天下之郡邑
是也今不賦其土田不錫其山澤不武其廝養不假其
生殺固制之善矣然假守之臣間歲一易民不識其容
色士不聞其命令庫無利兵邑無完壘一夫攘臂羨卒
不可以當關十夫揭竿市人誰為之赴死書曰啟戒無
虞傳曰有備無患軍之善政也疆其勢者固若是乎國
人之愛其相梓葢一斬其蘖而枝不繁所以固其幹也

使昧于所養而甚于所去卒然使至于無枝而本根無所庇非育材之道也圃人知愛其桐梓為天下者不愛天下乎臣愚不佞故為勢說

說官闕

說任

說曰天下之任無有大小惟其人之賢不肖患乎不擇既擇之欲盡其才患乎不久雖有騏驎駕不終日不能致千里雖有聖人仁不一世王道不備頌聲不作夫成

天下之亶亶盡天下之事業其久之謂乎奚由知其然也天地久以生日月久以明山川久以高大泉久而達石火久而然金砂久而鏤玉蘭槐之根滌之而為芷吳越之人傳之而齊言久其可已乎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古之官人者皆有天下之事業凡三公至于百執事之人推其所負見其所施者皆若固有之居之又且久是以治道日至而天下和平今之官人者其業非素具至於職事皆暴集于時而驟取其術其間雖有聰明敏

傳之性臨事而達復不至于三年而一易甚者數月或不待暖席也天之于萬物也春生之夏長之秋冬以成之必歷四時而後生育之功就星辰之經日月之緯陰陽之交晝夜之代必至三年而小備五年而後大備嗚呼以天生物其久若是以人治人而有不暖席之化耶是以治道日戾于古生民無所聊生其當天下之責者晏然不思亦惑矣夫事修于誠久而敝起于間隙中人勉于總覈而懈于無所歸責今吏既數易事無以責其

實人人習為苟簡之道以取容悅其人心不同則非有繼繼續續之政前之所興則後之所置去者之好則來者之惡是以刑姦未必改冀于復幸進善未必勸有以復廢簿書緣絕吏生姦饗迎送相仍民用紛擾此前世論之舊矣惜乎聖朝之未能改也縣令者有百里之任三年而去民不能識其容色况知疾苦乎况不三年者乎二千石者有數百里之任三年而去民不能聞其聲音况羨風俗乎况不三年者乎其敝由官冗而進不擇

郡縣之職不精于補吏有司幸遷徙之速而不復知有吾民休戚之政也今按舉者有千里之任三年而去行不能偏况知賢不肖乎省府者視邦國之事朝更南司暮入北署手操一柄目佇一樞何補敝興利之暇乎其敝由總覈之理喪官人不考其績大官大柄以履涉為階而不復知有朝廷治忽之任也至于宰相者材百官平賞罰以治天下也夫人主不為金玉之信大臣有不自安之心雖夔龍周召不足成天下之事業况中才綢人乎今求名而進唯恐天下之勢不加于己完己而退復不顧未嘗有以塞天下之責由朝廷之待之之禮重責之之實輕故人臣輕為進退之分不復知有朝廷安危之繫也總是數者官人之失可謂極矣其當天下之責者又從而思生民無所賴而治道卒不可見矣古者以官為氏吏有子孫復于當今宜未為易若漢之得人蓋有總覈名實增秩賜金之事矣顧不為耳臣愚不佞故為任說

說使

說曰使人之道上世使賢中世使智下世使力使賢者
王使智者霸使力者強使人之力不盡其勇使人之智
不窮其變使人之賢不竭其德德不竭天下望之變不
窮外國神之勇不盡敵國畏之天下不望不王外國不
神不霸敵國不畏不強此古今之通義有天下國家者
之利器也是謂使人之善術也無術者不然以小德職
大化猶決畎澮而益江河江河不益而畎澮之深可窺

矣以邇變而臨廣用猶捧一杯之水而救輿薪之火燔
者不滅而汲者無所繼矣以匹夫之勇而制三軍猶以一
枝之木而撐九廈之壞棟梁卑仆而枝摧無完矣理勢
然也故善使人者得其功勞則利格乎一世不善使
人者豈唯不任責功利無所獲功成而敗隨利至而害
伏又從而禍之者多矣賢者難使而易保者也智力者
易使而難保者也賢者不屑就不利祿不逢君豈易使
哉然名踰而實不至位過而才不足則有之矣有可奪

之祿無可奪之節有可忘之生無可忘之義豈難保哉
智者敏于用謀力者果于自試是易使也智者動動則
無守心力者塞塞則無顧義是起禍之源也此天下國
家之至慎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慎使
之謂也漢之使人也蕭何投馬箠而位公相黥彭逃鑽
斧而為功臣至于朝為王侯暮為戮辱生為節旄死污
鋒鏑是不善慎其終也唯建武可謂善使之主乎咳唾
金帛必以萬數賜與之人結轍于道然分土不踰十邑封
爵不過特進一世之人皆終于福祿而死于功勳是非
人人之賢如是使之之術然也臣竊謂今非無魁壘之
材比肩于太平動列之位接武于本朝要在使之以器
而不竭其量保之以道而不佞侈其心則君不疑于臣
臣不負于君人人皆可用之材世世無凌奪之憂矣臣
愚不佞故為使說

說進

說曰天下之患患在人樂高位而進樂高位而進利祿

之心也抱道而往者雖進不樂也故堯以不得舜為已
憂舜亦以不得禹為已憂然則舜禹又果樂乎富貴而
逃卒得天下不如海濱之樂也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道者富貴之保也有道去貧賤易行道
保富貴難無道而富金玉者實禍之幟也無德而貴軒
冕者暴惡之器也今夫人力足以舉百鈞加一鴻羽則
訢而不受是謂之匹夫量力善使其力者以三百鈞
任百鈞則人有餘力致遠而不困以匹夫任匹夫知不
過其力為天下國家者以豐祿重爵而加之不量力之
士惑矣孟公綽為趙魏老之優不可為滕薛大夫魯申
公處經義則長問天下治亂則否黃霸入為三公則聲
名減于治郡李文博善語政道而短于治國經濟皆力
不足也明足以視百里而缺毫不遺千里之外拱把之
木有所不見者矣百里之智加之千里之任則民不厭
勞又加之數千里之事則枉撓紛委而民棄矣况受一

室之智取之以制天下之術是棄天下也不量力之患
由使之不度德受之不任責退而無所歸其罪由是天
下有不量力之進有不量力之進未有不利祿者也有
利祿之進未有能愛君者也高山之下必有不測之淵
高明之家必有不可造之禍故古者有天地大變三公
策免不勝任布衣步出府為庶人有他過棧車牝馬放
之田里甚者牛酒在道間亦不起昔者責實之世責實
之君賞行之是以君子居其時也命至而涕泣不敢受
榮則區倭而益恭防患于未萌保身于未危豈倖倖
而樂進耶樂進之世人不省己力不足以敵匹離而氣
凌三軍材不足奉刀筆而志慕公相總覈之理喪而朋
黨之事起修潔之方不自顧而惟占術是問天下之患
莫不始此臣竊謂國家之法以卑官減小刑以高官贖
殊罪此條目之常非馭臣責實之大柄今州縣疲懦不
任職免官奪祿數歲而後復丞相不任職不失加節旄
雄視方面州縣貪墨犯法終身不齒甚者黥劓之夷島

丞相犯法不失進華職偃息屏輔雖陛下進退大臣之
禮適當然奈廉耻之風不競人人思得此高位為不危
不辱之地哉今天下之治莫先乎使仕者量力而進指
高位而人不散為則立法宜自丞相始然後大臣法而
小臣廉治道亦幾乎立矣臣愚不佞故為進說

說黨關

說副

說曰一目之視跬步不知背影一耳之聽席間不聞附
語聖人鑒其然以獨見不足盡情偽也以專聽不足察
隱遠也天下之任斯置天下之副一國之任斯置一國
之副一邑之任斯置一邑之副天子者有公侯伯子男
丞相至于百執事而後發號出令立于兆人之上公侯
伯子男者有卿大夫士而後奉職貢以保社稷以和人
民自丞相至于百執事者府有丞屬司有胥吏而後奉
法度脩官責夫張官置吏者非位號而表著居之也非
使令而左右先後取之也愛人任其仁憲事任其智臨

難任其勇仁羣則愛博矣智集則憲至矣勇衆則力果矣聖人恐已不足而待副善推其所以為聖人賢人恐已不足而求副善得其所以為賢人衆人是已而背副仁鄙而智墨材日益不贍矣舉天下而言唯挈鉞之任雖孺子可以獨受匹夫扛鼎則有失跌者矣况九鼎時能以一手足負哉天下之勢何翅九鼎雖堯君舜臣不敢獨任後世之人視堯舜孰愈也堯之時天下簡易比屋仁壽舜居百揆亦有十六族後世天下寃瑣比屋鄙夫

萬幾之事唯丞相一二人是問猶匹夫而負九鼎其不勝必矣武德貞觀之治尚書省舍人六員天下之利害朝廷之與奪抗進而關決分席而與議是當天下之任嘗不下七八人開元之後亡矣姚崇雖有治今之功而有變古之罪趙誨之禍所緣而起也以今視姚崇又孰愈耶六房者吏而已是謂使令而左右前後取之耳非副也百畝之田一夫治之可也千畝之田必十夫治之萬畝之田必百夫治之此耕者之智力不足田不耕雖

有豐年稔著生焉今百里之宰副以丞副以主簿副以尉為愛百里千里之長副以倅貳副以幕府副以掾屬為愛千里天下之相無所副特副之使而已愛天下乎臣愚不佞故為副說

說士

說曰古之士其學也為己其仕也為道為己者在我其為善也無所不勉為道者在命故貧而樂賤而自在彼其于世未嘗有求而求之者人也今之士其學也為人其仕也為利為人者在人故其為善也無常心為利者不知命其于得失也皆歎皇皇然常恐求之不逮也貧者必求自富賤者必求自貴晦者必求自白窮者必求自達天下如是行誼無復立廉耻無復自貴是以明王之治天下使學者莫不為己而仕者皆為道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天下之器或量乎大或量之小以五斗之受較天下之器則受鈞石者棄而不用天下之木或分乎長或分乎短以十尋之度度天下之木則十尺者無

所材夫天下之士有不齊之器有不可一較之材而求者持一人之度量去取之其曠職而失士也必矣故詩曰錡之罄矣維罍之耻言取小而遺大也故明王用人之仁不求其勇用人之智不者其信用人之言不較其德故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言明王收士如此之博也明王之士賓于鄉齒于學材于官廩于位皆不待其求而人求之又其博如此故士得習為無求其進無苟道官必稱事必舉而民用賴今夫不探其長不用其實較天下之士以言語為度量古之言也經其賦也史猶可以通天下之事業猶足以得多聞博達之類今之言唯是聲病工拙有司持以為度量以待天下之士天下之士不求則不聞不自進則不達不合于有司則又棄之蓋有英雄魁壘之人寧自貧賤不詘于俯就而自試者矣若是人者上固無科以求之故士習為自求其進未必賢不材其官不事其事而民不被其澤矣古之人未必皆賢今之人未必皆不賢古之進未必皆恬今之

進未必皆堪恬由上不為愧厲之道天下相習而成風也古之人上既求之言不聽諫不從遇之不以禮則愆然而逝豈若今僥首求信于有司耶夫士不待其求而進故眾以濫計者不探其源而止其流仕以歲月為資而每進又責之保任然後得一命加一級夫保任者非問賢否徒以上舉下大官薦小官其人未必盡賢其自致于為上也未嘗無求而視人之于己乃謂不能無爾非有脅肩順指之交親貴勢之階貨利力役之奉不惟不得其舉將恐違罪戾之不暇嗚呼保任者茲所以敗天下之士相與為利也其蹈道自信韜先不耀之人宜不在其選矣鴟鵂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况肯下濟鵬鳶而爭腐鼠乎以今科條歲增舉路日廣然進士不脫乎聲病科目猶規于名數經術必貴乎訓詁此數者皆徒能待中材之人望于利祿者奈何將有非常之材不試之業耕莘釣渭之賢漆園柱下之吏不為世俗之事朝廷且不為殊科以求之夫安得不遺斯人之徒乎

者
故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言賢者有以隱處也士者
天下所以繫而治亂王霸之路也今徒得中材習俗之
人而用之豈朝廷之利人誠能科試之外間發明詔並
訪遺逸待以不次使天下之士高材獨行嘗有不求聞
達而朝廷求之者則庶乎行義立而士厲矣臣愚不佞
故為士說

說農

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于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

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為己今之耕皆
為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
租以困之上不為科以勸之古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
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為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
則不稼大夫不為園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并
連阡陌古者工商與農相生養皆有度今者工商之取
于農詐濫無厭異端入于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詔民
以養之古者養生送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

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水旱皆利之今者障筦而皆有禁榷而不得救潦而無所泄古者教蓄積又有倉廩以發甚匱今者不制不蓄凶年無所賴不免為流亡古之天下即今之天下而異于古者十奈何農之不困也古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謀必先及之今之農常輕為吏者聞有勸農之事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農雖勞然悅其利而趨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農既勞又無利以悅之故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

憲二千萬躋漢軼唐可謂盛矣然籍而為兵戎者常數百萬遁而為老佛者又數萬瑠瑤之工游靡之商府史胥徒之類醫巫卜祝聲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下之民百人而一農農之人一而食穀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不足故命冢宰制國用視年之上一有水旱則命鄉師調之均人恤之今以一而養百其至于窮且盜也宜矣嗚呼農之困未有甚於今也以漢文之時天下富庶衣食蕃滋尚能

賜田租寵強力賞誼晁錯或勸上敦本以杜游未然為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粟賞罰其其為勸勵之道亦未矣所謂文王之法何也五畝之宅植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昔孟軻為齊宣言之詳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矣或曰今可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

食者九而歆為勸勵之道猶無車而教之載無弓矢而教之射惑矣今夫下之法必始于名田而終于勸農名田之法必始于公卿大夫而終于黎庶勸農之法必始于法孟子而終于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策無先乎此矣志不云乎王法本于農臣愚不佞故為農說

說工

說曰工者天下之末作也不為其末不可以養本不制其末本亦從而害矣古者百工之屬有六曰陶旒之工

曰築治之工曰玉石之工曰車梓之工曰常草之工曰
萑葦之工工雖多不過是六者天下之用蔑不濟矣先王
知後世不能無亂故分之以不易業制之以不雜處禁
之以不作淫巧故記曰異服竒技淫巧以疑衆者殺
無赦然猶患其未也不美宮室不侈黻冕車不雕綵器
不刻鏤當是時也百工之人持度量繩墨以事其上無
一不在于禮其為衣食之道皆才足以自贍三代之所
以務農重穀者由斯道也然三代表世之君皆不顧先
王之法窮天下之侈麗以奉一時之欲末作者從而利
之浸以無已以至秦漢之君池臺塗金碧之飾衣冠增
文繡之美四器施珠玉之華君好于上民好于下君為
其一民為其二天下紛然蓋不可禁已嗚呼民之不幸
其亦其矣乎三代之時其君義而有制其民儉而有禮
其末作僅足以相生養後世其君侈而無度其民縱而
無節其末作顧已如何矣然而浮屠老子者何居而來
也其為衣食棟宇之費皆非取諸已是以用而不惜窮

奢極靡而無所厭古之工居民之一今之工居民之百
古之財君取其一民食其九今之財君取之浮屠老子
者又取之轉以衣食于百工是以百工日富而民日貧
噫先王務農重穀之道亡矣今山林斧斤無有休日天
下之財聚于宮塔而生民之居有暴露者文繡纂組有
被于土木而生民之衣有藍縷者金玉雕靡施于服器
而生民之食有蒲葦者今之所市古之所禁也今之所
以獲養于上者古之所殺也木不得蕃于林珠不得藏

于淵金玉不得蘊于山其餘翡翠玳瑁象貝之屬皆不
得遂其生今之所忽古之所重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為
能盡物之性夫百工要利而日偽上焉者不設經制又
從而好之求盡其性不可得也臣伏以陛下恭儉之德
雖漢之孝文未能及也惟是承平以來經國之人不著
法度以杜機巧浮屠老子又從而招之所以末滋盛而
風俗靡今其可謂甚矣不可不止也朝廷以純素之化
先之于六官次之于大臣後之于天下天下以盡一之

制始之于浮屠次之于郡縣後之于生民使人人以約
易侈以質易文百工之巧無所為自然民富而農勸王
道之本立矣臣愚不佞故為上說

說商闕

說田

說曰古之聖王在上而下無不足之患者非能並耕而
食之也為其田之有制也民不可一日而無食田不可
一日而無制是以聖人起必先制田三代井牧之法是
也計口而授之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以耕故
民足于自養而無貧富強弱之差也井田一廢富者連
阡陌貧者無立錐黎民窮困逃秦而歸漢然而漢不為
之制方輕田租躬籍田勸農夫罷強力故民莫知勸且
不勝流冗矣由無制也此仲舒師丹荀悅為時君言之
詳矣方今之事不惟無制又從而亡之者多矣中國承
平生蓄蓄衍宜無讓于漢而天下之田其數纔二百五
十萬頃而廢者又嘗二十萬較之于始終三之一是制

既不立寢入于兼并不唯吾農無所耕朝廷之賦亦從而亡矣景德中增田三十餘萬而歲賦反減七十餘萬此其驗也夫天下有兼并之民專利之公卿大夫不耕之釋老漫衍之陂澤而望天下之田日廣天下之稅日增不可得也古之兼并兼民利也今之兼并又并公稅也其歸十夫之田者或不受三夫之稅卒以其餘稱報之從而誠無有一二由經界不明吏緣為姦不可制也古者公卿大夫專利四百頃為甚多張禹是也今之公卿大夫動以千數而不厭由名田無法廉耻不立而風俗不競不可不制也今之釋老古之南畝之民也一入游惰而無事不唯民養之公家又以田養之將見民皆棄勞辱而歸游惰矣不可不制也古者陂澤之利皆有水官以治之今水部徒有位號非有常職廉刺守長其名勸農而未嘗知責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滂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周有焦穫蓋有汪洋演述不可得而耕植者矣不可不知

也嗚呼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之敝如是而不為制理之道王者得無愧乎稅租可均也兼并可限也游隨可止也陂澤可治也在朝廷謹于絀制責于官人而立法必始責者天下之田日闢天下之稅日起生民之利可勝言哉臣愚不佞故為田說

說諫

說曰昔者天子之臣諫者七人雖有傲僻無政而不亂諸侯之臣諫者五人雖有謾譎不法而不亡卿大夫之

臣諫者三人雖有屬肆失職而不辱士庶人有諫友雖有冤瑣辜業而不刑君不知君之難而昧於求諫謂之獨開招納之名而幸虛受之實謂之復有順聽之美而亡力行之義謂之弱知斯三者聞善而樂聞義而徒聞過而悔聞惡而止而已且臣不知責任之重而昧于為諫謂之墨好直言而闇大理謂之愚屈禍患而回勢利謂之賊知斯三者能彊國能愛君能興治補救能進賢退不肖能不疾富貴能不畏刑戮而已其君如是國則

為治國家則為治家其臣如是大臣不泄適臣不私遠臣不苟訐其可謂盛矣前此者其君未嘗不受諫而天下未嘗治其臣未嘗不諫而名譽未嘗著故君子不以納諫為難而以知言為難不以進善為難而以蹈道為難何謂至言有逢君之諫有要君之諫有一曲之諫有醜善之諫逢君之言辯而似智要君之言訐而似直一曲之言迂而似法醜善之言蔽而似信是以君子不可不察也故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何謂蹈道好古之諫昧于適時之變好仁之諫昧于臨事之斷好動之諫昧于靜謐之理好法之諫昧于忠恕之厚是以君子不可不察也故詩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唯適言是聽唯適言是爭五帝之世其臣不及其君都吁謀謨有戒而無諫而天下治三王臣主俱賢誨之以治亂適之以諷諭而王道成後世其君不及其臣不諫不治不諍不從而君臣之道無常矣故龍逢比干畏責以死諫伯夷叔齊畏道

道以通諫周公君陳畏治以詩書諫宮之奇百里奚畏
亂以辱諫鬻拳洩治味其無可為而以刑禍諫嗚呼君
子愛其君之心亦至矣奈何幸不幸之異也君子知言
與道之難而知其美惡猶有二蔽焉事小善而亡大患
勤于謀始而怠于樂成此天下之大患也晉武帝可謂
有容德矣大臣劉毅比之桓靈而不愠其訐及山濤陳
經武之備而不用和嶠納儲貳之憂而不從孔恂語元
海之奸而不除此事小善而忘大患也唐太宗可謂能
好善矣房魏教人者犯顏則悅逆目則順張元素疏乾
陽之後以同亂于桀紂且能聽而止一有翠微玉華之
侈貞觀之風殆矣此勤于謀始怠于樂成也善用諫者
無他知其難與蔽之說而存之治道其庶乎臣愚不佞
故為諫說

說恩闕

說宥

說曰古者有宥而無赦故曰宥過無大又曰殺無赦宥

者刑之仁也。今者有赦而無宥，故比年一降，三年一赦。赦者宥之失而刑之賊也。易之解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蓋曰：過則赦而宥其罪，非有罪而赦之也。穆王道衰，呂侯作刑而刑罰之疑有赦。穆呂之刑非舜、皋陶之刑也。舜為君，皋陶為士師，天下宜無刑。猶曰：罪疑惟輕，立法以教後世也。輕者忠厚之道，非赦之謂也。春秋肆大青，仲尼譏之，非是之也。漢儒不探其意，詐古以罔今，或謂國君過市則赦，是國君所至詔人以殺人亂莫甚焉。故詩

曰：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昔者天子一受命，禍亂一息，新舊染定，民志君子。猶曰：王道之薄也。舜受命，誅殛流放者四人，而天下服。未聞赦也。管子曰：赦也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惜乎論之小也。非之而猶以為利，苟於暫恩而不知必去，此桓公所以霸也。漢為甚矣。論者數人焉，唐不盡革也，或止之，或推之，亦數人焉。然未有比年一降，三年一赦，若今之甚者也。夫天豈不愛斯民而能為之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使田不耕而植，身不

耕而獲乎風雨不時豐年不常則民日仰首雲霓之下
竊幸一豈樂亦曰天之賜也勞耕而植力耕而獲其有
梁稻則知自貴而不費此天天所以不為也今天下大
澤計日而知則下非有雲霓之望小人屢罪屢脫則不
若一幸豐年而知自貴此赦而又失者也上世無赦其
刑平其次有赦而賊刑今夫屢下而賊恩賊刑者殺人
不死傷人不刑然小人猶以幸而獲免日誦天子之德
而不復蹈其姦賊恩者天下亡命屈指竦報不知朝廷
之仁而謂之典刑適爾釋而未必改謂後之日復當赦
天下由赦而偽者多矣是方于前世不獨有惠姦失惡
之嘆用恩之赦一至於此可不念哉臣伏謂事有挾山
超海不可為者折枝則非難也以今君相聖明使天下
刑措其勢折枝況不數赦而已乎唐太宗何人哉顧不
為耳目臣愚不佞故為宥說

說禁

說曰獸之走墮鳥之飛林民之趨利皆性也先王因民

之利而利之故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海不受魚鹽山
不不受金鐵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以衣且食民皆
共之為先王之民其亦幸矣後世酒有權鹽茗有禁金
鐵有賦關市有筭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以衣且食
者國皆障而取之然而民困矣國家猶有補焉是以
後王不能改也今則異于是山海之利奪于民而筭于
官有司不為權宜通流之術而取贏焉徒設刑辟以制
天下使民拂口腹心知之欲違賤美而就貴惡以求十
倍之利是以官刑日煩公利日耕國用日不足禁之敝
未有是也朝廷徒有專利之名而不見為利之益生民
徒有抵冒之苦不能拂飲食之樂今千室之鹽茗而于
官者不百十以酒就權者無五六由朝廷之法見利于
近不見利于遠取贏于貴不取贏于賤有司徒有畢收
之意天下常有百分之民未嘗為公利郡縣之刑僅制
其一而天下之獄歲已萬計將盡制之天下怨漬不可
勝矣楚人載貨貝而之齊一求二稱之息踰月而後返

一求五稱之息踰時而後返其取寡者能以一時而三之齊是其取五者五而其取二者六矣今天下之禁正類于此主者徒見多取之數而不知速返之益故未嘗通其法又從而增益其筭第一時尺寸之利是無異救人之跌而引其足不唯無益且徒速其死耳今天下以禁入泉歲纔能二三百萬使通而求贏無慮十倍此利害較然陛下之臣皆能知之而不為由有司不貴其實徒苟且踐歷以目富貴遂使日蠹月壞將無可為也昔

孟軻見齊宣王語以王政王曰寡人好貨軻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今天下之禁非陛下所欲為漢武以來未有能改也誠能通法輕利寡取而求贏刑得以清財得以傳民力得以充國用得以足然則陛下雖用禁王道何損哉臣愚不佞故為禁說

說戒

說曰或問大禹戒舜信乎曰書有之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罔晝夜頤頤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若是語中人

人不足道况聖人全德已乎曰古者養由基善射挾六
鈞之弓百步以射楊葉百發而百中有過而笑者曰是
未足以語射也夫善射者不百發而百中今日百發謂
之有功明日復射弓撥矢鈞一發不中前功並棄以聖
人而治天下萬憲萬德謂之善治一憲不得萬憲之缺
是以不可不戒也曰以丹朱戒舜不已甚乎曰戒者不
可不甚也甚者所以固其終也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美哉大禹之德也使後世下得以戒上臣得以戒
君必自大禹始故成王之為君也周公告之書曰無逸
曰立政召公遺之詩曰公劉曰洞酌曰卷阿是三者不
同謨愛君愛天下之志一也王者治天下之始何嘗不
退託不明畏神器之重念天命之大而皆博訪忠諫以
補察不逮深求民隱以順協羣附若是時也觀天下之
治易若反掌及其志磨于歲月身恬于安逸耳目悅于
聲色起居樂于臺觀馳騁快于犬馬玩好美于金玉朝
燕廢朝夕飲廢夕有善始之名而無善終之美先為天下

之治而後為天下之亂是無他由戒其始而不戒其終也故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宣王中興之君也君子觀鴻鴈之美庭燎之箴沔水之規鶴鳴之誨祈父白駒黃鳥之刺斯干無羊之作知宣王之無終周道不復興矣使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不為斯干無羊之占夢文武之治斯燦然矣文皇善治之主也君子觀世南文本之諫玉華翠微之後知文皇之無終不為純王矣使貞觀之勤不贊老而納善如得魏公之時聖人之治豈如是而已哉語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以君子惡乎畫也人皆有欲善之志而久之難君皆有欲治之心而終之難故易曰受以未濟終焉臣伏謂陛下明德謹始虛心求道垂美一世前無百王巍巍乎聖人之道不可及矣伏惟知所以始之則念所以終之成所以為之則求所以戒之然則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陛下之道遠足以繼舜陛下之臣不慙于大禹豈區區周宣唐宗足比隆哉臣愚不佞故為戒說

都官集卷七

七

都官集卷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都官集卷八

記

海惠院經藏記

秀州樵李之與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
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間為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
奉英智力膚敏傑為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
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仁義好施辨為

都官集卷八

宋 陳舜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者為之募財僞工作轉輪而藏之其屋若干楹載龕
載琢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
俞叙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秦華南有衡岷西
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
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
往馮焉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為
之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嗟峨決而蹊通崦岵碎而塵
飛視千仞以為夷化顛踣以為安則車之為利益遠矣
無明之山慳貪之壑嗔恚之岡癡暗之崖鬼詐妄之叢棘
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
以法為車以布施為輶以禪定為軫以忍辱為轂以持
戒為轄以勇猛精進為輻以般若為輪度脫諸險不墮
生死始于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為無意也况
夫我為法輪致遠由已有相雖外發心必内心轉輪駛
心止輪杙舉真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
念斯足須彌納于芥子滄海入于毛端具體道之極機

老
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為無窮之利乎
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
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
然殊塗同歸何遠之有

香州資聖禪院轉輪經藏記

天輪左旋四時不令而行地輪右旋萬物不言而生藏
輪北旋諸法不諭而明輪之義大矣或四時推互萬物
流布諸法無住其道一也然如來出世唯以一大事因

緣示悟一切緣諸根異有三說非意本然也迷塵末路
流蕩忘返善門百啟無一入者朝講暮誦人其難乎
大智創物嚴一屋處以衆經聚號大法輪一轉萬偏能
令眾生于一念頃含受諸化是所以速其歸也愚者曰
善哉轉輪植我德本于未來際獲無上道智者曰大哉
轉輪即我自性于當念處悟無上道推是而議院之有
斯作也悲護饒益可勝言哉以至和元年三月丁亥營
基十月卒卯落成贊曰琅函星環赤軸金晃墨寶珍聚

香題金榜是謂經藏是非經藏是名經藏轂運環循電
走雷振鐘幢前引歌唄後陳是為轉輪是非轉輪是名
轉輪名即是實實即是名空華之果叩寂之聲為大饒
益法界含生

明州勤縣鎮國禪院說

世傳五土九宮之書蒐瑣不經其義殆不可得而詰之
矣凡其說者以乾坎震離同山坤艮巽兌同吉持而考
諸天下千夫之州百室之邑陵園廟塔之負據面勢往
往得其所由廢興者故上至朝廷為立官局置署丞長
以日相講肄人著其說為篇下至公卿大夫士雖好古
信道之人猶或畏以信甚則雜以耕夫野老之言張福
禍之驗如影響以動蚩蚩之民使生者不得保其安宅
死者火燔水溺而無以葬痛哉賊道禍俗而莫之能救
也予十五年間再官于天台四明之二州此古所謂天
下奇山復即其雄偉險怪古今有稱于小者而遊焉求
其所以凡得不墜者不獨物象之特出而不可蔽塞亦

者自其來

四

必世有材力之人主而起之一日鎮亭山鎮國院之僧
某乙持其所居之形勝及興作之歷年詣予請文為記
且其僧有殿其法有堂其居有室其廡有厨鐘基浴屋
崇扉修廡煥乎無一不備而又盛矣其門之闢則曰丁
其路之行則曰丙其山水之會則曰巽考其然則曰是
本于五土九宮之書所同吉者嘻將有是耶將適然耶
及問其初則曰唐貞元六年其徒曰慈雲居而基焉會
昌中悉廢大中九年曰霧持乃復興葺中和五年始得
今號皇朝天禧二年曰普光慶成又廣基構景德三年
曰寶寧主之及今傳襲不絕故大成推而言廢興圮完
果繫乎時及其人之能不能而不在乎吉凶之說者矣
不然何一吉而中廢垂二百七十三年而始備詩曰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因書而授焉且告感者嘉祐庚子十
月癸未記

秀州華亭縣布金院新建轉輪經藏記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居有上人曰清已其行潔白善護

其法所謂慈忍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不嚮焉邑人曰
顏霸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謀營大
屋為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于是無遠近爭投以財
若堂而構越二年而告成函以文木襲以綈錦載以華
輪敷以藻閣繚以珠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厦周以廣廡
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間碧嚴飾雜繪總用錢千萬
前後施者畧數百人煥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
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

有去住性無前後寓物見義莫妙乎輪輪之名有二一
曰法輪諸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
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太虛而不能容
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若輪衆生之所
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冥亂罪罟上騁乎天中
騁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
知其歸擬諸形容而亦莫之能名若輪也噫在佛為法
在衆生為苦有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

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蓋即其所乘而指其所
向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自然則凡所謂
輪者皆可以推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乎佛矣輪之成
也上人以予能善解其義其文可以申贊嘆見屬者不
遠千里云時嘉祐辛丑歲十二月壬辰也

湖州安吉縣霧峯記

障南古邑霧峯在西南水石甚美負山為宇始五代開
平丁卯歲高僧義璘明義大師作也當吳越王重佛

尚施因用褒賜且名靈峯長興癸巳歲始作佛殿以待
有像宗室太傅之夫人劉氏粵通夕夢善發檀信乃損
奩金選工奏技香塗嚴飾尊待列席蓋已大備越一百
五十有九年寶皇朝治平元年甲辰追用嘉祐壬寅明
堂詔書改賜今額雖承平天覆林泉有先而風雨歲久
土木壞矣院之七世法嗣仲賢曰為上首游方受道多
所明達賢道法問持擅師講行力既餘博善兼術於是
徒尊於堂人嚮其方歎此傾圮慨慕興作俄有邑民施

則安則寅則寬彥邦及嘉禾沈承禮唐簡遠近十餘姓
人方企重師學亦樂植福果乃聚錢三百萬共起巽舊
以治平丙午十二月十九日己亥經始明年春大落成
金椎奠礎文本繩直來植其楹如飛其甍丹漆內外紺
碧上下視古有褒于邑為勝大哉薄伽梵之道也以無
我為己故萬物莫能踰以無盡為仁故羣生莫不被其
力以無邊為量故大至于虛空而不容以無受為得故
施等子大地而不為極顧一微塵之財施一毛髮之棟
宇為所以報稱者然智者之至於斯也修作之體空而
成壞等慳施之性一而受捨忘中立於無相之域而大
寓于有為之時豈復一事而非道者使眾人之至于斯
也香火以薦歌頌以樂登降施拜一合掌一俛首類如
是者皆生乎無心而致其心遂即其心而識乎無心則
其報於佛多矣其利于人遠矣可不記諸時治平四年八月
初一日丁未記

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記

善哉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為法以念佛為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升階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橫絕善海真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域邱陵坑坎悉見嚴淨眾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決諸方向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方之珍聚肆六時之白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鐘梵作而齊戒修又可闕乎秀州華亭縣某寺天台教院者真鶴唳之奧園寶龍像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隙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廈斯作講誦未聞人莫知嚮法師元湛台嶺之宗實為苗裔言厭遊方聿來胥宇既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于里俗于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即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巋然垂臂若將授溺以應絳量邦人延宥善施樂義乃為之購金以極塗飾然後

居者有以系瞻誦之懋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觀瞻畢空門之能事矣嗟乎誰謂布施為住於相界生不受頂踵慳貧無厭暗覆真覺集為若本流轉生滅莫之攸止故無信舍相則執著亡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輟乎吾目和稚之喜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苟難見聞則無有佛故夫樂若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

囑隨喜云

海鹽李宰遺愛碑記

秀州海鹽縣有賢宰太宰博士李君愛養其民而為之興利又教其敦本節用既去其民思之有吳承潤潘彥昌者與眾紀君自始至及去爛然見于成績藏于羣心稱于眾口之事詣余求為文詞以信當世云瀕海之民其生不勤有川不豬有田不耕若歲屢雨四野為瀾而注于海旋時微暘則無所溉坐視赤地攜手流徙者眾

矣故十年之耕稔無一二君初即事人方頗飢轉入山海持茗與鹽以給衣食而君皆權宜弗禁乘春可耕而室無糶梁之種君曰天有其時而民無其力咎將誰執會運使元公絳行郡君持告身勅文數通乞置郡勞做官錢三百萬貸民糶種及糧元公嘉許之歲終民賴以稔先是唐有賢令李鐸通邑鑿湮凡三百有一歲久以塞君曰溝川不浚而望歲猶氣血之竭求為無病不可得也于是作勸書一篇二百餘言布告于民始命之積

貯慎番以養生送死卒詔其具畚鍤隨所占田人自浚治因土為塍以禦水旱提憲張公師中察其能即以上聞求賜獎書以勸能吏久之不報君曰浚湮利之略耳我功未完宜其朝廷之不與也已而歲亦小歉君乃大觀民為橫塘堰旁植木為閘長水永泰開濟鄉已下皆為鄉底堰幾三十所以訖一時之利凡前後興作命令一下民知以佚道用其力未嘗不老幼相告語勸從之恐後不戒不扑而告備戊戌仲冬吳中雨迄于己亥之

仲夏而後已旁州接軫幅員千里皆被水患獨君之邑
有堤防疏決之備而君則去矣以是民之思君也尤甚
噫古者劬民務農而為之開地利以當天時于政為最
先是以周有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而民功為庸在漢
若杜請召信臣之屬始能當之以君視之奚其愧哉君
之政大略其刑以寬其令以簡其分爭辯訟皇皇焉惟
恐不得盡其情其視一夫不獲覲然愧于面目宜其居
則觀以至治去則久而益思也已予嘗陪君為別頭主

試官知君有文行嘉興之親舊又能為余道其實悉如
來告者之言故不愧為之辭以俟史氏之摺撫君名惟
幾字景純嘉祐元年四月受署四年四月代還其年六
月乙亥嘉興陳某記

杭州知府沈公生祠堂德政記

仁宗之四十一年起居舍人知制誥吳興沈公方帥越
治行聞于京師詔遷為揚州守既而曰襟帶江海杭為
大州乃以易公仍進官某曹郎中公方過杭其書適至

衆相與喜曰此公家州也山有宰木巷有葭蓍俗之良
窳民之宜疾皆已風講治可跂而待也公受命明日入
府領事十邑之長奔走來奉圖璽者一概勞見人人為
歎其貪廉勤怠之狀於是莫不相視以愕畏公素辨也
公之庭事吏案上下日數百剗剗立解無有礙刃居無
何吏有受金者夜告其婦曰使君方嚴我幸得金五十
婦問其處猶弗告也明日吏晨集公責於庭曰孰為受
某人金若干以語婦而不道以所置某處耶吏股慄請

罪然後人益以公為神遠近內外無敢欺給其始嚴譏
盜攘清止博奕下輒或抵冒公曰以付法外者正為是
也乃獨以示區處以聳羣聽有夫橫猾挾左道以持公
私前弗能去公擇置之法自是人知公不可犯也塗無
醜言道不拾遺奠枕萬家戶不夜閉獄訟日衰狴牢屢
空公益傳律令雜下條教命母異權量母屠牛狗母飲
雞豚母以倡優蓄良人市布惡錢衢置大垢而投之不
浹日積以千計子父異處著為期使自悔還者奔北幾

數百室浮屠氏雜市賣為抱質婦女游其居而恬弗怪
一切止之西湖不漁占制也日浸以弛申飭其禁魚跳
于防兒童不敢下視蓋公之所以令其民者或躬自蹈
而誠率之不然本其民之安且樂也故其文一下郭郭
田野爭相傳誦老幼更迭告語無敢不聽以信如是公
為政之明年仁宗上僊公奉詔攀踊痛慕殆絕行服薦
享東諸侯以為儀乃罷游觀不置觴豆旨賓客幣有美
錢以訪良家之貧無以適者用為婦者數百人矣于是

時也杭雖舊州其俗惟新家有良人親有順子藍綈短
褐閨箱織組無有小人愚夫愚婦久而彌知戴公恩且
愧其風之不競也上即位之二年冬十一月公之政亦
二年矣詔還公于是民知公去是而用將致于大目嗟
其逢之不可再也乃相與于山之巔作為室堂物色儀
象以揭示瞻仰日頌公壽已而衣冠緇黃者舊有艾之
人以嘉興陳某退居田間為其隣里公之風績耳目所
接能為文辭以其慰其心來有是請僕既不獲執筆之

讓且以公春秋三十七恭儉簡易師以長其民不出堂
與洞見比屋遂能法姦仁及庶類其老而聲明王家利
澤四海也可必矣雖古名臣何以加諸得不引考條與
列傳信其後以待史氏之攬揆耶時治平元年十月日
記

香州崇德縣新三橋記

縣當漕渠派通七鄉民屋于兩瀕三橋實往來者歲既
久土蕘木朽民將病涉衛君子淵自臨安簿有材能上

官薦為令又用捕盜功用便官進補是縣崔君聖猷佐
之聰明慧和法姦仁民人神晏安百穀阜昌民雖有賦
役若孝子弟奉父母朝夕望顏色惟恐命令不下無敢
背者一日感三橋之壞徘徊有改作意民知之隣傳里
報相從來堂下願輸金匠石一新之縣官為指畫高廣
皆覆大舊作於中橋作亭以游居者休行者未嘗芳一
叱呵指呼踰月而三橋成學春秋者諸書曰秋月也其
日民新三橋何以書善之也何善爾利往完久之道也

者言其者
何言乎新作有舊也縣官教民作之不言縣成民志也
三橋之石非一日而具何以日言民之樂上之來若不
日成者也噫天下之政方束手于三尺律又歲未久而
易豈違興風俗扶頽草朽一一如古人二君政未久下
民比比有歌詠又能徹故興利垂數十世材亦罕矣朝
廷自三公至百執事縣為最下二君去是其揚能歷級
豈一二而已又將發見事業如邑如民橋予不識後之
來者宜如何書

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
杭之靈隱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
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
日以其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
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
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
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興其交居士陳
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

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鍾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髮明年受其戒十九年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歷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秦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忠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疊疊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鄉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賞欲同游徑山有各色矣公亦風色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

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
霽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
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
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
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錫紫方
袍仲霽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
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
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霽再表辭不
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
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
語而耻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
非之仲霽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
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
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于仲霽者猶恨其不能與眾人
相忘于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
非非者卒與教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

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霧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于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霧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先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都官集卷八



天
下
無
不
知

天

都官集卷九

書

上韓相書

集賢相公閣下某居東海之濱一日獲邸吏之報曰天子命閣下為丞相不以閣下與富丞相者並有天下之望其懷天下之業若合符節康天下之心如和埴篚已乎不以朝廷百年之願治付廟堂一日之更化求其民

亦其幸也

宋 陳舜俞 撰

為富壽之民吾君為無為之君已乎某聞之不知神王
氣至發而手足舞且蹈號呼童僕傳告賓客仰首天日
疑已清明亦不以天下之賢舍閣下二人而無所聞生
民太平舍今日一致而不可得已乎豈唯獨然益有縉
紳先生巖穴隱處相與慶嘆萬口一辭美哉皇乎吾君
求治登庸賢輔如此之至也某伏念昔為相州之下客
一蒙國士之遇伏自閣下詔還宰司歸柄樞極心則喜
快然曾無一言進賀謁者始則以疎賤不敢自比於門

生故吏又謂閣下經綸之材方盾機務未足為天下大
慶也某嘗論天下之治是何致之難而失之易耶君臣
之相遇是何倡和之少而聲牙之多耶仲尼歷聘而世
不用房杜得君而材不足此所以甚治之世垂千百年
不可一見也伏唯閣下前既柄用出居於外十年不復
閣下必自謂有致至之術而無其時天下亦為閣下惜
之富丞相大任先復居今三年而未嘗發所蘊見洪業
必自謂無出閣下百發之中也是以古者使人之賢不

竭其用使人之力不極其勇用竭則天下無所望勇極則事至而無以繼帝王操術蓋為此也昔者范文正公富丞相與閣下齊名今天子皆用之不亦竭矣昔有百中之名今求百發之效一發不中中國之望不足道也且如異域之人何此閣下今日之舉不可不重之甚也甚至愚不唯嘗辱門下之愛今當閣下之進用不敢為俗人之諂賀固其心惓惓寔為天下之重不能默已若夫正社稷之根本定朝廷之紀綱覈臣下之名寔休生民之耗蠹美風教之凋敝收禮樂之極功此皆閣下固有之學前定之業施之自有先後取之而無津涯可不待涓埃之言而有所補也惟閣下無失其時力行而已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不宣再拜

上時相書

十二月十日具位陳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集賢相公閣下某竊謂三月不雨膚寸之雲油然而起不特有一成之田槁而未芸者仰而望之一國之人皆是也及其

未雨鬱然在上人皆祝之亦不獨有待者始有言蓋能
為天下膏澤者人人願見之天下膏澤人人願值遇沾
沐之此所以自古到今英雄明哲之人可以深坐廊廟
收取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懷抱志策惜不能致身其人
為之一時所並用也伏唯閣下天資材業發見富貴天
下之人望為高澤雖漢之平勃唐之姚宋未有能若閣
下收天下之望於未用之前者也自閣下發策登大科
當時有識君子已深竊閣下為公輔邊陲久安兵惰財
匱胡馬南牧朝廷震驚閣下出疆講和張皇國威議者
以閣下不獨使蕃漢之民重見太平於朝廷有定鼎之
功天子乃用公議擢閣下預機密閣下自信與上金石
匪欲建明大事圖天下長久計未幾以大誇中起免居
方面垂今十年朝廷之事日不治閣下之望日益隆天下
之人指閣下語者謂朝廷有太平在一方適未取而
施之廟堂之上取而施之如反掌耳某吳人也今年秋
居吳中聞天子復命閣下歸政府某不得見天下之人

如何耶以吳中而言天下縉紳先生庠序學士至於巖穴逸處皆奔走慶賀謂國家太平一旦復興拭目而視洗耳而聽不復有所疑慮者天下皆是也某當是時與二三草茅之士更語更念閣下當天下如此重望負天下如此重責又天子刷去前日不可破之謗灑然用之如此天下之事甚大久安之敝皆是使閣下以和者為持操以何者為急先而能一舉動塞天下責答天子之明且信哉此古人所以位為憂不以位為樂也又伏謂

朱研益丹矢激愈遠以閣下之天資事業濟之以十年有待之思宜資之甚深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因感其唐明皇講武新豐驛始妣棠以呼犬放鷹稱合上意明皇命棠為兵部尚書同門下棠在馬上不奉詔又遷紫微令棠馬亦不進至獵罷棠奏曰行天下之利草天下之漱恐陛下不用臣言臣故不敢受命因對上條數十事皆中宗末年社稷之禍及天下宜急先之務甚深切明皇為之感發涕流應棠曰天下之利朕能行之天下之

敝朕能除之朕能用卿之言崇曰陛下如此天下幸甚臣
敢不備位論崇之進初若不正然卒為賢宰相後世
稱十事者謂之昇平之源豈非得君之節不苟致治垂
世之策素定也又竊聞殷鑠之巧天下所至未嘗無材
何哉以其所構廈自任不待求木而後任責也上料閣
下受命之始宜有入幕端士嘗出其門之人夙夜為閣
下講論措置使無毫釐之差令如近世姚崇之盛事譬
如夫子入太廟每事問夫子豈不識禮之末者哉蓋奉

祭祀事鬼神不容有失禮而不可復反者也孟子曰鄉
隣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故
位疎而言親者謂之僭責近而憂遠者謂之妄人孰不
欲自裕自非甚愚烏有好為僭妄哉然古者畝畝有不
忘君之人負薪能為廊廟之語伊尹之未過莘之耕人
也曰一夫不獲如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仁人義士不待
有位而後有憂天下心此某今日所以起於疎且遠之
中而冒僭與妄之罪來為閣下言之某之至京師踰月

矣始來也即竊求閣下謀猷設施於稠人廣眾中有曰
未也有曰循常用例未嘗主事殆失天下之望為自安
之計耳某之言輕不足求勝於人私議論者如此亦暴
矣夫療久疾之人用強藥悍劑而求不日之效非良醫
師也况自安之計本庸人所當為非所望天下賢者然
居漸久聞論者日不已又頗見政府立新法斷天下小
事至于進用人物亦或不為論者取愾而疑曰由得非
有益世之名而未為驚世之事耶何人之責之多耶豈
懲艾前日之去而慎重今日之舉耶不然乃富貴名位
果能動大賢者之顧惜耶請為閣下條陳之天下郡縣
不治久矣守宰不可一日而周擇之其要在擇按察之
官重其權而師帥其人此最為當今急務閣下在外十
年又負此康濟之志久矣有以知某人轉運不才某人
堪為轉運今天下貪墨暗弛者未免去人未嘗擢一人
於不次或資與才堪任是官者而聞暗為三年一替之
例不譏謂天下任是官盡才耶或不才耶如一不才一

方之民冤枉無所訴賢不肖無所別白為黜吏貨賣暴
飲橫求以富兼并一日已苦何待三年此論者不取一
也磨勘改官之法近歲已密加之銓曹苛留孤寒之人
寔苦之蓋要家奏署皆是京秩自不入銓選今覩新制
內官非省府判官以上外官非轉運提刑以上者有私
罪杖舉官不理為舉主夫長吏刺舉不僚所以重其權
上為朝廷舉賢下以驅策中材之人也今天下犯私罪
杖而居長吏者十有五六雖絕其舉才亦不受其按罪
謂之可以知人不才而不可以知人才豈立法之當乎
又今省府判官轉運提刑果盡賢乎知州通判果皆不
賢乎不賢不足以知人使之長民又可乎若曰澄改官
之冗當別為方法此徒沉寒俊情中人耳此論者不取
二也自來朝廷罕肯不由監司體量而進退外官此因
循之敝近者有長吏奏強盜殺人為疑獄是天下之妄
人也朝廷原情誦官不復按舉若此舉也天下所共韙
今聞其人恃已誦官枝引監司佐官為有罪以釋宿憾

朝廷亦為効之夫小人無賴以已重罪拔善人得輕罪亦以逞志此郡縣常事長吏能專決不受而今朝廷受之可乎朝廷既知其妄而免之矣况彼指摘者借曰不誣非甚有罪緣朝廷廢之而害善人不如不廢此論者不取三也國學者養賢首善地也向者朝廷以學官為資級不責教誨近歲限年而舉之非當也韓吏部不曰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是不究其本而抑其末也近聞舉一真講天下端人也始者士人之望以閣下執政必不用限年法今無乃遷延以竛其年若齒與舉子例皆合乃得補署雖庸人為相亦可行也此論者不取四也昨閣下居方面盛欲收羅天下之士各以長而薦之真宰相器人之宜然也然閣下執政之始當首取天下大完之人引而置之朝塞天下望而嘗蒙被薦舉之人遷延閣下亟望進用是不謂閣下進退人之始其繫天下甚大不能先自引避為閣下裨補耳閣下丁是時也所宜延見私第開諫誠意而恒遣之而反循默取

決他宰執者以動士人之疑望此論者不取五也天下之事大于是者何翅百千內則繫社稷之安危外則干生靈之休戚雖執政者不可一旦忽而不思誠未易責閣下以一己之力求為數月之效此論者謂之未可也若近事數者利害較然易明所繫事體亦以閣下所可廢置與奪於一出口之間孟子曰挾太山而超北海語人曰不能是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不能非不能是不為也是宜能者為閣下不取而有循常用例顧惜之謗也至如所謂未嘗主事亦前此執政之舊弊其意本有數端或以寡言忍事為持重或不通知利害不敢自信獨斷或恐倡言為眾指執專受敗事之責或恐言不見用旁有齟齬之人此常人無天下之事業不為天下信嚮者有此閣下一旦受人主傾心刷謗之顧託當天下洗耳拭目之觀聽故始者同列避讓無敢前者如主天下事沛然如江河其誰禦哉不識閣下何憚而不主之夫何顧惜而使至然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竊謂閣下之勢可謂盛矣閣下之時
可謂遇矣夫渴者甘薄飲饑者美蔬食惟恐閣下不行
公政耳行姚宋之事則得蕭曹之望舉蕭曹之業則享
伊呂之功時執然也今乃都人之議喧動如此詩曰兮
哆兮成是南箕不知天下說者又如何耶閣下無乃辜
天下洗耳拭目之人替傾心刷謗付託之君而自失可
為天下行事之勢乎竊為閣下惜之今天下國家甚大
之事誠未可舉也若閣下必欲動天下之聽聳天下之
觀釋天下之疑除天下之誚復天下之望猶可為也今
天下有積德力行之完士或棲遲閭巷或遺逸草野天
下所共知者閣下未廢而去之豈非閣下自信有所未
嘗主此等事示天下沮觀之明白反謂速治無益恐失
天下之望取天下之誚殊不知失天下望取天下誚似
不為此也若閣下之進人公進也退人公退也雖一時
小人不能無憎且嫉天下不肖者雖多賢者固不少自
有公議為閣下助夫何慮哉又如兩府唯以休暇見客

固匪往制亦近歲傲然自足厭苦天下之士者為之今
閣下何恬然仍舊不為改易天下之士固有抱王佐之
畧為生霧之福者固有通知當世之利害願為閣下裨
補者周公聖人也不敢安一沐一飯拒天下之士而保
叔父之貴裴晉公命世之材也亦上言改去唐制私第
不見賓客卒建淮西之勳閣下將致身與二聖賢比何
憚而不為之廣都之路舉步有數里之遠其能乘肥馬
御健僕伺閣下十日中一見者必面柔便辟取閣下歡

欣以為進取之人天下之士其能至乎閣下豈宜謂天
下之士不足求乎某竊謂閣下大聲廣譽毀于今而減
于前者得非以暴絕天下之士而門無端人與閣下講
論為少補助者也至于中丞御史天子所擇至端至直
可與議天下政事者某竊聞之舊制或于中書分聽咨
議時事近制唯見于聚聽時亦所以間絕之也夫法不
天生也不地出也閣下可以雍容上前開陳其端請得
與中丞御史丞自可親相風告繩愆糾繆不必一一雜

然上聞如此則天聽清曠朝政修舉垂世之美利也噫
齒髮一改而不再功名難得而易失舜之徒鷄鳴而起
禹不敢輕寸陰周公坐以待旦皆為此也閣下可不勉
之某從遠方來以慕閣下德業積有歲年昔在方面嘗
欲請謁今當閣下大用時卒然聞士人非詆之論與之
應和寔所不忍然且材不足為閣下用資不足為閣下
振舉故無嫌通傳士人之言而盡布之借不能少裨聰
明萬之毫分亦愈于合倡詆毀于朝野之人某尚計閣
下密建長策入有大論皆眾人之所不知眾人知而言
之或不得其真某從而言之亦惟寬其罪戾以來天下
之言收天下之計塞天下責不遂失天下之望保有天
下之功區區之心如是而已干冒台嚴無任惶恐之至
不宣某再拜

上時相書

三月三十日具官陳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集賢相
公閣下某以不佞而賤故唯日恐恐無毫髮樹立卒泯

沒于天下愚不肖中乃不知量瞻望當世道德文章發見于天下之人必欲奔走而見之亦非有心附會希覬自為聲光特欲博見廣聞人人沾沐熏炙之已耳為是心於閣下亦十年矣數月前既來既居勇欲果就其志不復顧計有位勢之限又竊以閣下德業聲名充塞洋溢愚夫稚子皆知稱誦者百口一語而自閣下當國大用為天下行事衆責羣望有所疑憲請謁之始寧若進說且謂士傳言其職也乃不忘諱採撫一時之事條布稠人之論具於書以獻于門下伏蒙閣下不問鄙賤延置堂上一席之地假借顏色賜之餘論然至愚安足識大賢者之心乎姑譬之入武庫見戈矛劍戟旌旄冑甲森森然知其可以雄三軍威四夷櫜包戢束皆利而未試者也既而喜出而語人曰閣下之心古君子之心也雖其功未就其膏澤未及于天下已為天下生靈賀矣自是以還無一名字聞閣下之左右無一足跡及閣下之門豈自棄耶是恐見比于皇皇汲汲請造進取之人

為識者羞辱今已就祿一官有千里之阻遠猶有餘說
願獲陳畢而後去亦惟閣下察之夫宰相天下之宰相
也非一人之宰相也亦賢不肖雜處之位也賢者未必
常得居不肖者未必常不得居功蓋宇宙名白日月有
時而位去故世嘗有挾占術者譏于人曰某命當得丞
相某命當免不為己而果有驗者由是知富貴得喪則
天也非人力也閣下前此居方面十餘年雖天下之望
日愈重而深識善計之人未有敢料閣下必得亟為宰

相者况閣下能逆知而自信乎既得之終身居之不可
知也旋踵而不居亦不可知也所為不可知者則天也
若其建立施設天下之事早晚則在閣下勇斷而力行
之非天也借未及然宜使心跡獨信于天下無久替人
望亦在閣下非天也從古到今魁梧明哲之人以天下
自任者必欲致君堯舜納民仁壽豈一二忒心志之就
不就功名之成不成亦天也亦天下生靈之幸不幸也
今日之事惟恐閣下不為之苟為之成敗得喪則由天

幸不幸則繫天下生靈閣下之憂何預哉某唯恐萬一不幸閣下之心跡不及見于天下盛時一去不可復得為四海悔嘆不勝區區某歸官江湖之外位卑事簡既得升斗之祿歡欣養親以卒歲月猶能延脰側耳聽閣下致君之業澤民之功發為賦誦塞儒者優游太平之責干冒台重無任惶悚之至

上歐陽內翰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頓首再拜有聞于羣牧內翰先生坐下某雖不肖從事于學蓋有得古人一言竊藏于心日思所以行言之道而未能者矣某自少小時誦禮記至曾子曰夫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未嘗不撫卷三復又追考古人之所以著見功業顯榮其親必先有志于斯言即自是居就師友出遊場屋未嘗不恐恐目重于言語去就之際懼有以辱身親者慶歷中天幸及第為天台從事歲未滿而罪罰遽至先人不幸卒于官舍既而由

深山窮谷中負全軀獲返于家輒自號訴于宗族鄉里
之人曰某罪送深矣顧隕身草土不足贖而適重之請
得變禮行菽塗之事使某夙夜勉強固所樹立萬一有
聞于當世而吾先人教子之勤見紀述于天下取重之
人且能蒙取朝廷一命及于漏泉而後葬聞者曰唯然
而聲名不章道德不進聱牙連蹇于簿領文墨心日負
而事日違至于今十有三年前此者嘗求天下賢士大
夫而歸之至于不愧而置身門下自比于門生故吏是

亦大懼日沉沒于小人俗吏之中使先人之德不足以
有聞也某今也天重其辜由科選改官屈指日月其覲
贈典以酬其言者所不遠三年耳若其獲以先人之美
見于紀述以取重于當世而垂信于後人則未知果能
也然念某始以頑賤奉教誨于坐下往來牆宇之間亦
於今十年矣持其心誠而歆以先人之事見紀述于言
則又在其前也卒以今日果于不避棄絕而布之者非
敢即謂有可稱願蓋其拳拳之心以為勉強行道至于

者
樹立稱家有無以事宦宦過此以往亦將有日求金玉
之賜為論撰之美不在今日言之旋踵先生入宰天下
大政方提其筆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位日隆而不可聞
而某求償其心則無時矣謹錄友人姚闢所狀涕泣俯
伏門下以俟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上歐陽參政侍郎

十二月日門人具官陳某謹頓首百拜有聞于參政先
生坐于伏以朝廷二府所以攬文武賞罰之大柄代天
理物而天下治亂休戚之所繫者先生旬月之間出侍
從中步武歷二府如登嚴君之堂而入室家之奧豈非
內有以鎮壓天下君子之望者不言而喻外所以稱誦
于天下者有以鉅塞小人橫議之口久矣某辱為門人
始其聞命踴躍慶快非稠人比又身之去門下行三歲
瞻望左右固已勤勞然獨不為賀至今者蓋謂有道之
士富貴皆固有且歛以功名遠過于鼻夔稷契故不以
位為樂而以為憂也數日前得同科錢藻書以某雖自

疎棄于外其姓名猶得不忘于門生故吏之中某且幸
且喜即欲奉奏記并道前是所當賀者又竊謂世俗之
禮如俳優樂府者為之言焉足以稱盛德而伸至誠哉
夫古之大臣者嘗寤寐善士渴求人材得而舉之以事
其君彼材士者豈患無聞知且往告于人而求自得耶
人不求則不得非廣覽兼聽則失之孔子曰舉爾所知
爾所不知人其其舍諸是不獨天子之任大臣以此至
於師弟子之相告語之道亦皆然也某雖不肖敢上採

陛下之所以待先生之意而下誦所聞以圖盡所以事
先生之禮兗州錄事參軍姜潛學可以為人師智足以
謀王體游沉可以厚薄俗志勇可以持大義用之以器
無所不宜實部員外郎前知撫州黃瑛體廣蹈正其材
遇人喜立功名克當大事今以失舉廢官棄其所長揚
州簽判實部員外郎李直躬外和以粹內剛而明風教
設施可視古之循吏大理寺丞知蘄春縣俞尚博學有
文兼備眾德依乎中庸以飾政事前明州推官林琪楚

州判官侯叔猷守道不回智足以燭幽明材足以治劇
任重杭州進士施耕甘貧樂道傳誨人不詭不激有
願閔之懿是七人者行之以正道守之不苟得故或沉
于下僚或混于儔人世未有以知之未有以舉而用之
者也伏惟先生懷澄清天下之素當建立功業之時必
求天子英俊豪傑之士夫此數人者在乎胷中德行見
聞器能材識聲明朝廷而空乏巖谷此某所不能知然
區區之心特自誦所知且以稱人之賢在師弟子之義
為無嫌亦所以自異于世俗賀者之言伏惟少加察焉
不宣某再拜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十二月日門人具位陳某謹再拜有聞于參政先生坐
下良農善知氣稔之美惡而逆水旱之至故耕無不獲
之歲良賈善原貨財之有無以權貴賤故其藏嘗取十
百倍之息彼小人者知自利其業尚如此故君子之道
沉寃先物知之至幾而待之以豫則功無不成物無不

應某寔不肖乃其計慮或一有所得獲不媿于農賈小人者天之幸也前年身出坐下持先人行狀一通泣而言曰某罪遂十有五年而不克葬蓋以先人教子之勤自恨其身碌碌未有所立以報嘗願先生臺言之銘相與藏之取重當世而信于萬世且必待朝廷之一命以贈諸幽壤持其誠心亦十有五年矣後此者朝廷之命可計以日而思先生之文章不日提其筆以宰制天下化為生民之膏澤進賢退不肖之功業則不可得矣某是以豫以告而願先生豫以許也先生哀其誠而報曰可聽言至今猶在其耳目前日聞先生入輦大政某始為天下蒼生賀次為天下賢人君子賀終為報親之心護不嫌于農賈小子自賀夫與之一諾萬金不為重古今聖賢皆然也或曰先生之文明乎與日月白永乎與天地久豈止視萬金為錙銖矣知必報其諾雖然先生棄而拒之乎則雖連山為墳銷金為槨執紼千人備物百甕不足謂之葬愧乎人間而無以報于地下終亦不

苟葬身先生其卒與之乎某獲負土壠上使先人之善
永于陵谷小子無愧于鄉人贖十五年不葬之罪生死
骨肉論報無有已也先生其拒之乎與之乎不宣某再
拜

都官集卷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
官
有
力

華

都官集卷十

書

上時相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東望再拜授之門人有聞於集賢
相公閣下某嘗學古今竊惑治亂之迹是何致治之難
而亂之多耶桀紂之亂非堯舜之道亡之堯舜之道者
非堯舜之人也然天之生材無窮天不以皋夔元凱和

宋 陳舜俞 撰

于堯舜克舜兢兢以不得皋夔元凱為已憂皋夔元凱
皇皇以不得堯舜為已憂故文命敷于四海勳華塞乎
天地嗚呼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久矣士之生也固其相
與日見也偽其先王之道未嘗人人傳傳而出於鄉人
者其君未嘗憂不得而臣之臣而入于利祿者未嘗行
其道而用其言是非皋夔元凱獨不見于後世後世長
養之進取之之術異也然則士之出于世而求為無愧於
進之道者奈何君不以失士為憂則不進憂而求之
不以失禮為憂則不進取之以禮不以不行其言為憂
則不進用其言不以不終其道為憂則不進人皆有欲
進之心而進為甚難故常有願治之望而不易得焉有
仁人在上使人人自足其本心相與日見于治士之懷
是道而逢是時疇欲與鳥獸草木為羣而能忘貧賤之
憂乎某不肖潛心讀書耻文章之陳迹高古人之忠義
亦有日矣前此者言必遜進必縮固未嘗便便汲汲之
若是噫不以自進之難而盛時之不可再耶至于鑒前

王之廢興明來事之成敗究生民之利病論天下之安危雖智小而謀大責近而憂遠今或以其書為可採用舉科目又念古者相君皆開閣以養天下之士收羣策以登萬務閣下好賢取士出乎古人而某舊得從事賓客曳裾閣下之門雖閣下盛德大業無待于人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今某之進求所以自足乎望則鈞播之賜未可知也苟就其書如蒙一言之採有補於今則某之心固已為得矣謹以所進治說五十篇十卷繕寫塵

獻伏惟調燮之暇俯賜鈞鑒不宣某頓首拜

上時相書

某居東海之濱一日獲邸吏之報伏審執事進位元輔其此肩並命者又皆為天下所望之人某方食七落不知起舞於坐吁嗟聖天子求治如此之至登用賢輔如此之當益自漢唐以來命相之盛未見今日也某且思天下搢紳先生巖穴逸處洗耳更化拭目以觀太平豈一二其人而已哉惟是區區孤生念昔旅食京師日

者...
聞都人紳士風議執事柄用以來施設之畧有若未能
厭足人望者嘗不識忌諱騰寫眾說置之主謁伏蒙執
事遠取聖人吐握之義不聞狂夫側陋之言接以上容
之禮賜之更僕之論開陳虛懷親指時事則某知執事
育德待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有先後與夫進
銳退速輕為去就者不同日而語矣從是以還引領一
方日待德教之下則有若裁任子之令草貢舉之法煥
然亦足以動天下之望矣而某又竊憂者治世不易得

君臣之相遇甚難恐執事有待之之心而時不偶懷切
磨之術而功不就萬一及此當世之人猶或不見執事
有為之迹誰復能信執事願治之心哉不謂執事知天
降大任之心將至期其道有時而果一效於今日矣然
某聞秦人苦冗豫之疾者凡二十年醫醫庸術日踵
其門不惟無愈而又害之者多矣鄉隣之人有過而告者
曰是必用盧醫扁鵲而後愈也然而秦人未嘗信日瘡
月痼而無所愈卒命夫二人者鄉隣皆喜秦人獨憂也

曰秦國之技止此耳從是而治吾之病其卒矣噫今日之事無異於是天下之病豈獨此豫而已耶其與執事比肩並用之人則若醫之有虛扁也天下之賢固不過執事二人者是以天下雖喜識者以為憂向則夫瘵久疾之人不能為勿藥之喜必有針砭之神攻灼之毒暝眩之苦然後固一元之氣滄五臟之煩生六府之和強筋力而豐膏華爾今有百年之救豈能為循迹之治必有非常之事業不次之進退大有為之更張然後立天下之本銷當世之冗下生民之休暢威靈而躋富庶爾今執事出素韞見鴻業取百年之淑圖一世之救則朝廷躋三代之康強生民享二帝之壽考在此舉也使執事復為循迹之治襲蹈前人之為不過維持而居保完以退天下之望過執事而無所屬天子之信後今日而不可再然則視四海之瘡潰成一世之膏肓亦此舉也某又視漢唐以來當天下之憂責者未有若執事之重也古人不以位為樂不以位為憂不謂是乎其所謂針

砥之神者何也伏以執事道貫聖賢學談古今知天下
之責不可逃待天下之任必將至夫豈止懷庸庸之謀
持斷斷之枝而已乎是必有經濟之雅施之小大而有
宜謀猷之深取之左右而不竭伏惟執事斷之以必行
發之以至神此所謂非常之事業猶秦醫之有針砭也
某所謂攻灼之毒者何也竊以方今綜覈之理廢賢不
肖混淆大官大職涉級而至未嘗待勲勞徒食虛廩紛
然無所為求而使之又患材不足此天下之至敝也伏

惟執事知人之賢雖草芥塵泥必器于華顯察人之不
善雖散冕朱紫必廢于冗散然則士多嚮善官有稱職
此所謂不次之進退猶秦醫之有攻灼也某所謂瞑眩
之善何也竊以衆人難與謀始易與樂成鄭子產古之
賢大夫也為政一年與人欲殺之三年而民誦歌之夫
君子之幸小人之辜善人之利不善人之害此諂之所
由起也况今與上金石時則機會伏惟執事奮不顧之
節無可奪之義苟利于國不知為身未信于人先信於

天然則何利之不興何樂之不萃此所謂大有為之更張猶秦醫之有瞑眩也某所謂固一元之氣何也竊以人非元氣不生國無本不固昔賈誼可謂知國體者其言曰太子者天下之本本正則天下正故古者天子國君即位政教未修禮樂未講君臣相與為建立之議嘗如此之早也至于教習其善猶恐不豫烏有垂策一世而不之及大臣畏避而無所陳為國遠憲凜然寒心也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相與揖遜而得也伏為執

事博納讜議推明天心以重宗廟消禍于未然垂裕於萬世此所謂立天下之本猶秦醫之為疾必固一元之氣也某所謂瀹五臟之煩何也竊以方今蚩蚩之卒無慮百萬眾其仰食於縣官歲率五十萬犬馬之臣無慮三萬人其受祿於縣官歲率亦百五十萬天下之財取之毛髮而積之邱山歲之入未能過億也而官兵之冗食其大半其餘郊宮之奉夷狄之好尚未足以支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曰不足今也

以歲養歲猶或不給故太倉之粟不支比年都內之錢
未聞億數不幸重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為國計者甚
可懼也伏惟執事嚴教習以汰無用之兵釐仕進以澄
不職之吏使通收三歲之冗食而餘一年之經費行之
九年國家其庶乎有備矣此所謂銷當世之冗猶秦醫
之為疾必瀕五臟之煩也某所謂生六腑之和何也竊
以方今土田之賦關市山海之利取于民悉矣朝廷剝
刻之吏以羨餘為有功郡縣校征科之勞以殘忍為稱
職天下有禁外之禁小人犯法無有完膏天下有賦外
之賦生民饑寒不能履免吁可謂窮矣伏惟執事名田
以寬大半之賦節用以通天下之禁藉使未及絕禁外
之私條使其手足有所措斷賦外之竊斂遺之衣食之
毫毛此所謂下生民之休猶秦醫之為疾必生六腑之
和也某所謂強筋力而豐膚革何也竊以朝廷以兵強
戰勝為筋力以家給人足為膚革方今敵國外侮取厭
於賄可謂強乎生民困窮流轉而死可謂豐乎伏惟執

事勉其所未至革其所欲言革更其所當更自然中國日
強敵人畏我如天地生民日阜禮樂備而庶遊興此所
謂暢威靈而躋富庶也猶秦醫之為疾強筋力而豐膏
革也此數者蓋天下之大務興復之急先執事得君得
時得共政舉而施之如饑之命餉渴之索飲猶恐為晚
也若夫補完萬事之缺更易一世之故至纖至悉豈可
勝紀伏惟執事開閣以待天下之士下朝清宴博收羣
策夜思日行太平之功乃可致也嗚呼古者治世常少

亂世常多不以聖賢之人材與時不相偶乎古者有其
材無其時仲尼是也有其時無其材房杜是也天生執
事以輔吾宋天啓吾君以賢執事得聖人不得之時至
房杜不至之學可謂盛矣執事勿謂天未厭亂天之與
此時足以信矣勿謂上未腹心上之付是任可謂堅矣
今執事極所以為之則不為天竭所以報之則不負吾
君執事忘其身則身安不顧其家則家榮時乎時乎不
再來惟執事圖之某愚賤無所能天下之事以嘗求而

知之雖然不知其可行耶今當職事之大任以嘗進賢
說於前而不得黜己于後敢盡布之惟執事擇焉使言
而無補尚知其心之拳拳萬一有所得執事不以人廢
之乃所幸不為狂言誠無望于自利也干冒台重鈇鑕
之戮亦惟哀務不宣某再拜

上昭文相公書

具官某謹拂著揆日齋憲裁書頓首再拜惶恐有聞于
昭文相公閣下某嘗伏謂君子之蹈道行乎天下甚者

求適乎用舍去就之難也人生孰不慕富貴而惡貧賤
孰不美膏粱而厭藜藿孰不悅文繡而褫藍縷孰不快
使今便嬖而憫勞苦其膏體孰不樂志澤日加于天下
而嗟窮佛其所為孰不好聲名白於日月而恥湮沒無
聞又顧天下非無有餘之勢而不足稱己之養伸己之
願然而君子之蹈道行乎天下者遇不遇得不得人人
未嘗齊也是何也或曰時也君子不謂時也且周公相
天下朝諸侯如運之掌為得時乎則生周公之時者伯

者
夷叔齊而餓死孔子為旅人走四海死無置錫之地為
不得時乎則生孔子之時者管夷吾晏平仲嘗以其君
霸是以君子不謂時也或曰命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周公固達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
公惕然懼不獲光明文武之道而大墜輔佐之業乃作
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仲尼固窮矣失魯司寇將之荆
既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其適諸侯也未嘗不皇
皇然使周公謂命也則不聞流言而懼孔子謂命也則

不適諸侯是以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其餘用舍去就之
間亦可謂難矣周公管夷吾晏平仲得其所就就之不
為謫孔子伯夷叔齊得其所去去之不為固後之就者
不有周公管夷吾晏平仲之道而仕者皆苟仕也後之
去者不有孔子伯夷叔齊之義而隱者皆妄隱也故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之于人也
審己之所以去就求不失其正為不難處人之所以用

舍於己使不失其義為甚難苟能審己又能處人故不以人之將舍己者就于人
不以將用己者去于人就其所舍雖得之君子曰曾不若黜教之餓夫也去其所用雖得之君子曰是視天下而路也古之人其難于用舍去就之分常如此今之人奚獨不然非慕富貴美膏粱悅文繡快使令便嬖樂志澤加于天下好聲名白于日月之甚也非惡貧賤厭蒸藿禡藍縷憫勞苦嗟窮拂恥湮沒之愈也非周公孔子管晏夷齊之道亡也是何也時然也古之所以就于世者道德成于國人則鄉大夫鄉先生禮而賓之矣辯說合于卿大夫則公執禮而見之矣志策聞于國則國君束帛而求之矣非若今以言語之度量揭于有司羣羣而來合則得之不合則棄之如此之薄也古之所去于世者去于魯則之衛去于衛則之齊之晉之宋之秦或之四夷非若今不合于有司則為匹夫矣或窮且死而已矣不合于朝廷則為黜臣或錮且卒而已矣是以今之君子常不及古人有磊落

去就出入之節而上之人無恐恐失一士之悔雖然謂古之所以用捨人之道未能遽復之可也謂古之所以用舍之道不足復不可也謂今之所以去就人之道雖失士而不可出于中國可也謂今之所以去就人之道無失士在在中國不可也苟有人在焉如古之道持古之所以用舍去就之義而不出乎天下其將以古之道與古所以用舍去就之義望于吾君吾相而已乎將不以古之道與古之所以用舍去就之義望于吾君吾相而已乎孟軻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夫豈不美仁義之道哉其心曰是惡足與言仁義也故齊人無如我敬王也今其來也如不以古之道與古之用舍去就之義望吾相不恭莫大焉古者旌以招士皮冠以招彘人糞野之鄙人也不得其招則不往况國士耶今之天子以招天下之士者有若六博之道耳或偶以勝或偶以不勝不勝者不得怨勝者曰幸不幸偶然也所謂云科以策天下之士者則又甚矣乃若射覆之數術也然

六題者必命羣籍隱奧鬼瑣之言而加之參互離絕以
求為難知之勢幸則知之為中選不幸則不知不知為
不中選然而天下之士負經世王佐之畧如漢之董仲
舒有直言敢諫之心如唐之劉蕡哀然出於是科者不
可謂得其招而來也謂今之天下應選之士雖有古人
之道而無古人之節故不得其招而往亦不可也蓋以
朝廷承平熙洽巷歌里誦文章聲名際天接地斂材日
繁得士亦眾臣工如棧樸之富巖谷無考槃之樂士之

生是時也名不齒于當路則不免為鄉人養不及於祿
食則卒困于猷訟求而不得者有之未有不求而自得
之故皇皇汲汲而來也古之任士也任其所長不任其
所短是以材有餘治道固不足今之于士也求其所不
知而問之知就其所不能而責之能難得之蓋亦不贍
矣故比歲詔舉所得不過一人甚者天下無一足以充
其選非士亡也任其所短而不任其所長而然也以若
所舉為吾君吾相者不可為之動心而已乎古之于士

也不惟舉而用之其所以禮之遇之固有道也有若周公焉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其于天下不賤矣然而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還贄而見十二人窮巷白屋所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者千人朝者萬人是古人之于士者亦多術也或爵之或祿之或尊之長之或教養之非若今挾甚重之資持不可合之勢與者窮日力大榮之否則悻悻而拒之訛訑如也近世之名制舉者亦可考矣有若唐武德之舉不有常制皆標其目而搜揚之文策高授以美官其次不過得一出身耳豈若今揭殊象之選名非常之舉得之則不旋踵取富貴否則棄而去之碌碌如也某嘗遠觀周公相成王之世及唐武德之時禮修樂備刑清訟簡家富人足頌聲休烈煥乎甚盛畢召實號眾聖相與輔佐其次房杜魏李眾賢相與謀議然且進善之意如此之勤取人之法如此之當以彼較今不為無事是宜吾君吾相方孳孳于天下之士大約古之制少釐今

之為求必得士而後已也閣下道德功業不獨于今一人于數百年中特一人耳豈止能致吾君武德之君而已自比如周公不為過也某不肖無古今術學徒慕古人之節義竊幸閣下講道致治之期留神收士之日不自冀度起于海濱求致身于閣下爵祿長養之前此者故持所撰治說五十篇委置門下如蒙閣下察其言信其所存其為求合于世之道粗曰不苟矣然而復陳區區如是者今蒙朝廷收採俾從事于有司有司必將發

難知之題舉一人二人之合幸而得之未可知也不幸記誦之不及科指之不明遂為碌碌者俛首而去則終年不能望閣下之門墻而無路盡路其愚忠矣故盡布之求無愧于古人

上呂參政書

某惶恐頓首再拜有聞于參政閣下某伏以二帝三王之君臣其去世已遠非有流風遺澤可至于今然而人莫不以為聖且賢蓋有仁義禮樂賞罰號令之迹方策

都官集卷十

都官集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

都官集卷十一

啟

賀文相公啟

某伏審樞密太尉相公光奉制函進司樞席高賢當柄
率土同惟泰惟太尉相公道燦三英材兼九德風雲際
會出乎聖人之時虹霓光輝爛然天下之望動勞中外
清白邦家斷國論之安危多所取重禪化鈞之舒慘無

宋 陳舜俞 撰

有間言上方經武巖廊仰成密勿眷惟付任美矣知臣
惟幄前籌調五兵于不戰璣衡賦政均百度以參和某
幸出門闌尤深鼓舞

賀富相公啟

某啟伏審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相公昇華之偶伊
呂弗加挺生于韓寔輔吾宋忠義一節凜如冰霜功名
三朝光于竹帛固已身屬天下之大事人常力行衆人
所不能作萬世之金城為九廟之盤石天付大任士無

間言方且厭百度之圯墜咸一德而修舉治條講三代
之盛天聲懔八荒之區嘉有為而前之所居者未久休
德旁施而下之所蒙者未終茲還元台實就鴻烈衆
賢以彙錫履而同歸羣生在於鈞鼓舞之如昨某根荄至
賤生育有初際會于斯歡幸無極流落窮途瞻望勤勞
下情不任虔切惶懼之至謹奉啟事陳賀伏惟鈞慈俯
賜鑒全念謹啟

賀張叅政啟

某啟伏審叅政侍郎光奉制書榮叅國政洪鈞之下起舞皆同伏惟叅政侍郎金玉清規著龜令智一言寤主斷大論以持危四海想風起懦夫而增氣勲績交較于中外謙恭多助于天人爰自表正樞庭坐叅基命籌惟多勝雖柄託之不虛台鼎未調在輿言之未厯果茲易地聖矣知臣百度叅和羣生蒙福舟航濟物奮庸已副於巖廊竹帛圖勲正席竚光于公亮

賀叅政給事啟

某近觀邸報伏審光膺帝命入贊公台凡屬陶鎔不任忤慰恭以叅政給事才推王佐望重國華蓄諒直之嘉猷富經綸之茂業風蘊大臣之量自膺明主之知入贊機衡正朝廷之大事出居牧伯宣屏翰之元勲荐更中外之司允著丞疑之望僉諧攸屬上意所知果由三接之恩再副貳公之化仰以正人君之闕下以裨輔國之宜謨社稷之永圖恢廟堂之奇算經邦論道咨啟沃于天心優華為軒贊成平于帝業即正保衡之任以昭垂

拱之風庸副具瞻永宣一德

賀樞密太尉啟

某近覩邸報伏審樞密太尉光奉制書自登左府伏增
惟慶竊以亞承弼之位參帷幄之司密勿玉猷正天下
之機事統和師律制閩外之雄謀必資俊傑之材用副
朕肱之任恭以樞密太尉氣含元一德稟中和明社稷
之遠圖蘊廟堂之良具夙邁千齡之旦仰膺萬乘之知
出鎮鉅藩入貳樞政上心隆于倚注百辟仰于儀式

允僉諧爰正近密矧以兵車方偃戎醜悉平以成文武
之大功式賴蕭張之奇策茂邦家之福祉慶天地之成
平丕冒鴻圖永清四海即兼輔相式副民瞻

賀樞密侍郎啟

某啟伏審某官榮膺締誥入輔樞庭勲業所鍾華夷同
慶恭惟某官秀含辰緯學粹師閔身為儒宗早提衡于
鴻筆自結明主徐步武于青雲素風嘗激于士倫大誼
交禪於國論玉堂制作雅追二典之淳金鼎調和久著

羣生之望聊分宥宥以究經綸黜陟有聲可陋魏相之
在漢將明賦政未推山甫之興周即正師瞻以如輿議
某素叨長育竊慶亨嘉惟是歡悰寔殊彝等更祈上符
眷詔順講聖經謹奉啟起居陳賀伏惟臺慈俯賜覽念

賀歐陽樞密啟

某啟伏審樞密侍郎先生拜命禁垣開榮樞府朝廷有
道聖主知臣不以賢愚皆同鼓舞恭惟樞密侍郎先生
勲業居高於天下文章度越于古人帝書百篇鴻筆追

風于二典師塲九仞諸生就列于四科表則邦家勤勞
內外當世獨出羣公無前所不壓乎輿言以未付之大
任是用延登宥密之地歷試將明之才惟懼英謀近乎
以紀綱一世廟堂勝算大可以臣妾百變將見真儒之
所施以慶蒼生之蒙福

賀陳樞密啟

某啟伏審樞密諫議被恩宸綽進秩樞庭凡在陶鑄不
任慶抃伏惟某官大猷經遠碩德鎮浮讜議嘉謀雅稽

老中集卷二
參予玉體英聲茂績嘗度越于臣隣簡在上心蔚為時
棟爰自報政三輔提綱百司終需大鈞始厭清議果開
宥密之地以賦將明之才

賀龐樞密啟

某伏審光被制函入贊機務凡在鈞播舉集歡誠竊以
朝廷宥密之司導宣于明命惟幙訐謨之地經理于大
猷矧練核以攸難蓋倚毗之是重恭以樞密稟德溥至
抱器閎深立朝敦密靜之風鎮俗樹良明之化間以醜
羗犯境銳師留屯將以儒臣總斯戎眷求扞禦之畧分
分沮桀黠之威且頗收之材久輟從于中禁而伊呂之
佐宜登進于明庭爰紀殊庸式需徽典裁成百揆方入
秉于國鈞仰正三階佇陞臨于鼎席某瞻望軒墉卑情
無任欣忭激切之至

賀吳樞密啟

恭以樞密臬官志抱忠概業暢文經體方重以立朝審
籌謀而居國振垣清切早敷迷于訓辭內相尊嚴亦參

決于庶政益厚聖宸之眷入登樞近之榮百度咸熙式
分于邦輔萬方是式佇正于巖瞻

答同年交代啟

某解褐榮途嘗竊同年之幸下車庇邑欽聞既久之思
方仰奉于成規乃遠貽于休問伏審頌條甚暇養浩彌
泮大慰傾風何勝永妍伏惟某官道謀王體政寔吏師
出守中和茂宣儒者之素入朝功狀妙膺天下之知豈
茲一麾可掩大用行聞節召慎護春旗

上唐州知郡高太卿啟

時宰
南陽

某伏念筮仕入朝早想聞於龍坂字人為邑幸密通于
侯藩屢窺隣燭之光彌著高山之仰屬簡書之多畏奉
竿牘以後時既愆事大之儀尤積藏中之愧恭惟某官
直方種德渾厚深仁簪組有輝赫赫本朝之望旌麾所
至優優循良之師眷乃名城昔安善化千里變樂耕之
野九重分共治之夏璽書賜金已講漢廷之故事緇衣
入覲遠追鄭武之英風畏暑方隆珍調宜備

賀運使啟

某伏審運使駕部先膺睿選出攬使旌凡屬提封同歡
聽命恭惟某官挺生慶緒練識彝倫素風不墜于家聲
大誼必斷于經術逢辰早達所至皆賢天府浩穰申畫
方喧於倚辨外臺刺舉觀風無切于澄清乃眷才猷特
分憂寄百城坐照豈須攬轡之多三接寵酬竚對追鋒
之召

謝改官答賀書啟

某叨被朝恩序遷官著退惟僥冒交積兢營斯蓋某官
盛德無容餘光遠照致茲冗散亦被寵升敢冀勞謙重
貽慶贍慙荷之素敷述奚殫

謝秀才投贄見訪啟

某啟伏蒙秀才即先董桂珍駕以及門貺雄文而滿帙承
顏愧受足認推先拭目鋪觀有開固陋恭惟秀才即先
華粉榆擢秀蘭芷翹芳涵肆羣言必見聖賢之藴根
祇眾美率歸仁義之純發為文辭粹得體要足以擅一

時之美價于茲掩多士以先登辱朝廷遴簡以降書乃
郡國奉行而論秀需亨有素晉取其時麟角呈祥顧珍
羣而莫掩鵬圖得志信遠到以難量如某樗質非材茅
心自塞荷風猷之特厚示禮等而不遺錦繡甚華被墻
非稱莖韶間發志味可知測畔岸以未能但珍藏而永
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舉人謝解啟

某啟伏承秀才即先輩出應新書榮居茂選以某繆嘗

奉檄來預程文觀雅俗之盛儀副長牋而在謝猶之蘊
玉既幸榮觀復此擢華何勝被服禮意交至感愧相并
佇聽茅征終符柏悅

與錢塘知縣殿丞啟

某雖幸際會久仰風徽恭惟製錦之餘克固練神之福
伏惟某官鍾英慶緒擢秀清時結綬王畿綽有甚高之
望投及餘地浸喧所至之聲惟此吳疆猶淹晉用伊朝
嚴召不次褒升順履清和倍祈頤養

謝越州知府大御啟

某瞻仰高山積有歲月參差末路不遇門闌欲通尺簡
 之儀愧無大席之雅而昨蒙官于邑播謫而歸命彼哉
 之蒙惠厚甚感慙并具響往增勞恭惟樂偃息于名城
 遂和倪于神宇伏惟知府大御高議出身今古懿行著
 于邦家多聞博識世以為師清談雅言聞者咸誦謀議
 屢禪于國論中和常至于吏循幸茲奧州猷我舊德詎
 謠衆口惟憂留借之難巖穴公言又恨咨詢之晚慕然

塞往藐矣遐征未知與進之年但有無疆之頌

賀南康知軍郎中啟

某伏審知軍郎中榮膺宸檢來領軍麾獲與下風咸增
 忭慰伏惟知軍郎中全文照爛淵度汪涵萃相一絃早
 欽世學漢臣萬石遠紹家聲暫分簡在之才肩泊湖濱
 之壘更冀上符耆託倍獲珍差

老丁集卷二

都官集卷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都官集卷十二

詩

遇便風

舳舻沂滑堤積源涵楚甸大帆挂長檣薰繻借良便氣
張中軍旌勢疾強弩箭浪頭噴飛雪波心落流電或如
春雷振又若疾雨濺天空文鷗歸珠媚淵龍戰久來去
意切幸此行色變丹子嘯引項挽夫喜盈面揭篙無施

宋 陳舜俞 撰

勞躍馬莫我先行吁思景附坐指交勇羨日陰未頃刻
道里歷窮縣津亭倏渡淮官候俄入汴盛夏草樹齊遠
水蘋藻遍晚景稍可愛少瞬不存見我非欲速者疾目
憎轉眩衣袂脚靈涼心烏獨安宴向夕風少休遲留樂
幽勝

失題

昔見淮水清今見淮水渾問之何因爾淮吏謂予言此
淮出桐柏彼汴來崑崙年年相合流東望滄溟奔汴入

淮而清有若淮水尊風休一色靜古鑑磨無痕今年淮
水小僅能庇龜鼉黃河從春來桃花注龍門滔滔朝宗
勢巨浪日夕煩小清納大濁勢不得自存崩騰一波走
磅礴泥沙噴我聞吏之言冥默竊自論君子潔履操小
人為詐謾姦豪蝶危行烈火燎于原譁言污正論青蠅
止于樊中人可移性鮮克終始博風夜念淮水清心大
吾源

中秋既月宴友

秋風清且勁夜色澄無譁月當澄清間百倍常光華金
盤挂晃潑水磨痕瑕未離碧海久漸到黃道斜常娥
瓊肌滑羞死吳官娃蟾蜍銀窟塞不穴死水碁依稀聞
兔搗髻像見桂花豈止數千里已照萬人家都人尤侈
盛時節惜芳佳樓臺延皓魄簾幕去周遮交錯宴子女
嘈雜鳴簫笳清影落酒盞爽氣侵中紗常明復置燭擲
果如散沙而我旅其間甚貧亦可嗟遂召朋友云可飲
文字耶客來俄滿堂風稜森鏤鐲主人出對客衰病植
蕪蒞所共天下景能如富者奢汗樽薦酷蟻獠羞錯魚
蝦釋烏帽與帶果止奈與瓜高言抗崢嶸冲靈坦凹窠
情親弗委曲論極成紛拏寒稜入吟骨歡意自天涯不
因斗柄轉豈信漏刻賒無端鷄三號漸引鼓五搗良會
誠惜已同心又何加殘輝促坐坐席曉意生微霞明發
作此詩遺我異時誇

種梅

始我窺山中早與梅花期依回遂四十種樹計已遲樵

夫教遠枿園官送新枝故土謹包裹深根屢培滋連宵
霖霖雨迨此初陽時繞徑一百樹撫視如嬰兒古來橫
斜影老去乃屈奇嗟爾生也晚笑我行且衰世人非金
石或作千年資轉眼共零落較此不更癡有情且寓賞
勿著喜與悲青赤粲點白一笑唱吾詩百年霜雪迨好
者知為誰

公署井詩

老屋蔭大井置綆百尺修疏鑿不知年人其古諸侯源
從卞山來涓涓無時休旱地十里赤淵泉獨清浮六月
如燭火寒冽冰雪伴萬家溪隄卓此名一州纍纍絜
餅人踵門日見投賓至遽欲起命酌輒復留豈不敵醜
酬渴疾飲以瘳庠序闕講問闕淺誰予求自反對井德
飲水良可羞

桃花塢

路轉青山曲地暖留青春昔聞千樹桃香艷紅氤氳遊
子想神仙花下啼烏馴于今空蔓艸况復種桃人唯應

老
搗中月清光無故新

錢張郎中

莫愛卞山色莫羨苕水清
山高天早寒水深潛浪生
維此賢丈人字韻和且平
冷清官無威奸辭吐春英
衆人翫其華君子挹中情
愷悌神所勞假樂著壽并
安車省家園華艾立兒甥
邦君示尊禮宴斝既豐盈
言還湖上居載酒餞東城
賓醉可復訴貴老事非輕

送詩僧惠師

蕭然林下人病骨霜松槁
若為詩家流力壓古人倒
琢句如琢玉得之若得寶
有時到極勢直可補元造
平生樂此樂白頭不知老
數年吳楚游詠遍泉石好
却懷鍾山隱鄉思滿春草
橐中何以歸篇篇有留橐

采芑詩

采采原上芑盈襜不知多
惜共蔡藿稱命與羨糝和
值此行間後間遺餘雜藜
莪京洛誇肥甘掇擷繁誰
何休官業已定不得此首
瞻年年春物繁期爾山之阿

野燒

急燒山上草莫顧山下木燒草得地美欲種來歲粟乘
風縱巨燎烈烈遍崑谷既不問玉石何暇愛麕鹿寄謝
種粟翁來時擇嘉穀無俾稂莠俱還見故草綠棟材已
灰燼著意規飽腹

廉溪

豈無城中居高牆圍大屋愛此原野間山靜溪水綠人
家買良田歲取十千穀我耕山下土所獲亦以足藜藿

佐漕魚晨炊買樵木客來好風日濁酒醉籬菊主人去
微官歸意常欲連畫圖隨行李林園曰在目公卿為之
賦佳句滿瑤軸年來請便郡且暮戒童僕乘霜歸荒徑
趁雨添新斲應恨公未歸公貧猶待祿

寄揚州知府錢舍人

歲月倏已逝流光浩無涯新陽達厚地艸木漸萌芽禽
鳥知時節聲哭日夕嘉人生獨何為不與物同華齒髮
俱搖落唯有老大加緬懷西垣客事業紛天葩三年辭

帝右士夫嘆贅牙道大盈不容眇小固何嗟聞有難老
藥沆瀣和丹砂但願壽百歲未能定龍蛇

靈祐觀

緬彼幽靈天曾是象仙園宮祠宅來儀紺瓦覆蒼髻窻
扉秘環佩凡席被文繡傳聞祀禱神祠宮燦如畫樵蘇
避山林草木長踈秀詳符聖天子慕道比軒后縣官典
修完錫名揭靈祐星瑞捧金龍沉以玉簡副邇來三十
年寂莫事非舊黃冠守蕭當香火雜部植神州太乙司

農治華構休祥祚邦國巖穴甘僻陋游人獨何求豐碑讀
古稿

保聖院

門深鎖蒼苔地靈育嘉樹寂然煙雲宅不接市朝路苟
能灰心即古是古樂處

贈孔經甫賢良兼簡許少張狀元

晚泊姑孰浦忽逢瀟湘人口梅丹邱客面帶湘江雲此
宮骨不凡九天之麒麟新上紫煙頂以頭觸天門赤龍

怒當路天矯驚百神麒麟顧何力牙爪勇踞躄既欲搏
其角人或批其鱗此身甘萬死壘粉不遂巡帝曰汝無
罪濯濯良不群輟吾黃金鋪縱之赤城塵收頭縮下土
別待風雷春龍怒遂之去四海波濤翻顧我天一涯遺
下顏色温昔為游天夢嘗受一日恩耆耄來因對客念往
驚心魂寄謝剡溪子入朝可無言

寄虔州東禪惠長老

山僧未識面遠想何洒灑客從巔上來肯可必儒雅學

詩擬柴桑陳編長在把冥搜得佳句冲淡相上下由來
淵源遠知解妙空假史君固好善公餘枉車馬玄談間
清吟至樂匪尊筭借問歲早晚重修遠公社

次韻酬郊郎中

直道烏不黜士生常苦貧此語聞則舊今見賢丈人三
十取科第初走州縣塵清不受一毫義或重萬鈞四十
雖宦達五十已遭屯有如車脫輻挽之又埋輪南樓窳
山中茅屋無比隣瘦田兩三稜過半生荆榛年豈苦不

飽況復水旱頻予常訪其居會合歡無垠念此太幽獨
欲去彌傷神勸君胡不歸清寧多交親旋聞理縣腥送
之彭蠡濱今來復相遇三見汀洲春雖云故鄉樂還似
枯池鱗僧坊避風雨所賴太守仁隨衣度伏臘計俸紆
晡晨無妻眠抱影失子淚沾巾寫蒼香難知善人獨不
振公懷自曠達陶然樂天鈞作詩擬淵明委形任屈伸
所喜樽有酒且樂園有筠我思得高義列鼎鋪重茵館
之華堂上歲與木百困使無寒餓顧便可謝簪紳世俗

念已薄此邦非等倫

東臺并序

太博劉公嘗自賦所居之東臺詩云茲臺乃主人
吾身同過客可謂達生之至言也客有託為
臺答公頗稱公道德然未盡其所以相為賓主
之意于是為賦詩一篇

築臺俯園木亦既覆華宇主翁達生者作詩辟門戶謂
臺乃主人吾身同逆旅臺還謂公言無易浪稱與天地

猶大塊况此一杯土我昔未為臺蟻蛭動欲雨翁欲事
畚築金甌莫論堵軒陛因冠帶松筠漸儔侶萬物固何
常今日乃前古高岸化深谷白波起桑圃短長雖有間
相去能幾許翁間賓客至只此薦芳醕翁仁妻孥樂且
以饌肥羜高明照圖史啟塞順寒暑鄙夫不能此蟋蟀
賦其除臺公默相忘勿復問賓主

贈劉道原

三年江湖上得友唯道原少小負英特詩書日萬言長

好史氏學執筆以專門廢興數千載抵掌洪河翻潔身
此夷齊見義勇有責唯不善立解惡佛如仇冤我雖異
於此知有學行尊就之同霽露貴之如瑤琨共為靈山
游移宿宮林園水石最好處盡日流清尊所願聞高談
美若嘗熊蹯夫子之故人公台既調元聞初學問時出
蘭並芳孫及本議論乖良弓對驚猿雲泥成暎離治亂
空自論古來用才者如梓匠輪輅短長無棄遺同異非
雖思何不付國史置子西振垣我語難鄙賤幾欲叫天

閩此一篇今于江
州圖經內編入

湖州李使君聞予遊寄書云為我一謝絕清

道微本一致喧靜偶殊轍眷言朝廷士何必山水悅李
侯稟靈氣家園麟大別廬峯五千仞曾上捫日月一隨
青雲友久仕金馬闕茲為東南守雙溪對寒潔因將洞
庭客寄使謝清絕想君皆不往搔首厭符節澤民固重
事逸興聊可輟已告林天金庭錫期壺

初入太湖

東南有具區三萬六千頃百川之雄偉咸池借溟滓玉
堂在其下莫知日月永鵬夷昔不返肯顧市朝請素懷
魏已勞孤泛此方逞刺沙出林荒度淺動蘋苻漸盡行
漸遠灣轉勢彌迴疑非地可載直與天作鏡青空四垂
幕亂山不能屏森茫白鳥行浩漾好雲影還呼十漿急
眾橫九帆並一船橫立九帆霧中波有先風後浪猶猛
澎湃聞乍恆拋盃內還省我量覺蹄涉此身寔萍梗淵
神慄寒肌浸氣飄素願觀瀾念往術濯纓悼前昔未能

追高謝且以卒流景寧非誇獨清濟乃伏中靜寄謝洞
庭君終來老魚艇

雲溪

吳王城下溪疏鑿自開闢潭潭無崖岸但見浸垂碧氣
增宇宙寬勢吞江湖窄樓臺照清影汀洲多嘉植紅鱗
生霞朝金鑿沉月夕恍如神仙國遠興塵土隔怪說稔
傳聞真源探圖籍天目據西南兩地瀉峻極其傍數百
壑奔走為附益及茲淵溥處深不可計尺稻梁活萬家
世無原田瘠魚鰕孕千石日見網罟獲陰陰風雨夜多
為蛟龍宅少遊溪上學長作幕下客觀瀾撫前志平世
恥吟澤度量方潢汙臨流慚惜

林屋洞

洞天三十六第九曰林屋神仙固難名瓌怪存記錄曠
歲懷尋賞茲辰幸臨臨馳神在真游豈復惴深谷解鞵
納芒履燃松命光燭初行已僣僕漸入但匍匐顧瞻避
衝磕渾淖沒手足如此百餘步始可立寓目或垂若鐘

簷或植若旌纛有如案而平有類凡而曲鐫刻非人工
晶瑩粲黃玉遙知竅穴外定有金庭籙凡肌不可往叩
擊安敢黷鸞鳳無消息但見白蝙蝠却還望微明既出
猶喘促沾依憐石髓孰悔泥塗辱庶幾達微慕養生相
吾福

毛公壇

古壇疊亂石草木何參差黃依宇其傍陳蹟刊豐碑曰
初劉真人苗髮不可訾但見紺綠毛被體髣髴垂雲軒

一日去空山留庭壘弟子散叢谷荆榛蔽荒基晚有周
息元探訪親斬披白塵忽跪前靈符見葳蕤地勝人既
偶凝巖起竇祠束帛下幽聘良馬維素絲前朝揖高風
有美皮陸詩迄今三百年事去物亦隳喬松委樵蘇野
蔓號狐狸惟有鍊丹丹甘列無等羨一酌匪消渴欽慕
尚神禧

松梢詩

朽屋延暗暝鑿明快吾魄西壙偶面勢開牖遂生白茲

烏玩圖史亦以置牀簣豈能來清風猶苦對殘赫炎天
適曠早永暮坐燔炙賓客何可處兒女哀不獲咨諏或
獻計蓋覆乃其策架木湊簷瓦鋪竹施葦席聊且紓暴
酷未足為佳適北山多喬松倚天不知尺綢繆星日暗
轉搗鬼神宅棟梁尚匪材枝葉固何益敢告持利斧斬
伐適指畫束縛如見遺無使曲傳直此身得餘庇陰德
佩無斁

楓橋詩

二十送上鄉老書白髮堂上惟愉愉岐亭酒罷不忍別
二百餘里來姑蘇楓橋古岸冬十月霜風切骨艸木枯
拜起欲去更付囑攜手泣然雙淚珠明年偶中棠政第
赤城山下欣迎扶穹蒼不與奪榮養星霜未周罹明誅
顏色不見已三歲肝血泣盡留形軀隱淪無業養慈老
骯骯又作卑官過還道楓橋舊別地依依風物春陽敷
人煙山色一如昨齒髮獨改親則無萬杵八口交落涕
水邊且欲留行驢平生一天已無戴縱得寸錄何為娛

時乎窮達又未決行矣願報生前劬

貧女曲

貧女四十無人問不傅鉛華水梳鬢非關顏色不如人
不肯出門羞失身零落牀頭舊機杼池水漚麻還織布
布成不賣市中兒金刀剪雪自裁衣

太湖一首和姚子張

太湖可漁山可樵漁樵隱者非一朝醉拍溟渤摩穹霄
歌詠周孔追松喬故磯人歸今寂寥秋空浪穩蘭為橈

何為不去去走市朝况無一策陳寔竟嗟哉生事垂簞歎
母齒豁豁羣兒齷齪寒悲饑如鴟鴞古人以此嘗折腰
敢不歡喜祿下僚滄浪有景真不違西風起時心搖搖
異日掉臂君可招

三峽橋

銀河源源天上流新秋縉女望牽牛洪波欲渡渡不得
以鵲為橋說拙謀胡不見廬山三峽水此源亦接明河
底擘崖裂嶂何其雄崩雷泄雲勢披靡飛鳥難過虎豹

愁四時白雪吹不收
燭龍此地無行迹
六月遊子披貂裘
誰將巨斧鑿大石
突兀長橋跨蒼壁
行車走馬安如山
下視龍門任淙激
寄言牛女勿相疑
地下神工猶更奇
喚取河邊作橋棟
一年不必一佳期

騎牛歌

舜俞謫官廬山之下常陪太博劉公乘黃犢往來山中因作歌以記之案此下三詩永樂大典舜俞熙寧五年為山陰令以不行青苗自劾請監南康酒稅又載南康舊志云舜俞與凝之乘

黃犢嘗以六十日盡南北山水之勝有廬山記五卷李伯時畫為圖

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
千金市骨駿馬來乘肥大躍須年少
蒲為羈絆為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聽水要行遲
駐策緩驅鹿不起布袍葛帶烏接羅
山家裝束不時宜
飽樽注酒就背飲
縹囊貯書當角垂
吟或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
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山三十眷聲如鐘目如電
七十神先射人面上牛下牛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
汴州馬上竟何如春泥沒腹

雨濺帽夜半歸來人已痛天真喪盡百憂集衣食毛髮
歸妻拏爭如來騎牛水光山色同悠悠

和部使者騎牛歌

君早山前白雲老五十休官何太早吐舌官卑黃行道
鸞鳳豈肯爭梁稻愛山愛水去無時漸老更買黃牛騎
長髯老奴絮棹隨白紵皎皎山人衣因憐湖邊有逐客
也解忘形樂泉石不使執轡從翁遊翁自出錢為買牛
山中酒美數醕我醉裏詩成要我和市兒指點應不識

底不輕裘走快馬毛夫子真國士出問風謠宣直指瀟
灑本是神仙人功名強為蒼生起聞說騎牛不識訶手
擘紅箋為作歌英辭百卉鋪錦繡雄辯三峽傾銀河我
牛入山路漸熟好歌吟聲易成由明年恩亦當放還直
入深雲無管束欠却劉家買牛黃金錢又得毛公騎牛

碧玉篇

和劉道原騎牛歌

陳子無能久棄廢騎牛入山學遁世劉子有道憂天下

欲取相印乘駟馬二子相逢湖水頭進退兩忘俱未酬
長歌對市人聞者應柳榆不君見蔡澤不相終躍馬甯
戚未遇先飲牛腰懸六黃印廩食萬戶候人生顧何常
古來海水生柔桑少華一峯已為谷白日西出明朝陽
男兒蓋棺事乃了目睫榮悴空悲涼水之曲山之傍歲
窮且飲酒富貴無相忘

附附錄劉渙騎牛歌後序吳順義中史靈白先生北海
海避地於星子常乘牛往來山水間今民間尚存史先

生騎牛圖余退居廬山出入遊覽往往徒步者蓋患
其以人為輿雖慕先生所為而猶未暇嘉禾陳令舉
嘉祐間中賢良科遂巡十餘年方涖邑事復以詆青
苗料病忤執政名重天下謫東市征欣然就局余山
林獨往得以親傾何樂如之時同泉石之趣因茲雙
犢以遂其志而人得詠歌之美敢磨石以永其傳歲
癸丑熙寧六年正月五日江西劉渙叙于篇末

送南康劉道純秀才起應新詔

太平天子厭弊舊盡解網條重結紐一朝進士各名經
五百年來病聲偶弟子增員崑空穴博士獻書車馬走
鴻薄青冥者在籠魚憶滄浪今脫筍乘時得志君其人
平生好學氣撞斗詠訶毛鄭為低眉辯說儀秦不容口
本需束帛貢圭衡勉應新書辭畎畝時髦往往出江南
解褐須期居帝右藏珍韜楫元待價榻矢撫弦須應手
勿學迂踈魯兩生是古非今空白首

贈通慧大師淨務

鄱陽江頭逢道人昔我先子遊從親口誦先子詩別來
參十春我悲不忍聽泫然淚沾巾道人見我少小日嗟
我老大空埃塵我道人言言始願有所陳公孫希世董
生遂子貞結駟原憲貧伯夷采薇避周粟許由洗耳為
堯民道雖有用舍天寔為屈仲子誠空門士胡為甘隱
淪適來拔士到屠販圜牢往往生麒麟延英賜對不膜
拜下視羅什來姚奉方袍騎馬使絕域賀蘭山前無縉
紳如子固不羈何不自化青雲身今我迂踈不知返悠

怒如海空迷津無錢買山廬
峯下行欲東來長水瀕子
如厭世欲已矣來寄瓶錫吾鄰

贈湖州使君李公擇

李侯車騎匆匆出前驕不鳴隨者急不遊臺沼不尋山
獨向城隅小蓬華城隅蓬華謂誰家太學先生賢已卒
老真猶在八十餘侯來為問夫人疾當時弟子猶五六
連袂追隨存倉卒手調湯藥進盂盤勞問有無極纖悉
蒼人來觀相嘆喜門外墻頭聞唧唧我思康定慶厯間

天下文章極蕭瑟讀書不復問義理破碎公廢入聲律
先生始出治庠序輔養學者尊經術自茲道義及生民
晚見纁黃起遺逸先生今來骨為土名儒大義非前日
朝登龍坂暮高官舊學前功付幽黯往往昔遊苦雪人
詆諱不敢對以寔李侯自是江南士不預吾徒舊堂室
尊德樂道乃精誠念老嗟貧固其秩魏文伏軾過西河
鄭公名鄉論高密古來如君願無幾于今走利尤非匹
人言侯政如此多試聽風謠百之一

雙溪行有序

熙寧七年九月予遊吳興遇致政張郎中子野
日有文酒之樂時學士李公擇為使君幕客陳
殿丞正官皆予故人一日正臣語予云昨日張
子野過我吾家有侍婢何氏故范恪太尉之家
姪也窺子野於牖識子野嘗陪范宴會因感舊
泣數行下予聞之惻然交語公擇公擇益為之
悽愴即乃載酒選客陪子野訪之酒行正臣不
肯出何氏侑諸客飲獨使在屏障中歌及作笛
與胡琴數弄而罷其聲調無不清妙唯子野以
舊恩得附屏障間問范之廢興及所由來子野
曰此范當年最所愛者於是諸客人人憐之又
嘉其藝之精而恨其不得見也予因作雙溪行
雙溪吳興之水苕霅云也

星郎休官兩鬢白慣作五侯堂上客
原本闕半八人家
鎖深宅偶來花幕雙溪頭聞有侍兒舊相識五馬情多

載酒過主人猶須屏障隔黃昏移燭背重簾初度清歌
響疎柏宛轉別是京洛聲中有離愁千萬尺曲中復作孤
吹笛玉龍一吟羣籟寂金壘不酌四座聽淡月朦朧桂
空碧更將餘意寫琵琶手抹鳳槽鳴歷歷梁州欲徵公
絃斷應恐外人知怨抑主人不許傳青翼獨聽星郎語
近壁小聲嗚咽話當年公子樽前最憐惜朱門出後身
轉輕往事消沉無處覓星郎日有流落恨回向玳筵雙
淚滴勸君收淚聽我歌聚散有命可奈何君不見隴頭
水入海不知幾十里又不見風中花吹向千家復萬家
人生莫作等閒別事去老大空咨嗟

示諸弟

吾家崛起蓬蒿間先君為學良苦艱典衣買書教我讀
平生貧窶不此慳歲晚纔露寸祿養天禍無何顏泰山
况時汝輩各少小不及見汝學燕閒逮今孤露歷歲月
漸覺長大成踈頑詩書堆積有素業文章體要亦易學
固須仁義力造詣慎擇朋友少往還偏親堂上待甘旨

者官集卷之二
況已齒亂雙鬢斑更可踟躕忽榮養不如烏鳥鳴閑閑
官家公道祿寒暖勉旃進取歡慈顏

淮陰阻風譏風伯

滔滔淮水溢楚之疆原田其潏城郭為防浸以廣兮不
可涉浩乎險兮不可航粵有行者欲泝其央編莞為帆
植木為檣幸飄風以憑乘遂吾歸而徜徉爾風謂何不
自西北阻我攸往維伯是職悠悠水濱奚獨予留有百
其役若干其艘粟麥兮中都之餉饋布帛兮赤縣之衣

表府臣引領以僕指挽夫坐糧而寢餒伯復不知天子
聖神以民為憂聞此方國常墊橫流分筆舌於嚴署咨
瘡痛於諸侯有淑使者仁豐義修體上所囑同辭合謀
今此欲往會于道周偈和出話下民以休風之不遂非
伯誰尤上帝可訴讒言孔庶將伯是怒不如風兮命之
去

明日北風尤甚不可行再讒

我行楚濱洪波是涵飄風不惠停舳相銜我寔有辭將

伯是讒越明日作若怒弗成大吹振蕩厥聲唬喊龍憑
虎借播谷搖巖止莫能維行不可帆誰令其然維伯所
監我名有讒寔意以禱終使不往寧弗之報泛泛行者
有游有漕罔不衣食或俱幼老出其孔艱仁者攸好吹
而順之母忽予告

謝風伯

晨風飄兮弗疾弗暴我舟汎兮以安且蹈云誰之賜神
伯予報莫阻乎淮如彼行舟莫遠乎泗曾不日到我讒

不淑我辭靡好伯其憐汝其遂壽考伯實神聖善人是
悼鼓動萬物永輔有昊我歌我詩以薦行潦

題婁億墓

彼何人之門兮鴈行馬車老夫懷金兮童子紆朱其取
萬鐘兮不差毫銖庖有梁肉兮腹無圖書天之生此兮
何罪何辜句讀其語言兮節文其步趨抱筆而宵吟兮
鋪楮而晝塗天子招其以仕兮鄉人勉呼衆肩相煦摩
兮疾駕爭馳驅有司五上吾名兮禮部曾不一知退將

羸其角兮進且跋其胡行年幾六十兮僅免為白徒一
秩不能勝兮朝強而暮殂考妣其謂我何兮遑悼妻與
孀高者我難誼兮厚者行難語諸百恨寂默兮秋草之
堦

都官集卷十二



都官集卷十三

詩

宿靈源院

山家皆種橘古寺獨栽松
林靜時棲鶴泉霧合有龍
何年人捨宅今日我攜筇
寓所留僧話未眠聞打鐘

閨日堂僧橘

閨日堂前橘山僧手自移
為迎林下客旋拄路邊枝
結

書官集卷之三
十
寔曾防蟻盈箱不禁兒他年應記得蠟屐過門時

落葉

風露入林阿紛紛奈落何滿庭添景野開戶覺明多未
逐滄浪遠堪憐腐草和無由庶醉眼歸思滿煙波

中夜

強寢夜何永通宵夢不成曉燈寒有暈跳蚤靜聞聲音
拙宜身退家貧長道情自憐前計失半世慕虛名

客意五首

客意久不適攬衣臨暮春煙長歲野闊雲斷漏天空酒
置千愁裏成詩一望中黃花無限好底事憶江東

二

行役意匆匆海留計已窮夢歸無奈曉病覺不禁風憶
橋園垂枳沉魚夜聽鴻悲秋成白髮賴未作衰翁

三

高岸聳如陵秋光著處清遙山照眼碧黃葉逐人行黃
怪新烟火曾經古戰爭深林茅屋小氣象亦豪英

四

水濁不見面安能照膽明
遠因送流梗所得計歸程
日落西風急秋深積潦并
清江前約在賴未濯吾纓

五

况復淹旅泊情多愁亦悲
寒雲欲垂野疎葉不藏梨
斷梗逐流水歸禽投好枝
徘徊古原上應有夕陽知

阻風遠泊舊浦

已作淹留計行臚豈恨遲
却投前浦宿還似始來時
寥

沈鱸鄉遠飄零鶴髮悲
猶欣有隱者度景覆殘碁
時有

和附
舟

題秋浦亭

牢落真秋浦江山滯客舟
身同雁南去心似水東流
鷗鳥荒煙裏漁人古渡頭
只因山色好來上九華樓

彭澤縣

古來彭澤縣應有折腰人
百里昔猶重先生豈不貧
菊
花還在否柳色為誰新
白髮南遷客淒涼問水濱

題東林寺

淨社清談盡高名野史傳空山留舊寺老檜識當年殿
古應藏壁僧聞學種蓮徘徊二林月猶照虎溪泉

以橘贈湖州李公擇

去著登山屐夢歸清雲門親嘗霜後橘思侑府中樽為
問林間路曾過水畔村人言封境近往往被公思

送可則上人還京師開講

善作空王子能探佛祖心浮雲無定住流水度先陰糲

食開盂慣飛塵壞衲禁國城傳法後倚錫舊山林

過下方祇園入上方看經院遇八十老僧

因過下方院更指上方登偃盖杉松路包金橘柚層清
灣從古好孤榜復誰曾八十年前事淒涼欲問僧

次韻吳少卿致政自詠

掛冠歸故里尋壑其中車蘭蕙庭階茂交遊世路疎一
壺新漏箭吳公自作千姓舊囊書吳公作千姓寄問從公
容家金有幾餘

奉酬長文舍文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消
凜冽春寒尚氣驕
攝事初忻迎社燕
尋芳因得過溪橋
清浮酒蟻醅初撥
暖入鶯囂舌漸調
興味愛君年尚少
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憊

贈徐道士游京師

有客人形善鑿觀
過門聊肯駐征鞍
知予謾失江湖約
笑我甘為簿領官
卜隱日邊龍闕近
去程雙裏鶴衣寒
京師車馬飛騰速
別把金波洗眼看

將至嘉禾先寄諸兄弟

半年西走若飛蓬
得祿無多計屢窮
驥足寒孤甘伏皂
鴈羣驚迸苦傷弓
家貧不易新堂構
天幸猶能遇歲豐
且待歸來都講論
一篙煙水趁霜風

送劉吏部得請三茅崇禧觀

老臣連上早囊封
去訪三茅駕鶴翁
曾為蒼生論救事
因從紫府得仙風
收身物外光陰好
回首人間寵辱空
果滿丹成家法在
應攜雞犬入雲中

和王介甫寄安豐知縣修芍陂

雩婁陂水舊風煙可喜斯民得繼傳
萬頃稻梁追漢日五門疎鑿似齊年
齊高帝時桓才高欲畝營田策公假
還來泛酒船稱與淮南誇好事耕歌漁唱已相連

和知郡王職方韻同者

邑政增繁更淵沉所喜詩筒賞嘆深
楚國老臣千古意廬江賢守一家心
漢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嘗修淮
是波今太守與介甫皆其宗姓
邊野史添新事壘上春梨誦好音
與利勤農真政術可

知為吏得喉襟

南陽春日十首

城頭古木未知春官柳柔條日日新
門巷旋開沽酒市郊原便有踏青人
風煙乍煖禽初好網罟猶多雉肯馴
擬為芳時對樽筭愧無心事樂天均
倦懷春晚脫征驂官况喧卑昔未諳
馭朴豈甘忘素業琴樽猶可助清談
窓燈耿耿書開卷衙鼓鏗鏗吏放參
唯有登樓心不恆亂雲堆霧鎖東南

山川隨處有芳菲
老大情懷與舊非
已恨鶯聲驚曉夢
豈堪花氣著人衣
蔬未省添新斲
草木應曾長舊圍
終向畏塗無所得
好風佳月不如歸

花前惆悵轉難平
屈指光陰已半生
猶把此身嘗患難
不知何日得功名
未安去住千絲亂
已去悲歡一葉驚
擬入醉鄉銷此恨
快風無故折春醒

壯德推折復何言
齒髮今年老去年
念遠片心飛鳥外
感時雙淚落花前
琴逢過客生難理
詩擬離騷怨不得

家在五湖明月裡
夢隨春水宿漁船

客宦逢春病眼開
紫荆花下也徘徊
謾勞人力書千卷
聊寄天真酒一杯
明代本期無棄物
孤臣何敢自論才
且欣腐鼠同烏啄
不怕丹山有鳳猜

簿書堆裡得天真
謾為浮名役此身
門柳偶同陶靖節
君美空羨賴封人
沙鷗舊許為吾侶
巢鷺何曾厭我貧
已共東風有歸約
且從桃李笑今春

故園春物在誰同
地盡天垂杳靄中
右火柳煙燒白晝

茶槍筍槩戰東風橋橫酒市青帘出門對漁磔小艇通
誰信南陽樓上客翩翩歸羽欲飛空

澤國生涯有釣舟此身隨分押羣鷗非閑利祿成羈繫
為學文章作贅疣病眼看花空濺淚客顏臨鏡復包羞
江東父老應相憶燕子來時語不休
半生名宦是塗顏菽水當年尚可歡鍾鼎未能先祖妣
牛羊雖美愧盃盤五千強誦誰云補四十無聞得自安
不覺尋春上臺榭東風吹淚落闌干

和開祖丹陽別子瞻後寄

仙舟繫柳野橋東會合情多勞謫翁相對一尊浮蟻酒
輕寒二月小桃風羈懷散誕謳歌裏世事縱橫醉笑中
莫恨明朝又離索人生何處不怱怱

和章子厚聞子瞻買田陽羨却寄

畚畫春流藻葍長吳門菰米鱖鱸鄉謀田問舍拙者事
尋壑買山君底忙出處兩忘同旅寓濁清一種付滄浪
故人詩酒如驅使白公詩云詩酒在別有甘泉綠野堂

次韻酬余彥翔

我慙希世就窮儒甚矣謀身子更迂不共梟狐倚城社
合隨魚鳥樂江湖古來只有風猷重事去情知氣味殊
解肉縱消吾舌在任從兒女惜揶揄

次韻酬白天覺

人生自致真非策歲晚無成可復論鈍駕謾思追驥躍
病巢何敢慕鴻鵠傲如中散仍多疾辯付南華書不言
聊謝高情白夫子為慙騷興慰王孫

謝揚都官見惠錦雞

珍禽流品可褒題天與文章五色齊羽翮已堪攀鳳翼
稻粱爭合在雞栖應思舊侶雌雄舞恥學凡羣旦暮啼
好向彩衣堂下養名節從此樂持齋

送李戶曹官滿還江寧

去程牢落且徘徊聽我高吟有一盃曠日心胷無愧恥
青衫顏色任塵埃秦淮形勝多人物晉室風流入草萊
歸到江山聊洗眼下僚應不久沉才

鳳凰臺

鳳去臺存碧草濃
遊人來此問遺蹤
故巢風月已千載
好景闌干空數重
府坐猶良黃太守
輿乘仁聖漢高宗
竹花生子梧桐老
辰事丹山信未逢

十八賢臺

臺下衣冠已化塵
臺前顏色尚如新
林泉合是修行社
巖穴誰非避世人
好鳥豈知當日事
幽花何似昔時春
老僧不解論今古
應笑徘徊問隱淪

淵明醉石

聒聒飛泉清遠石
悠悠天幕翠鋪空
是非分付千鍾裏
日月消磨一醉中
柳絮任飄荒徑畔
菊花仍在舊籬東
水聲山色年年好
堪使遊人別素風

東庵

已憐門巷林中出
况復軒窗水畔開
冷淡山光明枕簟
動搖波影上樽罍
坐看天際孤舟失
慣見桑陰五馬來
長恨陽吟不足櫺
干留共月徘徊

太平觀

繞繞峯巒玉案圍，重重樓殿紫烟飛。
青藤素簡天門近，絳節霓旌夜半歸。
鶴使每傳三鳥信，鳳書頻送九霞衣。
放臣於世慙無補，金萼樓前拜不祈。

東林寺

白髮老僧安住處，青山司馬愛閒來。
松嫌天近株株短，花待春歸款款開。
堪信壺中藏日月，誰知雲外有樓臺。
官卑合是尋山客，不見芳菲意懶回。

西林寺

東林移宿過西林，風靄蕭蕭結暝陰。
隨處水聲喧屐齒，傍人山色上衣襟。
道於塵土知無用，樂在雲泉每損心。
擬付離騷與猿鳥，樵蘇應怪久登臨。

棲賢寺

辟地行者應開寺，拔眼高僧尚有墳。
龍帶雨歸三峽水，鳥銜花出五峯雲。
樓臺屹屹天宮近，鐘磬疎疎俗界聞。
遊客不嫌車騎遠，巖局無計長苔紋。

黃杉院

仁宗街
寺額

銀鈎金榜佛家園
屐齒初來骨髮寒
天上星辰留翰墨
人間陵寢悶衣冠
虬龍擁護神如在
雲霧遮藏色未乾
四十二年蒙雨露
茅猶解泣汝瀾

開先寺

山門屹屹橫青嶂
巖屋霏霏帶紫煙
千尺老松當大道
一條飛瀑落中天
重來覽物應相識
此地尋僧似有緣
自謂讀書非俗吏
謫官猶得近林泉

新羅巖

萬疊青山與世違
一叢雲物倚天危
僧開峭石難行路
猿叫枯松最上枝
藥鼎施人寒種火
菜畦行虎宿無籬
此中別有忘年事
擾擾紅塵死不知

竹雲洞

長干龍老長龍孫
竹裏陰陰鎖畫雲
莫問何年初入洞
由來一日可無君
清園欄檻喧難入
翠滴衣裾靜欲聞
會待歲寒看苦節
憑誰吟對雪繽紛

峯頂院

自隣隨分有仙蹤
曾宿金庭第九重
誰謂謫官真俗吏
還登廬阜最高峯
坐頭平揖千巖月
枕底微聞二寺鐘
歸去林泉綠更熟
定應春夢却過從

雪

老來惟有看山癖
踏雪來尋洞府春
已愛匡廬無俗骨
更逢姑射露天真
參差玉樹千巖裏
高下藍田一水濱
乘興去留人莫怪
風流元是剡中人

霧溪觀

霧漢流水碧潺湲
溪上清輝弟子圍
白叟荷鋤春採藥
黃冠敲磬夜朝元
山中松葉堪為酒
路口桃花似有源
自是遊人無道骨
長生何必五言

落星寺

何年翠麓浮彭蠡
云是寒星落斗牛
遠水拍天圍淨界
野僧依石起朱樓
欄干白日風吹鴈
簾幕黃昏月近鷗
安住自成難老藥
不須乘海覓蓬邱

承天院

建昌門外小禪居竹檻松牕靜有餘
全近江湖添悵望乍離城市易清
靈人思求友聽啼鳥僧愛忘筌看
得魚不為山南多勝處便堪從此
駐中車

寄星子令柯季立

慣見江湖賤逐臣去尋巖穴或相
親不知金馬曾為客猶得銅章肯
借人夜夜水聲隨枕簟時時林色
上衣巾題詩半在山南寺請戒巖
僧掃隙塵

寄郊景仁郎中

早歲交情淡已親相逢羈旅白頭
新雖慙管鮑論高誼欲暮陳雷卜
近隣客舍每羅門外雀歸來還滿
甌中塵明年相逐東林去未必鱗
魚駐得人

中秋佳月獨潺湲垂虹亭有懷胡
完夫蘇子瞻錢安道

五湖人住覺天寬有月清秋似廣
寒玉鑿光中數毛髮長虹背上倚
欄干樓鷓誤曉啼還住白露沾衣
濕又乾

借問姑蘇胡別駕，簿書燈火共誰看。胡完夫

月光清極向中秋，千古松陵此夜遊。寥泝更無雲碍眼，
滄浪合是我維舟。浮生未有明年約，淺酌聊資到曉留。
辜負金波三萬頃，詩豪草聖在杭州。蘇子瞻

玉兔光中繫小桅，長虹影裏倒樽罍。一年此夜清秋半，
萬里無雲霽色開。月女嬋娟如有舊，波神安穩亦憐才。
合須豪飲酬佳賞，不共烏臺御史來。錢安道

留槎閣

聞說豎川似沃洲，一溪分作兩溪流。長橋跨岸虹垂地，
高閣凌空蜃吐樓。浩蕩乾坤供醉眼，淒涼風雨送行舟。
憑誰為問乘槎客，未必夫人犯斗牛。

禹穴

百尺蒼堅穴翠嵐，天痕非擘亦非鑿。先王圖史誰分掌，
後世疎慵不復探。定有龍虬蟠寂寂，如何苔蘚亂髣髴。
老師更說神靈事，只讀高碑去未甘。

谷簾泉

玉簫鋪水半天垂行客尋山到此稀
陸羽品題真黼黻黃州吟咏盡珠璣
重來一勺非無分未絮吾辭可忍歸
終欲窮源登盡頂帶雲和月弄清暉

若耶溪

十里澄溪溪上山溪光無際照山顏
天嫌俗眼尋常見地惜羣峯左右閑
蓬島也應非海外瓊臺爭合貯人間
維舟正欲踟躕飲坐見蒼煙罩翠灣

天池院

張景詩云若以山形比人骨此池應合似泥洹

此峯巉絕與霄干峯頂泓澄旱不乾
天下定應添沆瀣山頭信亦有泥洹
等閒雲出千巖雨敗次歸龍六月寒
一勺自堪流萬古何須低處羨波瀾

題翠峯院

借問鴟夷與李鷹五湖珍賞復誰曾
慣看銷夏灣頭月唯有莫釐山石僧
晚渡浪痕沾壞袖上方雲液洒枯藤
游人欲趁沙鷗去更伴禪公上翠層

青龍江醉眠亭

酒擔長輕六印腰
醉中一枕敵千朝
興亡貌比榮枯柳
聚散看同旦暮潮
清興本應塵外得
香魂徒向水邊招
已聞佳士過從約
不為東風返畫橈

水月院

興隨白鳥汀洲立
步入青林臺殿出
湖脈來通方士泉
山顏分入幽人室
自苦扁舟每訪尋
何年空谷無遺逸
一衣霜風穿客衣
二十六房皆採橘

題碧蘚亭

瀟洒闌干碧玉叢
頻來遊賞似兒童
紫迴修竹撩清影
刻畫新詩繞翠筒
十載雪霜林色改
幾番風月酒尊空
子猷老去心長在
終擬為隣作醉翁

送喜長老遊四明

釣竿無竹月空船
事去朱涇不記年
一句弗由他物得
此心知與麼人傳
無鬚王老長垂地
掉臂胡僧仰託天
去問玲瓏巖上石
个中誰是我禪師

寄姑蘇智肱錢塘文捷二上人

釋子紛紛奈汝何，傳聞右繞孟中訛。
南山述作那堪毀，西竺師徒果有魔。
羣蟻固應隨轉石，一杯烏不障頰波。
青 磔皆稱鑿乞與光明歲月磨。

傳神悅躬上人

倦戀曾投林下宿，短蓬重見越江邊。
人歸河岳儀型在，事隔桑溲物色傳。
弟子共談庭際相，公卿多識社中蓮。
高風自出空王侶，馳譽丹青是可憐。

山中寄姑蘇守倅

莫釐山頭萬家橘，震澤閒人一葉舟。
林裏金丸出籬落，浪噴雪陣上汀洲。
雲生縹緲吟菟遠，日入穹窿醉望收。
不禁五湖容小隱，為傳篇什謝蘇州。

過平望驛有懷湖州李使君二首

柳色陰陰平望橋，春流西受雪溪朝。
玉樓有月清光遠，蘋渚生風麗思寧。
寧使簿書堆几案，已聞歌詠滿漁樵。
酒船欲訪烏程去，愁費金龜返畫橈。

憑熊飛隼兩溪頭，人似冰壺住玉樓。
事逐歡譔入漁釣

詩隨秋思滿汀洲
茶收顧渚旗猶卷
酒賞烏程蟻半浮
去路無多平望驛
客魂秋雨宿扁舟

晚秋田間

重到田園柵木零
鬢毛蕭颯白綸中
謾誇孫子能分肉
堪笑書生尚負薪
靜與禽魚何物我
懶因鷄黍記晡晨
東籬已有黃金葉
只欠白白衣送酒人

挽邵夫人詞

丹陽門第三朝貴
樂壽然論五色開
有助清郎終盛譽

得隣諸子盡高才
蘭彫北畹香猶在水
向東溟逝不回
原上送車無數日
日西風雨轉徘徊

挽劉夫人詞二首

籍籍家聲起
艸萊說說子舍奉
蘭陔翩翩三鳳皆
英物
踏蹬雙駒亦駿才
惜昔綵衣環几
留于今清血洒
園盃
何年盛事聯簪組
別有絲綸荐夜臺

卜隣早效三遷教
負米方休百里勞
樂事難留同逝水
孝思無盡入伊蒿
萬家原上開新冢
舊館人來奠濁醪

况有銘詩傳不朽長城千古白雲高

挽侍講先生王夫人詩二首

蘭陔堂上此歸全松柏山頭有舊阡
我得遐齡榮九十人依絳帳昔三千
病時太守和湯藥沒後詩生侍几筵
善化羣材同卹木先生恩德重如天

師墻童稚被陶鈞穴鳳仍同桂籍春
豈獨慈良尊有道就論思分即吾親
生前未^許升堂拜原上空陪執紼人
一曲薤歌難寫恨哀榮千古付蒼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編臺灣通志

都官集卷十四

詩

山中詠橘長詠

宋 陳舜俞 撰

包橘古云美揚州地所宜名存夏后貢頌見楚人辭雲
 夢分膏沃呂氏春秋云果之柚璇星散陸離春秋運斗樞
 橘洞庭仙壤接水經云震澤包山凌屋洞天與洞庭震
 澤水烟披柚酢徒然早相黃起厭遲封君千戶等老圃



萬奴隨秀萼瑤璣綴青陰帷幕垂朱衣霜傳彩素裏露
 含滋的幹金九重繁條火劑壘瓜生先作辨蠶老不成
 絲爽味鍾寒律殷姿照夕曛清香眼蘭杜真液賤植梨
 揀選收藏日宋檣日以北風後天色晴霽時則家家未而
 藏之無過冬至前十日者過辛勤種接時壤須來露美
 則為寒所損亦損明年樹矣辛勤種接時壤須來露美
 樹皆用十斤買於蘇湖者三州得移怕樹同知齊民要
 於湖州者為上亦莫能語其由也移怕樹同知
 樹無特莫朱綠爭珍旨荆湘辨等差種有荆州
 今樹知荆湘辨等差種有荆州
 者蹊深比桃靜爽一深成蹊嶽晚與松期不凋壇梵龜

石種樹傳山為級以石砌園栽枳棘籬討蟲煩鑽擊樹
 鑿則寔不蓄春夏用小鑽科冗收然炊採插後即去
 鑿取而殺之謂之討蟲鑽科冗收然炊採插後即去
 者謂之穿井防天旱家皆鑿井於樹旁貴負荷之近也
 科樹之穿井防天旱家皆鑿井於樹旁貴負荷之近也
 照寧七年井早井泉竭山中樞禳瘟甚歲饑樹忽有
 水澆樹有一家費十萬錢雇人者禳瘟甚歲饑樹忽有
 青黑者謂之青痼黑何陽剛密葉橘得日則色亦伐木樹
 瘧往往祝登稔祈烏何陽剛密葉橘得日則色亦伐木樹
 依枝枝為之折有意曾分客山中橋熟時見客無偷不
 禁兒小兒習見厭毛普高娘連雨長雨多則皮虛謂之脆
 也老安勁風吹注見上滿把留長蒂採三指所以養橘成否

則易盈箱藉短茨破竹為籠入倉寧愧稻出汗僅同醬

採楠先置地板上堆之數日謂之入會微覆雅俗傳珍

惜深林或葉遺稍收先落子落收之花至繁初結實多爭

照已殘皮山中人言東西兩山賣乾趁市商船急充庭

使驛馳公筵薦魁磊內合送瑰奇者不柑有徑園之限大

常也唯官府公從負擔至寄遠曾非選熟而小者乃不

京師賣之貴家為大矣

壤既黃而大熏藏品最卑橘之小者謂之脚橘山中作

者不能久矣

善生唯計畝若干但云姓有幾畝視價旋論貨每斤

為一籠或得價籠一千五百薄探酬來賞積嘗值舉庖

或下價或六七百不可常也

他年修果譜應載野人詩

銷暑樓

溪上樓臺似玉壺樂郊春物刺昭蘇賢侯好士簪裾集

暇日開筵錦繡敷擘水膾鱸堆白雲撥醅釀酒滴真珠

香飄沈穗紫欄角歌沸梁塵落座隅約畧十洲仙界景

依稀九老洛川圖席中蘭語薰相嚴望裏蓮娃貌亦都

狂客笑吟聊自若大人強健不須扶送歸千騎堂前月

者言集卷之
猶照簾蝦一半鬚

弄水亭

未識貴池好嘗聞弄水名白鳥鑑中立畫船天下行

壽陽僧房見橋詩

地迥長淮種橘難僧房今見鎖朱欄秋來賴有黃金寶
幾被行人作枳看

次韻六安魏明府三首

故人芳信落江東開解愁顏與病棕自笑漫生湖海上

畧無豪氣似元龍

少年心志欲摩空漸老卑飛滿悔悰早悟割鷄堪飽腹
不須辛苦學屠龍

樂慕功名逐轉蓬既無成就苦為悰不如歸聽華亭鶴
耆舊於今憶二龍

寶慶院

小招提在白雲層古殿深龕鎖畫燈山北遠公曾結社
至今猶有種蓮僧

題爐峯閣

為愛爐烟拂畫簷小欄終日捲朱簾不須更踏山前路
可是人間看得厭

再經太平觀訪沈道士不過二首

行客尋山去又回羽人依舊未歸來洞門不鎖清風入
黃葉無言下翠苔

不見芝巖駕鶴翁抱琴歸去悄無蹤黃花似有東籬舊
山前山後取次蓬

興福院僧房

東西遊遍兩山林
梔子黃時橘滿園
唯有小轉臨小澗
病僧歌枕聽潺湲

宿上真宮贈朱道士

棲真必是朱癡後
續朱癡子見結字元因法善孫
人在地

霧治病連山林討藥敲門

書通濟僧壁

丹色未實破蒼顏
冬至都無十日間
山客採橘以刺選



黃柑留過客天寒誰肯更尋山

上方僧京師識面知句二首

亂雲峯頂紫田翁二十年前輦寺逢
怪我無成頭白艸
千金散盡學屠龍

老僧曾住日邊寺慣識金鞍馬上人
雲外不知人易老
從頭相問盡埃塵

贈華嚴院玉真上人

青蘿翠竹鎖禪關
門對松陵第一灣
白髮老僧應有道

等閒隨客過前山

上方化成院
陳恭功德院藏仁宗御書歲度一僧

琅函密鎖君王字
石壁仍刊宰相詩
無限幽先動巖谷
山深惟有白雲知

虎溪

紫霄道士貪雲鶴
五柳先生泥酒盃
不為清風與明月
道人何事過溪來

都官集卷十四

原跋

曾祖都官以慶歷六年實辟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
公藻同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寔為舉首熙寧中知
越之山陰縣會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監南康軍
酒稅累年竟不仕以沒杞無似憑藉先世遺烈叨躋從
班惟知兢懼保以門戶先考刪定寶藏都官遺文杞頃
為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石委之寮
屬尚多羨舛每以媿恨洎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

察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
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于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鄞
縣鎮國院記等文存焉因再加讐校而缺甚不可知者
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曾祖風節峻厲
凜然如生不肖曾孫恃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
十月望日曾孫太中大夫徽猷閣符制知慶元軍府事
海沿海制置使杞謹書